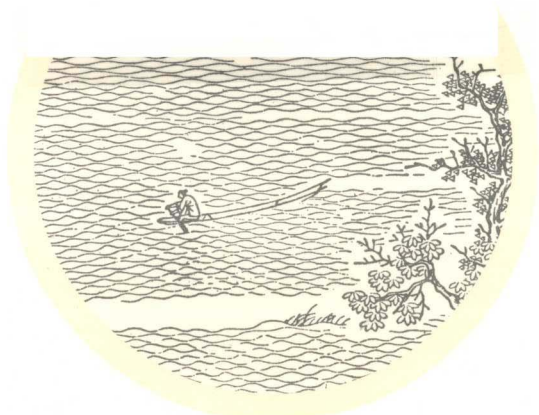


西游记

三

明
吴承恩



中州古籍出版社

〔明〕吴承恩 著

西游记 三

古群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15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29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43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56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69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82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93

附录

-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106
- 第九回
-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119
- 第十回
-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132
- 第十一回
-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145
- 第十二回
-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象化金蝉..... 159
- 第十三回
-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172
- 第十四回
-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185
- 第十五回
-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201
- 第十六回
-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215
- 第十七回
-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230
- 第十八回
-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247
- 第十九回
-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258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272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286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300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314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328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342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356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370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384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397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410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426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442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457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472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487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501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515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530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544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559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574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589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鼋回..... 604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619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634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648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663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678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691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706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719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兜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733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748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763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777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791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805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818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830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844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858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873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886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900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915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928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941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955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968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982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像伏妖王..... 997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1012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1027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1042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1057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物真..... 1072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1087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1102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1115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1127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1140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1154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1169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1182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王计吞禅..... 1196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1211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1226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1239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1252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1264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1277

-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1290
-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1304
-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1317
-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1329
-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1342
-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蛰 圣显幽魂救本原..... 1354
-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1370
-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1386
-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1398

第四十回

猿马刀归木母空
婴儿戏化禅心乱

却说那孙大圣兄弟三人，按下云头，径至朝内。只见那君臣储后，几班儿拜接谢恩。行者将菩萨降魔收怪的那一节陈诉与他，君臣听了，一个个顶礼不尽。正都在贺喜之间，又听得黄门官来奏：“主公！外面又有四个和尚来也。”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萨，哄了我等，却又变作和尚，来与我们斗智哩？”行者道：“岂有此理！”即命宣进来看。

众文武传令，着他进来。行者看时，原来是那宝林寺僧人，捧着那冲天冠、碧玉带、赭黄袍、无忧履进得来也。行者大喜道：“来得好！来得好！”且教道人过来摘下包巾，戴上冲天冠；脱了布衣，穿上赭黄袍；解了绦子，系上碧玉带；褪了僧鞋，登上无忧履；教太子拿出白玉圭来，与他执在手里，早请上殿称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无君。”那皇帝那里肯坐，哭啼啼跪在阶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师父救我回生，怎么又敢妄自称尊！”

请那一位师父为君，我情愿领妻子城外为民足矣。”那三藏那里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经。又请行者，行者笑道：“不瞒列位说，老孙若肯要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头长发，黄昏不睡，五鼓不眠；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我们怎么弄得惯？你还做你的皇帝，我还做我的和尚，修行去也。”那国王苦让不过，只得上了宝殿，南面称孤，大赦天下，封赠了宝林寺僧人回去。却才开东阁，筵宴唐僧。一壁厢传旨，宣召丹青，写下唐师徒四位喜容，供养在金銮殿上。

那师徒们安了邦国，不肯久停，欲辞王驾投西。那皇帝与三宫妃后、太子、诸臣，将镇国的宝贝、金银缎帛，献与师父酬恩。那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换关文，催悟空等备马早行。那国王甚不过意，摆整朝銮驾，请唐僧上坐，着两班文武引导，他与三宫妃后并太子一家儿，捧毂推轮，送出城廓，却才下龙辇，与众相别。国王道：“师父啊，到西天经回之日，是必还到寡人界内一顾。”三藏道：“弟子领命。”那皇帝阁泪汪汪，遂与众臣回去了。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肠大路，一心里专拜灵山。正值秋尽冬初时节，但见：

霜凋红叶林林瘦，雨熟黄梁处处盈。

日暖岭梅开晚色，风摇山竹动寒声。

师徒们离了乌鸡国，夜住晓行，将十月有余。忽又见

一座高山，真个是摩天碍日。三藏马上心惊，急兜缰，忙呼行者。行者道：“师父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岭，须要仔细堤防，恐一时又有邪物来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孙自有防护。”那长老只得宽怀，加鞭策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险峻。但见得：

高不高，顶上接青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前常见骨都白云，扞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泉，下更有湾湾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搠地献果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晚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唢喇的响，惊得飞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伙禽和兽，吓得人心扞磴磴惊。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当当倒洞当仙。青石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师徒们正当悚惧，又只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内，结聚了一团火气。行者大惊，走近前把唐僧挡着脚，推下马来，叫：“兄弟们不要走了，妖怪来矣。”慌得个八戒急掣钉钯，沙僧忙轮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

话分两头，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他数年前，闻得人讲：东土唐僧，往西天取经，乃是金蝉长老转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延生长寿，与天地同

休。他朝朝在山间等候，不期今日到了。他在那半空里正然观看，只见三个徒弟，把唐僧围护在马下，各各准备。这精灵夸赞不尽道：“好和尚！我才看着一个白面胖和尚，骑了马，真是那唐朝圣僧，却怎么被三个丑和尚护持住了！一个个伸拳敛袖，各执兵器，似乎要与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个有眼力的，想应认得我了。似此模样，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问心，自家商量道：“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内生机，断然拿了。且下去戏他一戏。”好妖怪，即散红光，按云头落下。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变作七岁顽童，赤条条的身上无衣，将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树梢头，口口声声只叫：“救人！救人！”

却说那孙大圣忽抬头再看处，只见那红云散尽，火气全无。便叫：“师父，请上马走路。”唐僧道：“你说妖怪来了，怎么又敢走路？”行者道：“我才然间见一朵红云，从地而起，到空中结做一团火气，断然是妖精。这一会红云散了，想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伤人。我们去耶！”八戒笑道：“师兄说话最巧，妖精又有个甚么过路的。”行者道：“你那里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设宴，邀请那诸山各洞之精赴会，却就有东西南北四路的精灵都来赴会。故此他只有心赴会，无意伤人。此乃过路之妖精也。”

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

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声“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甚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甚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是打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

三藏依言，策马又进。行不上一里之遥，又听得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这个叫声，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声，无有回声。你听他叫一声，又叫一声，想必是个有难之人，我们可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待过了此山，再发慈悲罢。这去处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说，是物可以成精。诸般还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远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儿。他若在草科里，或山凹中叫人一声，人不答应还可；若答应一声，他就把人元神绰去，当夜跟来，断然伤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脱得去，谢神明。’切不可听他。”

长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这泼怪不知在那里，只管叫啊叫的；等我老孙送他一个‘卯酉星法’，教他两不见面。”好大圣，叫沙和尚前来：“拢着马慢慢走着，让老孙解解手。”你看他让唐僧先行几步，却念个咒语，使个移山缩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后一指，他师徒过此峰头，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开步，赶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见那三藏又听得那山背

后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呀！那有难的人，大没缘法，不曾得遇着我们。我们走过他了，你听他在山后叫哩。”八戒道：“在便还在山前，只是如今风转了也。”行者道：“管他甚么转风不转风，且走路。”因此遂都无言语，恨不得一步趲过此山，不题话下。

却说那妖精在山坡里连叫了三四声，更无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见他离不上三里，却怎么这半晌还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躯，脱了绳索，又纵红光，上空再看。不觉孙大圣仰面一观，认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着脚，推下马来道：“兄弟们，仔细！仔细！那妖精又来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钯棍，将唐僧又围护在中间。

那精灵见了，在半空中称羨不已道：“好和尚！我才见那白面和尚坐在马上，却怎么又被他三人藏了？这一去见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才捉得唐僧。不然啊，徒费心机难获物，枉劳情兴总成空。”即按下云头，却似前番变化，高吊在那松树稍头等候。这番却不上半里之地。

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只见那红云又散，复请师父上马前行。三藏道：“你说妖精又来，如何又请走路？”行者道：“这还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惹我们。”长老又怀怒道：“这个泼猴，十分弄我！正当有妖魔处，却说无事；似这般清平之所，却又来吓我，不时的嚷道有甚么妖精。

虚多实少，不管轻重，将我掐着脚，摔下马来，如今却解说甚么过路的妖精。假若跌伤了我，却也过意不去！这等，这等！”行者道：“师父莫怪。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足，却还好医治；若是被妖精捞了去，却何处跟寻？”三藏大怒，眼眼的要念《紧箍儿咒》。却是沙僧苦劝，只得上马又行。

还未曾坐得稳，又听得叫“师父救人啊！”长老抬头看时，原来是个小孩童，赤条条的吊在树上。兜住缰，便骂行者道：“这泼猴多大惫愆！全无有一点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泼行凶哩！我那般说叫唤的是个人声，他就千言万语，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树上吊的，不是个人么？”大圣见师父怪下来了，却又觑面看见模样，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低着头，再也不敢回言。让唐僧到了树下，那长老将鞭稍指着问道：“你是那家孩儿？因有甚事，吊在此间？说与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个精灵，变化得这等，那师父却是个肉眼凡胎，不能相识。

那妖魔见他下问，越弄虚头，眼中噙泪，叫道：“师父哑！山西去有一条枯松涧，涧那边有一庄村，我是那里人家。我祖公公姓红，只因广积金银，家私巨万，混名唤做红百万。年老归世已久，家产遗与我父。近来人事奢侈，家私渐废，改名叫做红十万，专一结交四路豪杰，将金银借放，希图利息。怎知那无籍之人，设骗了去啊，本

利无归。我父发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银人，身无活计，结成凶党，明火执杖，白日杀上我门，将我财帛尽劫掠；把我父亲杀了；见我母亲有些颜色，拐将去做甚么压寨夫人。那时节，我母亲舍不得我，把我抱在怀里，哭哀哀，战兢兢跟随贼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杀我，多亏母亲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却将绳子吊我在树上，只教冻饿而死。那些贼将我母亲不知掠往那里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没一个人来行走。不知那世里修积，今生得遇老师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卖命，也酬谢师恩。致使黄沙盖面，更不敢忘也。”三藏闻言，认了真实，就教八戒解放绳索，救他下来。那呆子也不识人，便要上前动手。行者在傍忍不住喝了一声道：“那泼物！有认得你的在这里哩！莫要只管架空捣鬼，说谎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贼伤，母被人掳，救你去交与谁人？你将何物与我作谢？这谎脱节了耶！”那怪闻言，心中害怕，就知大圣是个能人，暗将他放在心上；却又战战兢兢，滴泪而言曰：“师父，虽然我父母空亡，家财尽绝，还有些田产未动，亲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么亲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岭北，涧头李四是我姨夫，林内红三是我族伯。还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庄左右。老师父若肯救我，到了庄上，见了诸亲，将老师父拯救之恩，一一对众言说，典卖些田产，重重酬谢也。”

八戒听说，扛住行者道：“哥哥，这等一个小孩子家，

你只管盘诘他怎的？他说得是，强盗只打劫他些浮财，莫成连房屋田产也劫得去？若与他亲戚们说了，我们纵有广大食肠，也吃不了他十亩田价。救他下来罢。”呆子只是想着吃食，那里管甚么好歹，把戒刀挑断绳索，放下怪来。那怪对唐僧马下，泪汪汪只情磕头。长老心慈，便叫：“孩儿，你上马来，我带你去。”那怪道：“师父啊，我手脚都吊麻了，腰胯疼痛，一则是乡下人家，不惯骑马。”唐僧叫八戒驼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师父，我的皮肤都冻熟了，不敢要这位师父驼。他的嘴长耳大，脑后鬃硬，搨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驼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师父，那些贼来打劫我家时，一个个都搽了花脸，带假胡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唬怕了。见这位晦气脸的师父，一发没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驼。”唐僧教孙行者驼着。行者呵呵笑道：“我驼！我驼！”

那怪物暗自欢喜，顺顺当当的要行者驼他。行者把他扯在路傍边试了一试，只好有三斤十来两重。行者笑道：“你这个泼怪物，今日该死了；怎么在老孙面前捣鬼！我认得你是个那话儿啊。”妖怪道：“师父，我是好人家儿女，不幸遭此大难，我怎么是个甚么那话儿？”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儿女，怎么这等骨头轻？”妖怪道：“我骨格儿小。”行者道：“你今年几岁了？”那怪道：“我七岁了。”行者笑道：“一岁长一斤，也该七斤。你怎么不满四斤重么？”那怪道：“我小时失乳。”行者说：“也罢，我

驼着你。若要尿尿把把，须和我说。”三藏才与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着孩儿随后，一行径投西去。有诗为证：

道德高隆魔瘴高，禅机本静静生妖。

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痴顽踣外趄。

意马不言怀爱欲，黄婆无语自忧焦。

客邪得志空欢喜，毕竟还从正处消。

孙大圣驼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艰苦：“行此险峻山场，空身也难走，却教老孙驼人。这厮莫说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没了父母，不知将他驼与何人，倒不如攒杀他罢。”那怪物却早知觉了，便就使个神通，往四下里吸了四口气，吹在行者背上，便觉重有千斤。行者笑道：“我儿啊，你弄重身法压我老爷哩！”那怪闻言，恐怕大圣伤他，却就解尸，出了元神，跳将起去，伫立在九霄空里。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发怒，抓过他来，往那路傍边赖石头上，滑辣的一掼，将尸骸攒得相个肉饼一般。还恐他又无礼，索性将四肢扯下，丢在路两边，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头火起道：“这猴和尚十分惫懣！就作我是个妖魔，要害你师父，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哩，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早是我有算计出神走了。不然，是无故伤生也。若不趁此时拿了唐僧，再让一番，越教他停留长智。”好怪物，就此半空里弄了一阵旋风，呼的一声响亮，走石扬沙，诚然凶狠。好风：

淘淘怒卷水云腥，黑气腾腾闭日明。
岭树连根通拔尽，野梅带干悉皆平。
黄沙迷目人难走，怪石伤残路怎平。
滚滚团团平地暗，遍山禽兽发哮声。

刮得那三藏马上难存，八戒不敢仰视，沙僧低头掩面。大圣情知是怪物弄风，急纵步来赶时，那怪已骋风头，将唐僧摄去了，无踪无影，不知摄向何方，无处跟寻。

一时间风声暂息，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观看，只见白龙马战兢兢发喊声嘶，行李担丢在路下，八戒伏于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唤。行者喊：“八戒！”那呆子听见是行者的声音，却抬头看时，狂风已静。爬起来，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风啊！”沙僧却也上前道：“哥哥，这是一阵旋风。”又问：“师父在那里？”八戒道：“风来得紧，我们都藏头遮眼，各自躲风，师父也伏在马上的。”行者道：“如今却往那里去了？”沙僧道：“是个灯草做的，想是一风卷去也。”

行者道：“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到得？”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都说的是那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与我们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

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行者道：“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师父不听人说。我老孙火眼金睛，识得好歹。才然这风，是那树上吊的孩儿弄的。我认得他是个妖精，你们不识。那师父也不识，认作是好人家的儿女，教我驮着他走。是老孙算计要摆布他，他就弄个重身法压我。是我把他攒得粉碎，他想是又使解尸之法，弄阵旋风，把我师父摄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听我说，故我意懒心灰，说各人散了。既是贤弟有此诚意，教老孙进退两难。八戒，你端的要怎的处？”八戒道：“我才自失口乱说了几句，其实也不该散。哥哥，没及奈何，还信沙弟之言，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行者却回嗔作喜道：“兄弟们，还要来结同心，收拾了行李、马匹，上山找寻怪物，搭救唐僧去。”

三个人附葛扳藤，寻坡转涧，行经有五七十里，却也没个音信。那山上飞禽走兽全无，老柏乔松常见。孙大圣着实心焦，将身一纵，跳上那巉峻峰头，喝一声叫“变！”变作三头六臂，似那大闹天宫的本像。将金箍棒幌一幌，变作三根金箍棒，劈哩扑了的，往东打一路，往西打一路，两边不住的乱打。八戒见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师兄是寻不着师父，恼出气心风来了。”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褌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

头道：“上告大圣，此山唤做‘六百里钻头号山’。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已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接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精？”众神道：“爷爷哑，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哩！”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有相送，就要打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行者道：“你等既受他节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里妖精，叫做甚么名字？”众神道：“说起他来，或者大圣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却也广大神通。牛魔王使他来镇守号山，乳名叫做红孩儿，号叫做圣婴大王。”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却现了本像。跳下峰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们放心，再不须

思念。师父决不伤生。妖精与老孙有亲。”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说谎。你在东胜神洲，他这里是西牛贺洲，路程遥远，隔着万水千山，海洋也有两道，怎的与你有亲？”行者道：“刚才这伙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问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名字唤做红孩儿，号圣婴大王。想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遍游天下名山，寻访大地豪杰，那牛魔王曾与老孙结七兄弟。一般五六个魔王，止有老孙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称为大哥。这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我与他父亲相识，若论将起来，还是他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师父？我们趁早去来。”沙和尚笑道：“哥哑，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哩。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又不曾往还酒杯，又没有个节礼相邀，他那里与你认甚么亲耶？”行者道：“你怎么这等量人！常言道：‘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总然他不认亲，好道也不伤我师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还我个囫囵唐僧。”三兄弟各办虔心，牵着白马，马上驼着行李，找大路一直前进。

无分昼夜，行了百十里远近，忽见一松林，林中有一条曲涧，涧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飞流。那涧稍头，有一座石板桥，通着那厢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厢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处了。我等从众商议，那个管守行李、马匹，那个肯跟着我过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猪没甚坐性，我随你去罢。”行者道：“好！好！”教沙僧：

“将马匹、行李，俱潜在树林深处，小心守护，待我两个上门去寻师父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随，与行者各持兵器前来。正是：

未炼婴儿邪火胜，心猿木母其扶持。

毕竟不知一去吉凶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隐现任浮沉，随分饥餐渴饮。神静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踏蹬破禅林，风动必然寒凛。

却说那孙大圣引八戒别了沙僧，跳过枯松涧，径来到那怪石崖前，果见有一座洞府，真个也景致非凡。但见：

回銮古道幽还静，风月也听玄鹤弄。
白云透出满川光，流水过桥仙意兴。
猿啸鸟啼花木奇，藤萝石蹬芝兰胜。
苍摇崖壑散烟霞，翠染松篁招彩凤。
远列巅峰似插屏，山朝涧绕真仙洞。
昆仑地脉发来龙，有分有缘方受用。

将近行到门前，见有一座石碣，上镌八个大字，乃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那壁厢一群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的跳风顽耍。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小的们，趁早去报与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师父来，免你这一洞精灵的性

命。牙迸半个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场，蹶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闻得此言，慌忙急转身，各归洞里，关了两扇石门，到里边来报：“大王，祸事了。”

却说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选剥了衣服，四马攒蹄，捆在后院里，着小妖打干净水刷洗，要上笼蒸吃哩。忽听得报声祸事，且不刷洗，便来前庭上问：“有何祸事？”小妖道：“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带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在门前要甚么唐僧师父哩。但若牙迸半个不字，就要掀翻山场，蹶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这是孙行者与猪八戒。他却也会寻哩，我拿他师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却怎么就寻上门来？”教：“小的们，把管车的，推出车去。”那一班几个小妖，推出五辆小车儿来，开了前门。八戒望见道：“哥哥，这妖精想是怕我们，推出车子，往那厢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里。”只见那小妖，将车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着五个看着，五个进去通报。那魔王问：“停当了？”答应：“停当了。”教：“取过枪来。”有那一伙管兵器的小妖，着两个抬出一杆丈八长的火尖枪，递与妖王。妖王轮枪拽步，也无甚么盔甲，只是腰间束一条锦绣战裙，赤着脚，走出门前。行者与八戒抬头观看，但见那怪物：

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

鬓挽青云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

战裙巧绣盘龙凤，形比哪吒更富胎。

双手绰枪威凛冽，祥光护体出门来。

喂声响若春雷吼，暴眼明如掣电乖。

要识此魔真姓氏，名扬千古唤红孩。

那红孩儿怪，出得门来，高叫道：“是甚么人在我这里吆喝？”行者近前笑道：“我贤侄，莫弄虚头。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树梢头，是那般一个瘦怯怯的黄病孩儿，哄了我师父。我倒好意驮着你，你就弄风儿把我师父摄将来。你如今又弄这个样子，我岂不认得你？趁早送出我师父，不要白了面皮，失了亲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孙以长欺幼，不相模样。”那怪闻言，心中大怒，咄的一声喝道：“那泼猴头，我与你有什么亲情？你在这里满口胡柴，绰甚声经儿。那个是你贤侄？”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晓得。当年我与你令尊做弟兄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哩。”那怪道：“这猴子一发胡说，你是那里人，我是那里人，怎么得与我父亲做兄弟？”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我当初未闹天宫时，遍游海角天涯，四大部洲，无方不到。那时节，专慕豪杰。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称为平天大圣，与我老孙结为七兄弟，让他做了大哥。还有个蛟魔王，称为覆海大圣，做了二哥。又有个大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做了三哥。又有个狮狒王，称为移山大圣，做了四哥。又有个猕猴王，称为通风大圣，做了五哥。又有獬豸王，称为驱神大圣，做了六哥。惟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排行第

七。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耍子时，还不曾生你哩！”

那怪物闻言，那里肯信，举起火尖枪就刺。行者正是那会家不忙，又使了一个身法，闪过枪头，轮起铁棒，骂道：“你这小畜生，不识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让过铁棍道：“泼猢狲不达时务，看枪。”他两个也不论亲情，一齐变脸，各使神通，跳在云端里，好杀：

行者名声大，魔王手段强。一个横举金箍棒，一个直挺火尖枪。吐露遮三界，喷云照四方。一天杀气凶声吼，日月星辰不见光。语言无逊让，情意两乖张。那一个欺心失礼义，这一个变脸没纲常。棒架威风长，枪来野性狂。一个是混元真大圣，一个是正果善财郎。二人努力争强胜，只为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与孙大圣战经二十合，不分胜败。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明白。妖精虽不败阵，却只是遮拦隔架，全无攻杀之能。行者纵不赢他，棒法精强，来往只在那妖精头上，不离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啊，行者溜撒，一时间丢个破绽，哄那妖魔钻进来，一铁棒打倒，就没了我的功劳。”你看他抖搜精神，举着九齿钯在空中，望妖精劈头就筑。那怪见了心惊，急拖枪败下阵来。行者喝教八戒：“赶上，赶上。”

二人赶到他洞门前，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在那中间一辆小车儿上；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八戒笑道：“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

淌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那妖魔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那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连喷了几口，只见那红焰焰大火烧空，把一座火云洞，被那烟火迷漫，真个是燄天炽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当。这一钻在火里，莫想得活，把老猪弄做个烧熟的，加上香料，尽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说声走，他也不顾行者，跑过涧去了。

这行者神通广大，捏着避火诀，撞入火中，寻那妖怪。那妖怪见行者来，又吐上几口，那火比前更胜。好火：

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红。却似火轮飞上下，犹如炭屑舞西东。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五辆车儿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彻通灵。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长空万物荣。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镇西方第一名。

行者被他烟火飞腾，不能寻怪，看不见他洞门前路径，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门首看得明白。他见行者走了，却才收了火具，帅群妖转于洞内，闭了石门，以为得胜，着小的排宴奏乐，欢笑不题。

却说行者跳过枯松涧，按下云头，只听得八戒与沙僧

朗朗的在松间讲话。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这呆子，全无人气。你就惧怕妖火，败走逃生，却把老孙丢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八戒笑道：“哥啊，你被那妖精说着了，果然不达时务。古人云：识得时务者，呼为俊杰。那妖精不与你亲，你强要认亲。既与你赌斗，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又不走，还要与他恋战哩。”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八戒道：“不济。”“枪法比我何如？”八戒道：“也不济。老猪见他撑持不住，却来助你一钯，不期他不识耍，就败下阵来。没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该来。我再与他斗几合，我取巧儿捞他一棒，却不是好？”他两个只管论那妖精的手段，讲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捱了。行者看见道：“兄弟，你笑怎么？你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阵？这桩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众毛攒毬。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师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绩。”沙僧道：“我也没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两个都着了忙也。”行者道：“我怎么着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枪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势，故不能取胜。若依小弟说，以相生相克拿他，有甚难处。”行者闻言，呵呵笑道：“兄弟说得有理。果然我们着忙了，忘了这事。若以相生相克之理论之，须是以水克火。却往那里寻些水来，泼灭这妖火，可不救了师父？”沙僧道：“正是这般。不必迟疑。”行者道：“你两个只在此间，莫与他索战，待老孙去东洋

大海，求借龙兵，将些水来，泼息妖火，捉这泼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会得。”

好大圣，纵云离此地，顷刻到东洋。却也无心看玩海景，使个逼水法，分开波浪。正行时，见一个巡海夜叉相撞，看见是孙大圣，急回到水晶宫里，报知那老龙王。敖广即率龙子龙孙，虾兵蟹卒，一齐出门迎接，请里面坐。坐定，礼毕，告茶。行者道：“不劳茶，有一事相烦。我因师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经，经过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号圣婴大王，把我师父拿了去。是老孙寻到洞边，与他交战，他却放出火来。我们禁不得他，想着水能克火，特来问你求些水去，与我下场大雨，泼灭了妖火，救唐僧一难。”那龙王道：“大圣差了。若要求取雨水，不该来问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龙王，主司雨泽，不来问你，却去问谁？”龙王道：“我虽司雨，不敢擅专。须得玉帝旨意，分付在那地方，要几尺几寸，什么时辰起住。还要三官举笔，太乙移文，会定了雷公电母、风伯云童。俗语云：龙无云而不行哩。”行者道：“我也不用着风云雷电，只是要些雨水灭火。”龙王道：“大圣不用风云雷电，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着舍弟们同助大圣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龙王道：“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闰，西海龙王敖顺。”行者笑道：“我若再游过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龙王道：“不消大圣去，只我这里撞动铁鼓金钟，他自顷刻而至。”行者闻其言道：“老

龙王，快撞钟鼓。”

须臾间，三海龙王拥至，问：“大哥有何事命弟等？”
敖广道：“孙大圣在这里借雨，助力降妖。”三弟即引进见
毕，行者备言借水之事。众神个个欢从，即点起：

鲨鱼骁勇为前部，鳜痂口大作先锋。
鲤元帅翻波跳浪，鳢提督吐雾喷风。
鲭太尉东方打哨，鲇都司西路催征。
红眼马郎南面舞，黑甲将军北下冲。
鱮把总中军掌号，五方兵处处英雄。
纵横机巧鼋枢密，妙算玄微龟相公。
有谋有智鼉丞相，多变多能鳖总戎。
横行蟹士轮长剑，直跳虾婆扯硬弓。
鲇外郎查明文簿，点龙兵出离波中。

诗曰：

四海龙王喜助功，齐天天圣请相从。
只因三藏途中难，借水前来灭火红。

那行者领着龙兵，不多时，早到号山枯松涧上。行者
道：“敖氏昆玉，有烦远跂。此间乃妖魔之处，汝等且停
于空中，不要出头露面。让老孙与他赌斗，若赢了他，不
须列位捉拿；若输与他，也不用列位助阵。只是他但放火
时，可听我呼唤，一齐喷雨。”龙王俱如号令。

行者却按云头，入松林里，见了八戒、沙僧，叫声
“兄弟”。八戒道：“哥哥来得快啞，可曾请得龙王来？”

行者道：“俱来了。你两个切须仔细，只怕雨大，莫湿了行李。待老孙与他打去。”沙僧道：“师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会得了。”

行者跳过涧，到了门首，叫声“开门”。那些小妖又去报道：“孙行者又来了。”红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烧了他，故此又来。这一来，切莫饶他，断然烧个皮焦肉烂才罢。”急纵身，挺着长枪，教：“小的们，推出火车子来。”走出门前，对行者道：“你又来怎的？”行者道：“还我师父来。”那怪道：“你这猴头，忒不通变。那唐僧与你做得师父，也与我做得按酒，你还思量要他哩。莫想，莫想。”行者闻言，十分恼怒，掣金箍棒，劈头就打。那妖精，使火尖枪，急架相迎。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好杀：

怒发泼妖魔，恼急猴王将。这一个专救取经僧，那一个要吃唐三藏。心变没亲情，情疏无义让。这个恨不得捉住活剥皮，那个恨不得拿来生蘸酱。真个忒英雄，果然多猛壮。棒来枪架赌输赢，枪去棒迎争下上。举手相轮二十回，两家本事一般样。

那妖王与行者战经二十回合，见得不能取胜，虚幌一枪，急抽身，捏着拳头，又将鼻子捶了两下，却就喷出火来。那门前车子上，烟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飞腾。孙大圣回头叫道：“龙王何在？”那龙王兄弟，帅众水族，望妖精火光里喷下雨来。好雨！真个是：

潇潇洒洒，密密沉沉。潇潇洒洒，如天边坠落星辰；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悬浪滚。起初时如拳大小，次后来瓮泼盆倾。满地浇流鸭顶绿，高山洗出佛头青。沟壑水飞千丈玉，涧泉波涨万条银。三叉路口看看满，九曲溪中渐渐平。这个是唐僧有难神龙助，扳倒天河往下倾。

那雨淙淙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势。原来龙王私雨，只好泼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泼得？好一似火上浇油，越泼越灼。大圣道：“等我捻着诀，钻入火中。”轮铁棒，寻妖要打。那妖见他来到，将一口烟，劈脸喷来。行者急回头，燎得眼花雀乱，忍不住泪落如雨。原来这大圣不怕火，只怕烟。当年因大闹天宫时，被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煅过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烧坏。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他燎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烟。那妖又喷一口，行者当不得，纵云头走了。那妖王却又收了火具，回归洞府。

这大圣一身烟火，暴躁难禁，径投于涧水内救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堂，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慌得那四海龙王在半空里，收了雨泽，高声大叫：“天蓬元帅，卷帘将军，休在林中藏隐，且寻你师兄出来。”

八戒与沙僧听得呼他圣号，急忙解了马，挑着担奔出林来，也不顾泥泞，顺涧边找寻。只见那上溜头，翻波滚

浪，急流中淌下一个人来。沙僧见了，连衣跳下水中，抱上岸来，却是孙大圣身躯。噫，你看他蹉跎四肢伸不得，浑身上下冷如冰。沙和尚满眼垂泪道：“师兄，可惜了你亿万年不老常生客，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这猴子佯推死，吓我们哩。你摸他摸，胸前还有一点热气没有？”沙僧道：“浑身都冷了，就有一点儿热气，怎的就得回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真个那沙僧扯着脚，八戒扶着头，把他拽个直，推上脚来，盘膝坐定。八戒将两手搓热，忤住他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原来那行者被冰水逼了，气阻丹田，不能出声。却幸得八戒按摸揉擦，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堂，冲开孔窍，叫了一声：“师父啊。”沙僧道：“哥啊，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且苏醒，我们在这里哩。”行者睁开眼道：“兄弟们在这里，老孙吃了亏也。”八戒笑道：“你才方发昏的，若不是老猪救你啊，已此了帐了，还不谢我哩。”行者却才起身，仰面道：“敖氏弟兄何在？”那四海龙王在半空中答应道：“小龙在此伺候。”行者道：“累你远劳，不曾成得功果，且请回去，改日再谢。”龙王帅水族泱泱而回，不在话下。

沙僧搀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少时间，却定神顺气，止不住泪滴腮边。又叫：“师父啊，

忆昔当年出大唐，岩前教我出灾殃。

三山六水遭魔障，万苦千辛割寸肠。
托钵朝餐随厚薄，参禅暮宿或林庄。
一心指望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伤。”

沙僧道：“哥哥，且休烦恼。我们早安计策，去那里请兵助力，搭救师父耶。”行者道：“那里请教么？”沙僧道：“当初菩萨分付，着我等保护唐僧，他曾许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应。那里请教去？”行者道：“想老孙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这妖神通不小，须是比老孙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天神不济，地煞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须是去请观音菩萨才好。奈何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起筋斗云，怎生请得？”八戒道：“有甚话分付，等我去请。”行者笑道：“也罢，你是去得。若见了菩萨，切休仰视，只可低头礼拜。等他问时，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再请救师父之事。他若肯来，定取擒了怪物。”八戒闻言，即便驾了云雾，向南而去。

却说那个妖王，在洞里欢喜道：“小的们，孙行者吃了亏去了。这一阵虽不得他死，好道也发个大昏。咦，只怕他又请教兵来也。快开门，等我去看他请谁。”众妖开了门，妖精就跳在空里观看，只见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着南边再无他处，断然是请观音菩萨。急按下云叫：“小的们，把我那皮袋寻出来。多时不用，只恐口绳不牢，与我换上一条，放在二门之下。等我去把八戒赚将回来，装于袋内，蒸得稀烂，犒劳你们。”原来那妖精，有一个如

意的皮袋。众小妖拿出来，换了口绳，安于洞门内不题。

却说那妖王久居于此，俱是熟游之地。他晓得那条路上南海去近，那条去远。他从那近路上，一驾云头，赶过了八戒。端坐在壁岩之上，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等候着八戒。那呆子正纵云行处，忽然望见菩萨。他那里识得真假，这才是见像作佛。呆子停云下拜道：“菩萨，弟子猪悟能叩头。”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经，却见我有何事干？”八戒道：“弟子因与师父行至中途，遇着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他把我师父摄了去。是弟子与师兄等，寻上他门，与他交战。他原来会放火。头一阵不曾得赢；第二阵请龙王助雨，也不能灭火。师兄被他烧坏了，不能行动，着弟子来请菩萨。万望垂慈，救我师父一难。”妖精道：“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生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曾冲撞他，是师兄悟空冲撞他的。他变作一个小孩儿，吊在树上，试我师父。师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来，着师兄驮他一程。是师兄惯了他一惯，他就弄风儿，把师父摄去了。”妖精道：“你起来，跟我进那洞里见洞主，与你说个人情，你陪一个礼，把你师父讨出来罢。”八戒道：“菩萨哑，若肯还我师父，就磕他一个头也罢。”妖王道：“你跟来。”那呆子不知好歹，就跟着他，径回旧路，却不向南洋海，随赴火云门。顷刻间，到了门首。妖精进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进来。”呆子只得举步入门。众妖一齐呐喊，将

八戒捉倒，装于袋内。束紧了口绳，高吊在驮梁之上。妖精现了本相，坐在当中道：“猪八戒，你有甚么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经，就敢请菩萨降我？你大睁着两个眼，还不认得我是圣婴大王哩。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赏赐小妖，权为案酒。”八戒听言，在里面骂道：“泼怪物，十分无礼。若论你百计千方，骗了我吃，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天瘟。”呆子骂了又骂，嚷了又嚷，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沙僧正坐，只见一阵腥风，刮面而过。他就打了一个喷嚏道：“不好，不好，这阵风凶多吉少。想是猪八戒走错路也。”沙僧道：“他错了路，不会问人？”行者道：“想是撞见妖精了。”沙僧道：“撞见妖精，他不会跑回？”行者道：“不停当。你坐在这里看守，等我跑过涧去打听打听。”沙僧道：“师兄腰疼，只恐又着他手，等小弟去罢。”行者道：“你不济事，还让我去。”

好行者，咬着牙，忍着疼，捻着铁棒，走过涧，到那火云涧前，叫声“妖怪”。那把门的小妖，又急入里报：“孙行者又在门首叫哩。”那妖王传令叫拿，那伙小妖，枪刀簇拥，齐声呐喊，即开门，都道：“拿住，拿住。”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将身钻在路傍，念个咒语叫“变”，即变做一个销金包袱。小妖看见，报道：“大王，孙行者怕了，只见说一声‘拿’字，慌得把包袱丢下走了。”妖王笑道：“那包袱也无甚么值钱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偏衫旧帽子，背进来拆洗做补衬。”一个小妖果将包袱背进，

不知是行者变的。行者道：“好了，这个销金包袱，背着了。”那妖精不以为事，丢在门内。

好行者，假中又假，虚里还虚。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个包袱一样；他的真身，却又变作一个苍蝇儿，丁在门枢上。只听得八戒在那里哼哩哼的，声音不清，却似一个瘟猪。行者“嚶”的飞了去寻时，原来他吊在皮袋里也。行者丁在皮袋，又听得他恶言恶语骂道，妖怪长，妖怪短：“你怎么假变作个观音菩萨，哄我回来，吊我在此，还说要吃我。有一日我师兄：

大展齐天无量法，满山泼怪等时擒。

解开皮袋放我出，筑你千钯方趁心。”

行者闻言，暗笑道：“这呆子，虽然在这里面受闷气，却还不倒了旗枪。老孙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雪恨！”

正欲设法拯救八戒出来，只听得妖王叫道：“六健将何在？”时有六个小妖，是他知己的精灵，封为健将，都有名字。一个叫做云里雾，一个叫做雾里云；一个叫做急如火，一个叫做快如风；一个叫做兴烘掀，一个叫做掀烘兴。六健将上前跪下。妖王道：“你们认得老大王家么？”六健将道：“认得。”妖王道：“你与我星夜去请老大王来。说我这里捉唐僧蒸与他吃，寿延千纪。”六怪领命，一个个厮拖厮扯，径出门去了。行者“嚶”的一声飞下袋来，跟定那六怪，躲离洞中。毕竟不知怎的请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话说那六健将出洞门，径往西南上，依路而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请老大王吃我师父，老大王断是牛魔王。我老孙当年与他相会，真个意合情投，交游甚厚。至如今我归正道，他还是邪魔。虽则久别，还记得他模样。且等老孙变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好行者，躲离了六个小妖，展开翅飞向前边，离小妖有十数里远近，摇身一变，变作个牛魔王。拔下几根毫毛，叫“变”，即变作几个小妖。在那山凹里驾鹰牵犬，搭弩张弓，充作打围的样子，等候那六健将。

那一伙厮拖厮扯，正行时，忽然看见牛魔王坐在中间，慌得兴烘掀、掀烘兴扑的跪下道：“老大王爷爷在这里也。”那云里雾、雾里云、急如火、快如风都是肉眼凡胎，那里认得真假，也就一同跪倒，磕头道：“爷爷，小的们是火云洞圣婴大王处差来，请老大王爷爷去吃唐僧肉，寿延千纪哩。”行者借口答道：“孩儿们起来，同我回

家去，换了衣服来也。”小妖叩头道：“望爷爷方便，不消回府罢。路程遥远，恐我大王见责。小的们就此请行。”行者笑道：“好乖儿女。也罢，也罢。向前开路，我和你去来。”六怪抖搜精神，向前喝路。大圣随后而来。

不多时，早到了本处，快如风、急如火撞进洞里，报：“大王，老大王爷爷来了。”妖王欢喜道：“你们却中用，这等来的快。”即便叫各路头目，摆队伍，开旗鼓，迎接老大王爷爷。满洞群妖遵依旨令，齐齐整整，摆将出去。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把身子抖了一抖，却将那架鹰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开大步，径步入门里，坐在南面当中。红孩儿当面跪下，朝上叩头道：“父王，孩儿拜揖。”行者道：“孩儿免礼。”那妖王四大拜拜毕，立于下手。行者道：“我儿请我来有何事？”妖王躬身道：“孩儿不才，昨日获得一人，乃东土大唐和尚。常听得人讲，他是个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寿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请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寿延千纪。”行者闻言，打了个失惊道：“我儿，是那个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经的人也。”行者道：“我儿，可是孙行者师父么？”妖王道：“正是。”行者摆手摇头道：“莫惹他，莫惹他。别的还好惹，孙行者是那样人哩。我贤郎，你不曾会他，那猴子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曾大闹天宫，玉皇上帝差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得他。你怎么敢吃他师父！快早送出去还他，不要惹那猴

子。他若打听着你吃了他师父，他也不来和你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拗个窟窿，连山都拗了去。我儿，弄得你何处安身，教我倚靠何人养老！”

妖王道：“父王说那里话，长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那孙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领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个变化，将他师父摄来。他与那猪八戒当时寻到我的门前，讲甚么攀亲托熟之言，被我怒发冲天，与他交战几合，也只如此，不见甚么高作。那猪八戒刺斜里就来助战，是孩儿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烧败了一阵。慌得他去请四海龙王助雨，又不能灭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烧了一个小发昏，连忙着猪八戒去请南海观音菩萨。是我假变观音，把猪八戒赚来，见吊在如意袋中，也要蒸他与众小的们吃哩。那行者今早又来我的门首吆喝，我传令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丢下走了。却才相请父王来看看唐僧活象，方可蒸与你吃，延寿长生不老也。”

行者笑道：“我贤郎呵，你只知有三昧火赢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哩。”妖王道：“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谅他决不敢进我门来。”行者道：“我儿，你虽然认得他，他却不变大的，如狼狻大像，恐进不得你门，他若变作小的，你却难认。”妖王道：“凭他变甚小的，我这里每一层门上，有四五个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会变苍蝇、蚊子、虻蚤或是蜜蜂、蝴蝶并螭螾虫等项，又会变我模样，你却那里认得？”妖王道：

“勿虑。他就是铁胆铜心，也不敢近我门来也。”行者道：“既如此说，贤郎甚有手段，实是敌得他过，方来请我吃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还不吃哩。”妖王道：“如何不吃？”行者道：“我近来年老。你母亲常劝我作些善事。我想无甚作善，且持些斋戒。”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长斋，是月斋？”行者道：“也不是长斋，也不是月斋，唤做雷斋。每月只该四日。”妖王问：“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辛酉日，一则当斋，二来酉不会客。且等明日，我去亲自刷洗蒸他，与儿等同享罢。”

那妖王闻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吃人为生，今活勾有一千余岁，怎么如今又吃起斋来了？想当初作恶多端，这三四日斋戒，那里就积得过来。此言有假，可疑，可疑。”即抽身走出二门之下，叫六健将来问：“你们老大王是那里请来的？”小妖道：“是半路请来的。”妖王道：“我说你们来的快，不曾到家么？”小妖道：“是，不曾到家。”妖王道：“不好了，着了了他假也。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齐跪下道：“大王，自己父亲，也认不得？”妖王道：“观其形容动静都象，只是言语不象。只怕着了了他假，吃了人亏。你们都要仔细。会使刀的，刀要出鞘；会使枪的，枪要磨明；会使棍的，使棍；会使绳的，使绳。待我再去问他，看他言语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说今日不吃，明日不吃，便迟个月何妨？假若言语不对，只听我眼的一声，就一齐下手。”群魔各各领命讫。

这妖王复转身到于里面，对行者当面又拜。行者道：“孩儿，家无常礼，不须拜。但有甚话，只管说来。”妖王伏于地下道：“愚男一则请来奉献唐僧之肉，二来有句话儿上请。我前日闲行，驾祥光，直至九霄空内，忽逢着祖延道龄张先生。”行者问曰：“可是做天师的张道龄么？”妖王道：“正是。”行者问曰：“有甚话说？”妖王道：“他见孩儿生得五官周正，三停平等。他问我是几年那月那日那时出世。儿因年幼，记得不真。先生子平精熟，要与我推看五星。今请父王，正欲问此。倘或下次再得相会他，好烦他推算。”行者闻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老孙自归佛果，保唐师父，一路上也捉了几个妖精，不似这厮克剥。他问我甚么家长礼短，少米无柴的话说，我也好信口捏脓答他。他如今问我生年月日，我却怎么知道。”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间，也无一些儿惧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贤郎请起。我因年老，连日有事不遂心怀，把你生时果偶然忘了。且等到明日回家，问你母亲便知。”妖王道：“父王把我八个字时常不离口论说，说我有同天不老之寿，怎么今日一旦忘了？岂有此理。必是假的。”唵的一声，群妖枪刀簇拥，望行者没头没脸的扎来。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了，现出本象，对妖精道：“贤郎，你却没理，那里儿子好打爷的？”那妖王满面羞惭，不敢回视。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小妖道：“大王，孙行者走了。”妖王道：“罢，罢，罢。让他

走了罢。我吃他这一场亏也。且关了门，莫与他说话，只来刷洗唐僧，蒸吃便罢。”

却说那行者擎着铁棒，呵呵大笑，自涧那边而来。沙僧听见，急出林迎着道：“哥啊，这半日方回，如何这等晒笑，想救出师父来也？”行者道：“兄弟，虽不曾救得师父，老孙却得个上风来了。”沙僧道：“甚么上风？”行者道：“原来猪八戒被那怪假变观音哄将回来，吊于皮袋之内。我欲设法救援，不期他着甚么六健将去请老大王来吃师父肉。是老孙想着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就变了他的模样，充将进去，坐在中间。他叫父王，我就应他；他便叩头，我就直受。着实快活。果然得了上风。”沙僧道：“哥啊，你便图这般小便宜，恐师父性命难保。”行者道：“不须虑，等我去请菩萨来。”沙僧道：“你还腰疼哩。”行者道：“我不疼了。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着行李、马匹，等我去。”沙僧道：“你置下仇了，恐他害我师父。你须快去快来。”行者道：“我来得快，只消顿饭时，就回来矣。”

好大圣，说话间躲离了沙僧，纵筋斗云，径投南海。在那半空里，那消半个时辰，望见普陀山景。须臾，按下云头，直至落伽崖上。端肃正行，只见二十四路诸天迎着道：“大圣那里去？”行者作礼毕，道：“要见菩萨。”诸天道：“少停，容通报。”时有鬼子母诸天来潮音洞外，报于菩萨得知：“孙悟空特来参见。”菩萨闻报，即命进去。

大圣敛衣皈命，捉定步径入里边，见菩萨倒身下拜。菩萨道：“悟空，你不领金蝉子西方取经去，却来此何干？”行者道：“上告菩萨。弟子保护唐僧前行，至一方，乃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一个红孩儿妖精，唤作圣婴大王，把我师父摄去。是弟子与猪悟能等，寻至门前，与他交战。他放出三昧火来，我等不能取胜，救不出师父。急上东洋大海，请到四海龙王施雨水，又不能胜火，把弟子都熏坏了，稀乎丧了残生。”菩萨道：“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广大，怎么去请龙王，不来请我？”行者道：“本欲来的，只是弟子被烟熏了，不能驾云，却教猪八戒来请菩萨。”菩萨道：“悟能不曾来啞。”行者道：“正是。未曾到得宝山，被那妖精假变做菩萨模样，把猪八戒又赚入洞中。现吊在一个皮袋里，也要蒸吃哩。”菩萨听说，心中大怒道：“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贯，唬得那行者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他的德行，就把净瓶贯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孙，却不是一件大人事？”说不了，只见那海当中，翻波跳浪，钻出个瓶来。原来是一个怪物驼着出来。行者仔细看那驼瓶的怪物，怎生模样：

根源出处号帮泥，水底增光独显威。

世隐能知天地性，安藏偏晓鬼神机。

藏身一缩无头尾，展足能行快似飞。

文王画卦曾元卜，常纳庭台伴伏羲。
云龙透出千般俏，号水推波把浪吹。
条条金线穿成甲，点点装成彩玳瑁。
九宫八卦袍披定，最碎铺遮绿灿衣。
生前好勇龙王幸，死后还驼佛祖碑。
要知此物名和姓，兴风作浪恶乌龟。

那龟驮着净瓶爬上崖边，对菩萨点头二十四点，权为二十四拜。行者见了，暗笑道：“原来是管瓶的。想是不见瓶，就问他要。”菩萨道：“悟空，你在下面说甚么？”行者道：“没说甚么。”菩萨教：“拿上瓶来。”这行者即去拿瓶。咦，莫想拿得他动。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摇得半分毫？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萨，弟子拿不动。”菩萨道：“你这猴头，只会说嘴，瓶儿你也拿不动，怎么去降妖缚怪？”行者道：“不瞒菩萨说，平日拿得动，今日拿不动。想是吃了妖精亏，筋力弱了。”菩萨道：“常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那里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动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

那菩萨走上前，将右手轻轻的提起净瓶，托在左手掌上。只见那龟点点头，钻下水去了。行者道：“原来是个养家看瓶的夯货。”菩萨坐定道：“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

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行者道：“可怜，菩萨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门，一向不干那样事了。你教我留些当头，却将何物？我身上这件锦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铁棒，早晚却要护身。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是个金的，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取不下来。你今要当头，情愿将此为当。你念个《松箍儿咒》，将此除去罢。不然，将何物为当？”菩萨道：“你好自在呵。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铁棒、金箍，只将你那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与我作当罢。”行者道：“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与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折破群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萨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行者笑道：“菩萨，你却也多疑。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万救我师父一难罢。”那菩萨：

逍遥欣喜下莲台，云步香飘上石崖。

只为圣僧遭瘴害，要降妖怪救回来。

孙大圣十分欢喜，请观音出了潮音仙洞。诸天神将都列在普陀岩上。菩萨道：“悟空，过海。”行者躬身道：“请菩萨先行。”菩萨道：“你先过去。”行者磕头道：“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萨怪

我不敬。”菩萨闻言，即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瓣莲花，放在石岩下边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莲花瓣儿，我渡你过海。”行者见了道：“菩萨，这花瓣儿，又轻又薄，如何载得我起！这一蹶翻跌下水去，却不湿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萨喝道：“你且上去看。”行者不敢推辞，舍命往上跳，果然先见轻小，到上面比海船还大三分。行者欢喜道：“菩萨，载得我了。”菩萨道：“既载得，如何不过去？”行者道：“又没个蒿桨篷桅，怎生得过？”菩萨道：“不用。”只把他一口气吹开吸拢，又着实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得登彼岸。行者却脚踮实地，笑道：“这菩萨卖弄神通，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全不费力也。”

那菩萨分付概众诸天各守仙境，着善财龙女闭了洞门，他却纵祥云，躲离普陀岩。到那边，叫：“惠岸何在？”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个太子，俗名木叉是也；乃菩萨亲传授的徒弟，不离左右，称为护法惠岸行者，即对菩萨合掌伺候。菩萨道：“你快上界去见你父王，问他借天罡刀来一用。”惠岸道：“师父用着几何？”菩萨道：“全副都要。”惠岸领命，即驾云头，径入南天门里，到云楼宫殿，见父王下拜。天王见了，问：“儿从何来？”木叉道：“师父是孙悟空请来降妖，着儿拜上父王，将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唤哪吒将刀取三十六把，递与木叉。木叉对哪吒说：“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亲。我事紧急，

等送刀来再磕头罢。”忙忙相别，按落祥光，径至南海，将刀捧与菩萨。

菩萨接在手中，抛将去，念个咒语，只见那刀化作一座千叶莲台。菩萨纵身上去，端坐在中间。行者在傍暗笑道：“这菩萨省使俭用。那莲花池里有五色宝莲台，舍不得坐将来，却又问别人去借。”菩萨道：“悟空，休言语，跟我来也。”却才都驾着云头，离了海上。白鹦哥展翅前飞，孙大圣与惠岸随后。

顷刻间，早见一座山头。行者道：“这山就是号山了。从此处到那妖精门首，约摸有四百余里。”菩萨闻言，即命住下祥云。在那山头上念一声“唵”字咒语，只见那山左山右，走出许多神鬼，却乃是本山土地众神，都到菩萨宝莲座下磕头。菩萨道：“汝等俱莫惊张，我今来擒此魔王。你与我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地方，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将那窝中小兽，窟内雏虫，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众神遵依而退。须臾间，又来回复。菩萨道：“既然干净，俱各回祠。”遂把净瓶扳倒，唵喇喇倾出水来，就如雷响。真个是：

漫过山头，冲开石壁。漫过山头如海势，冲开石壁似汪洋。黑雾涨天全水气，沧波影日幌寒光。遍崖冲玉浪，满海长金莲。菩萨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禅。化做落伽仙境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昙花嫩，香草舒开贝叶鲜。紫竹几竿鸚鵡歇，青松数

簇鹧鸪喧。万叠波涛连四野，只闻风吼水漫天。

孙大圣见了，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哩。”菩萨叫：“悟空，伸手过来。”行者即忙敛袖，将左手伸出。菩萨拔杨柳枝，蘸甘露，把他手心里写一个“迷”字。教他：“捏着拳头，快去与那妖精索战，许败不许胜。引将来我这根前，我自有力收他。”

行者领命。返云光，径来至洞口。一只手使拳，一只手使棒，高叫道：“妖怪开门。”那些小妖，又进去报道：“孙行者又来了。”妖王道：“紧关了门，莫睬他。”行者叫道：“好儿子，把老子赶在门外，还不开门。”小妖又报道：“孙行者骂出那话儿来了。”妖王只教莫睬他。行者叫两次，见不开门，心中大怒，举铁棒将门一下，打了一个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将进去道：“孙行者打破门了。”妖王见报几次，又听说打破前门，急纵身跳将出去，挺长枪，对行者骂道：“这猴子，老大不识起倒。我让你得些便宜，你还不知尽足，又来欺我，打破我门，你该个甚么罪名？”行者道：“我儿，你赶老子出门，你该个甚么罪名？”

那妖王羞怒，绰长枪劈胸便刺。这行者举铁棒，架隔相还。一番搭上手，斗经四五个回合。行者捏着拳头，拖着棒，败将下来。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儿子，天看着你哩！你来。”那妖精闻言，愈加嗔怒，喝一声赶到面前，挺枪又刺。这行者轮棒

又战几合，败阵又走。那妖王骂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么如今正斗时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贤郎，老子怕你放火。”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来。”行者道：“既不放火，走开些。好汉子莫在家门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诈，真个举枪又赶。行者拖了棒，放了拳头。那妖王着了迷乱，只情追赶。前走的如流星过度，后走的如弩箭离弦。

不一时，望见那菩萨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饶我罢。你如今赶至南海观音菩萨处，还不回去？”那妖王不信，咬着牙，只管赶来。行者将身一幌，藏在那菩萨的神光影里。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么？”菩萨不答应。妖王拈转长枪，喝道：“咄，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么？”菩萨也不答应。妖精望菩萨劈心刺一枪来。那菩萨化道金光，径走上九霄空里。行者跟定道：“菩萨，你好欺伏我罢了。那妖精再三问你，你怎么推聋装哑，不敢做声，被他一枪搠走了，却把那个莲台都丢下耶。”菩萨只教：“莫言语，看他再要怎的。”此时行者与木叉俱在空中，并肩同看。只见那妖呵呵冷笑道：“泼猴头，错认了我也。他不知把我圣婴当作个甚人。几番家战我不过，又去请个甚么脓包菩萨来，却被我一枪，搠得无形无影去了，又把个宝莲台儿丢了。且等我上去坐坐。”好妖精，他也学菩萨，盘手盘脚的坐在当中。行者看见道：“好，好，好。莲花台儿好送人了。”

菩萨道：“悟空，你又说甚么？”行者道：“说甚，说甚，莲台送了人了。那妖精坐放臀下，终不得你还要哩？”菩萨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躯小巧，比你还坐得稳当。”菩萨叫：“莫言语，且看法力。”

他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即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儿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如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血流成江皮肉开。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且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却道：“菩萨呵，那怪物不怕疼，还拔刀哩。”菩萨见了，唤上木叉：“且莫伤他生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唵”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做倒须钩儿，狼牙一般，莫能褪得。那妖精却才慌了，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识你广大法力。千乞垂慈，饶我性命。再不敢恃恶，愿入法门戒行也。”菩萨闻言，却与那行者、白鹦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问道：“你可受吾戒行么？”妖王点头滴泪道：“若饶性命，愿受戒行。”菩萨道：“你可入我门么？”妖王道：“果饶性命，愿入法门。”菩萨道：“既如此，我与你摩顶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头刀儿，近前去，把那怪分顶剃了几刀，剃作一个太山压顶，与他留下三个顶搭，挽起三个窝角揪儿。行者在旁笑道：“这妖精大晦气，弄得男不女，不知象个甚么东西。”菩萨道：“你今既受我戒，

我却也不慢你，称你做善财童子，如何？”那妖点头受持，只望饶命。菩萨却用手一指，叫声“退”，撞的一声，天罡刀都脱落尘埃，那童子身躯不损。菩萨叫：“惠岸，你将刀送上天宫，还你父王。莫来接我，先到普陀岩会众诸天等候。”那木叉领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题。

却说那童子野性不定，见那腿疼处不疼，臀破处不破，头挽了三个揪儿，他走去绰起长枪，望菩萨道：“那里有甚真法力降我，原来是个掩样术法儿。不受甚戒，看枪。”望菩萨劈脸刺来。恨得个行者轮铁棒要打。菩萨只叫：“莫打，我自有惩治。”却又袖中取出一个金箍儿来道：“这宝贝，原是我佛如来赐我往东土寻取经人的金紧禁三个箍儿。紧箍儿，先与你戴了。禁箍儿，收了守山大神。这个金箍儿，未曾舍得与人，今观此怪无礼，与他罢。”好菩萨，将箍儿迎风一幌，叫声“变”，即变作五个箍儿，望童子身上抛了去，喝声“着”，一个套在他头顶上，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菩萨道：“悟空，走开些，等我念念《金箍儿咒》。”行者慌了，道：“菩萨哑，请你来此降妖，如何却要咒我？”菩萨道：“这篇咒，不是《紧箍儿咒》，咒你的。是《金箍儿咒》，咒那童子的。”行者却才放心，紧随左右，听得他念咒。菩萨捻着诀，默默的念了几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攒蹄打滚。正是：

一句能通遍沙界，广大无边法力深。

毕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却说那菩萨念了几遍，却才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处，颈项里与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便就除那箍儿时，莫想褪得动分毫。这宝贝已此是见肉生根，越抹越痛。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萨恐你养不大，与你戴个颈圈镯头哩。”那童子闻此言，又生烦恼，就此绰起枪来，望行者乱刺。行者急闪身，立在菩萨后面，叫：“念咒，念咒。”那菩萨将杨柳枝儿，蘸了一点甘露，洒将去，叫声“合”，只见他丢了枪，一双手合掌当胸，再也不能开放。至今留了一个观音扭，即此意也。那童子开不得手，拿不得枪，方知是法力深微。没奈何，才纳头下拜。

菩萨念动真言，把净瓶敲倒，将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无半点存留。对行者道：“悟空，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心不退。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师父去来。”行者转身

叩头道：“有劳菩萨远涉，弟子当送一程。”菩萨道：“你不消送，恐怕误了你师父性命。”行者闻言，欢喜叩别。那妖精早归了正果，五十三参，参拜观音。且不题善菩萨收了童子。

却说那沙和尚久坐林间，盼望行者不到。将行李稍在马上，一只手执着降妖宝杖，一只手牵着缰绳，出松林向南观看，只见行者欣喜而来。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么去请菩萨，此时才来！焦杀我也。”行者道：“你还做梦哩。老孙已请了菩萨，降了妖怪。”行者却将菩萨的法力，备陈了一遍。沙僧十分欢喜道：“救师父去也。”

他两个才跳过涧去，撞到门前，拴下马匹。举兵器齐打入洞里，剿净了群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来。那呆子谢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里？等我去筑他几钯，出出气来。”行者道：“且寻师父去。”三人径至后边，只见师父赤条条捆在院中哭哩。沙僧连忙解绳，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师父吃苦了。”三藏谢道：“贤徒啊，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将请菩萨收童子之言，备陈一遍。三藏听得，即忙跪下，朝南礼拜。行者道：“不消谢他，转是我们与他作福，收了一个童子。”如今说童子拜观音，五十三参，参参见佛，即此是也。教沙僧将洞内宝物收了，且寻米粮安排斋饭，管待了师父。那长老得性命全亏孙大圣，取真经只靠美猴精。师徒们出洞来，攀鞍上马，找大路，笃志投西。

行了一个多月，忽听得水声振耳。三藏大惊道：“徒弟哑，又是那里水声？”行者笑道：“你这老师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们一同四众，偏你听见甚么水声。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经》乃浮屠山乌巢禅师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个字。我当时耳传，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儿？”行者道：“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三藏闻言，默然沉思道：“徒弟啊，我

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

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

夜静猿啼殊可叹，月明鸟噪不堪闻。

何时满足三三行，得取如来妙法文。”

行者听毕，忍不住鼓掌大笑道：“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若要那三三行满，有何难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戒回头道：“哥啊，若照依这般魔瘴凶高，就走上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钝腮，不要惹大哥热擦。且只捱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

师徒们正话间，脚走不停，马蹄正疾，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马不能进。四众停立崖边，仔细观看。但

见那：

层层浓浪，叠叠浑波。层层浓浪翻乌潦，叠叠浑波卷黑油。近观不照人身影，远望难寻树木形。滚滚一池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来如积炭，浪花飘起似翻煤。牛羊不饮，鸦鹊难飞。牛羊不饮嫌深黑，鸦鹊难飞怕渺弥。只是岸上芦荻知节令，滩头花草斗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泽洞世间多。人生皆有相逢处，谁见西方黑水河。

唐僧下马道：“徒弟，这水怎么如此浑黑？”八戒道：“是那家泼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谁家洗笔砚哩。”行者道：“你们且休胡猜乱道，且设法保师父过去。”八戒道：“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或是驾了云头，或是下河负水，不消顿饭时，我就过去了。”沙僧道：“若是我老沙，也只消纵云蹑水，顷刻而过。”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师父难哩。”三藏道：“徒弟啊，这河有多少宽么？”八戒道：“约摸有十来里宽。”三藏道：“你三个计较，着那个驼我过去罢。”行者道：“八戒驼得。”八戒道：“不好驼。若是驼着腾云，三尺也不能离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山。若是驼着负水，转连我坠下水去了。”

师徒们在河边，正都商议，只见那上溜头，有一人棹下一只小船儿来。唐僧喜道：“徒弟，有船来了。叫他渡我们过去。”沙僧厉声高叫道：“棹船的来渡人，来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

间，方便第一。你虽不是渡船，我们也不是常来打搅你的。我等是东土钦差取经的佛子，你可方便方便，渡我们过去，谢你。”那人闻此言，却把船儿棹近崖边，扶着桨道：“师父呵，我这船小，你们人多，怎能全渡？”三藏近前，看了那船儿，原来是一段木头刻的，中间只有一个仓口，只好坐下两个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这般啊，两遭儿渡罢。”八戒就使心术，要躲懒讨乖，道：“悟净，你与大哥在这边看着行李、马匹，等我保师父先过去，却再来渡马。教大哥跳过去罢。”行者点头道：“你说的是。”

那呆子扶着唐僧，那稍公撑开船，举棹冲流，一直而去。方才行到中间，只听得一声响亮，卷浪翻波，遮天迷目。那阵狂风十分利害。好风：

当空一片炮云起，中溜千层黑浪高。
两岸飞沙迷日色，四边树倒振天号。
翻江搅海龙神怕，播土扬尘花木凋。
呼呼响若春雷吼，阵阵凶如饿虎哮。
蟹鳖鱼虾朝上拜，飞禽走兽失窝巢。
五湖船户皆遭难，四海人家命不牢。
溪内渔翁难把钩，河间梢子怎撑篙？
揭瓦翻砖房屋倒，惊天动地太山摇。

这阵风，原来就是那棹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着那唐僧与猪八戒，连船儿淬在水里，无影无形，不

知摄了那方去也。

这岸上，沙僧与行者心慌道：“怎么好？老师父步步逢灾，才脱了魔瘴，幸得这一路平安，又遇着黑水迳遭。”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们往下溜头找寻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会水，他必然保师父负水而出。我才见那个棹船的有些不正气，想必就是这厮弄风，把师父拖下水去了。”沙僧闻言道：“哥哥何不早说！你看着马与行李，等我下水找寻去来。”行者道：“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

好和尚，脱了褊衫，找抹了手脚，轮着降妖宝杖，扑的一声，分开水路，钻入波中，大踏步行将进去。正走处，只听得有人言语。沙僧闪在旁边，偷睛观看，那壁厢有一座亭台，台门外横封了八个大字，乃是“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又听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便做长生不老人。我为他也等彀多时，今朝却不负我志。”教：“小的们，快把铁笼抬出来，将这两个和尚囫囵蒸熟。具柬去请二舅爷来，与他暖寿。”沙僧闻言，按不住心头火起，掣宝杖将门乱打。口中骂道：“那泼物，快送我唐僧师父与八戒二兄出来。”唬得那门内妖邪，急跑去报：“祸事了。”老怪问：“甚么祸事？”小妖道：“外面有一个晦气色脸的和尚，打着前门骂，要人哩。”

那怪闻言，即唤取披挂。小妖抬出披挂，老妖结束整齐。手提一根竹节钢鞭，走出门来，真个是凶顽毒像。但见：

方面圆睛霞彩亮，卷唇巨口血盆红。
几根铁线稀髯摆，两鬓朱砂乱发蓬。
形似显灵真太岁，貌如发怒狠雷公。
身披铁甲团花灿，头戴金盔嵌宝浓。
竹节钢鞭提手内，行时滚滚拽狂风。
生来本是波中物，脱去原流变化凶。
要问妖邪真姓字，前身唤做小鼋龙。

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门哩？”沙僧道：“我把你个无知的泼怪！你怎么弄玄虚，变作稍公架舡，将我师父摄来？快早送还，饶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师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请人哩。你上来，与我见个雌雄。三合敌得我呵，还你师父；如三合敌不得，连你一发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沙僧闻言大怒，轮宝杖，劈头就打。那怪举钢鞭，急架相还。两个在水底下，这场好杀：

降妖杖与竹节鞭，二人怒发各争先。一个是黑水河中千载怪，一个是凌霄殿外旧时仙。那个因贪三藏肉中吃，这个为保唐僧命可怜。都来水底相争斗，各要功成两不然。杀得虾鱼对对摇头躲，蟹鳖双双缩首潜。只听水府群妖齐擂鼓，门前众怪乱争喧。好个沙

门真悟净，单身独力展威权。跃浪翻波无胜败，鞭迎杖架两牵连。算来只为唐和尚，欲取真经拜佛天。

他二人战经三十回合，不见高低。沙僧暗想道：“这怪物是我的对手，枉自不能取胜，且引他出去，教师兄打他。”这沙僧虚丢了个架子，拖着宝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赶来，道：“你去罢，我不与你斗了。我且具柬帖儿去请客哩。”

沙僧气呼呼跳出水来，见了行者道：“哥哥，这怪物无礼。”行者问：“你下去许多时才出来，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寻见师父？”沙僧道：“他这里边，有一座亭台，台门外横书八个大字，唤做‘衡阳峪黑水河神府’。我闪在一旁边，听他在里面说话，教小的们洗刷铁笼，待要把师父与八戒蒸熟了，去请他舅爷来暖寿。是我发起怒来，就去敲门。那怪物提一条竹节钢鞭走出来，与我斗了这半日，约有三十合，不分胜负。我却使个佯输法，要引他出来，着你助阵。那怪物乖得紧，他不来赶我，只要回去具柬请客。我才上来。”行者道：“不知是个甚么妖邪？”沙僧道：“那模样像一个大鳖。不然，便是个鼉龙也。”行者道：“不知那个是他舅爷？”说不了，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远远的跪下，叫：“大圣，黑水河河神叩头。”行者道：“你莫是那掉船的妖邪，又来骗我么？”那老人磕头滴泪道：“大圣，我不是妖邪，我是这河内真神。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

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径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今闻得大圣到此，特来参拜投生，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行者闻言道：“这等说，西海龙王都该有罪。他如今摄了我师父与师弟，扬言要蒸熟了，去请他舅爷暖寿。我正要拿他，幸得你来报信。这等，河神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把那海龙王捉来，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圣大恩。”

行者即驾云，径至西洋大海，按筋斗，捻了避水诀，分开波浪。正然走处，撞见一个黑鱼精捧着一个浑金的请书匣儿，从下流头似箭如梭钻将上来，被行者扑个满面，掣铁棒分顶一下，可怜就打得脑浆迸出，腮骨查开，喙都的一声，飘出水面。他却揭开匣儿看处，里边有一张简帖，上写着：

愚甥鼍洁，顿首百拜，启上二舅爷教老大人台下：向承佳惠，感感。今因获得二物，乃东土僧人，实为世间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爷圣诞在途，特设菲筵，预祝千寿。万望车驾速临，是荷。

行者笑道：“这厮却把供状先递与老孙也。”正才袖了帖子，往前再行。早有一个探海的夜叉，望见行者，急抽身撞上水晶宫，报大王：“齐天大圣孙爷爷来了。”那龙王敖顺即领众水族，出宫迎接道：“大圣，请入小宫少坐，献茶。”行者道：“我还不曾吃你的茶，你倒先吃了我的酒

也。”龙王笑道：“大圣一向皈依佛门，不动荤酒，却几时请我吃酒来？”行者道：“你便不曾去吃酒，只是惹下一个吃酒的罪名了。”敖顺大惊道：“小龙为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简帖儿，递与龙王。

龙王见了，魂飞魄散，慌忙跪下，叩头道：“大圣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妹夫错行了风雨，刻减了雨数，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梦里斩了。舍妹无处安身，是小龙带他到此，恩养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无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恶孽，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都在那里作怪？”龙王道：“舍妹有九个儿子。那八个都是好的。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淮渚。第二个小骊龙，见住济渚。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渚。第四个赤髯龙，镇守河渚。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司钟。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宫镇脊。第七个敬仲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第八个蜃龙，在大家兄处，砥据太岳。此乃第九个鼋龙，因年幼无甚执事，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待成名，别迁调用。谁知他不遵吾旨，冲撞大圣也。”

行者闻言，笑道：“你妹妹有几个妹丈？”敖顺道：“只嫁得一个妹丈，乃泾河龙王。向年以此被斩，舍妹孀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此几个杂种？”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行者道：“我才心中烦恼，欲将简帖为证，上奏天庭，问

你个通同作怪，抢夺人口之罪。据你所言，是那厮不遵教诲，我且饶你这次。一则是看你昆玉分上，二来只该怪那厮年幼无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来，救我师父，再作区处。”敖顺即唤太子摩昂：“快点五百虾鱼壮兵，将小鼃捉来问罪。”一壁厢安排酒席，与大圣陪礼。行者道：“龙王再勿多心，既讲开，饶了你便罢，又何须办酒？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去，一则老师父遭愆，二则我师弟盼望。”

那老龙苦留不住，又见龙女捧茶来献。行者立饮他一盏香茶，别了老龙，随与摩昂领兵离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贤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圣宽心，小龙子将他拿上来，先见了大圣，惩治了他罪名，把师父送上来，才敢带回海内，见我家父。”行者欣然相别。捏了避水诀，跳出波津，径到了东边崖上。沙僧与那河神迎着道：“师兄，你去时从空而去，怎么回来却自河内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鱼精，得筒帖，见龙王，与太子同领兵来之事，备陈了一遍。沙僧十分欢喜，都立在岸边，候接师父不题。

却说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门前，报与妖怪道：“西海老龙王太子摩昂来也。”妖怪正坐，忽闻摩昂来，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鱼精投筒帖，拜请二舅爷，这早晚不见回话，怎么舅爷不来，却是表兄来耶？”正说间，只见那巡河的小怪，又来报：“大王，河内有一枝兵，屯于水府之西，旗号上书着‘西海储君摩昂小帅’。”妖怪

道：“这表兄却也狂妄。想是舅爷不得来，命他来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领兵劳士？咳，但恐其间有故。”教：“小的们，将我的披挂钢鞭伺候，恐一时变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众妖领命，一个个擦掌摩拳准备。

这鼉龙出得门来，真个见一枝海兵，扎营在右。只见：

征旗飘绣带，画戟列明霞。宝剑凝光彩，长枪缨绕花。弓弯如月小，箭插似狼牙。大刀光灿灿，短棍硬沙沙。鲸鳌并蛤蚌，蟹螯共鱼虾。大小齐齐摆，干戈似密麻。不是元戎令，谁敢乱爬躄。

鼉怪见了，径至那营门前，厉声高叫：“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请。”有一个巡营的螺兵，急至中军帐报：“千岁殿下，外有鼉龙叫请哩。”太子按一按顶上金盔，束一束腰间宝带，手提一根三棱筒，拽开步，跑出营去，道：“你来请我怎么？”鼉龙进礼道：“小弟今早有简帖拜请舅爷，想是舅爷见弃，着表兄来的。兄长既来赴席，如何又劳师动众？不入水府，扎营在此，又贯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请舅爷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赐居于此，久别尊颜，未得孝顺。昨日捉得一个东土僧人，我闻他是十世修行的元体，人吃了他，可以延寿。欲请舅爷看过，上铁笼蒸熟，与舅爷暖寿哩。”太子喝道：“你这厮，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谁？”妖精道：“他是唐朝来的僧人，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

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个长嘴的和尚，唤做个猪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与唐和尚一同蒸吃。还有一个徒弟，唤做沙和尚，乃是一条黑汉子，晦气色脸，使一根宝杖。昨日与我在这门外讨师父，被我帅出河兵，一顿钢鞭，战得他败阵逃生，也不见怎的利害。”

太子道：“原来是你不知。他还有一个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上方太乙金仙齐天大圣。如今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劝善，与他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你怎么没得做，撞出这件祸来？他又在我海内遇着你的差人，夺了请帖，径入水晶宫，拿捏我父子们，有结连妖邪，抢夺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边，交还了孙大圣，凭着我与他陪礼，你还好得性命。若有半个不字，休想得全生居于此也。”那怪闻此言，心中大怒道：“我与你嫡亲的姑表，你倒反护他人。听你所言，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间那里有这等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来我水府门前，与我交战三合，我才与他师父。若敌不过，我就连他也拿来。一齐蒸熟，也没甚么亲人，也不去请客，自家关了门，教小的们唱唱舞舞，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吃他娘不是。”

太子见说，开口骂道：“这泼邪，果然无状。且不要教孙大圣与你对敌，你敢与我相持么？”那怪道：“要做好汉，怕甚么相持。”教：“取披挂。”呼唤一声，众小妖跟随左右，献上披挂，捧上钢鞭。他两个变了脸，各逞英

雄。传号令，一齐擂鼓。这一场比与沙僧争斗，甚是不同。但见那：

旌旗照耀，戈戟摇光。这壁厢营盘解散，那壁厢门户开张。摩昂太子提金简，鼉怪轮鞭急架偿。一声炮响河兵烈，三棒锣鸣海士狂。虾与虾争，蟹与蟹斗。鲸鲞吞赤鲤，鰕鮑起黄螳。鲨鳐吃魃鲭鱼走，牡蛎擒蛭蛤蚌慌。少扬刺硬如铁棍，鲟司针利似锋芒。鱧鱧追白鳝，鲈鲈捉乌鳊。一河水怪争高下，两处龙兵定弱强。混战多时波浪滚，摩昂太子赛金刚。喝声金简当头重，拿住妖鼉作怪王。

这太子将三棱简闪了一个破绽，那妖精不知是诈，钻将进来，被他使个解数，把妖精右臂，只一筒打了个躃踵。赶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众海兵一拥上前，揪翻住，将绳子背绑了双手，将铁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来。押至孙行者面前道：“大圣，小龙子捉住妖鼉，请大圣定夺。”

行者与沙僧见了道：“你这厮不遵旨令。你舅爷原着你在此居住，教你养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别有迂用。你怎么强占水神之宅，倚势行凶，欺心逛上，弄玄虚，骗我师父、师弟？我待要打你这一棒，奈何老孙这棒子甚重，略打打儿就了了性命。你将我师父安在何处哩？”那怪叩头不住道：“大圣，小鼉不知大圣大名。却才逆了表兄，骋强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见大圣，幸蒙大圣不杀之恩，感谢不尽。你师父还捆在那水府之间，望大圣解

了我的铁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来。”摩昂在旁道：“大圣，这厮是个逆怪，他极奸诈。若放了他，恐生恶念。”沙和尚道：“我认得他那里，等我寻师父去。”

他两个跳入水中，径至水府门前。那里门扇大开，更无一个小卒。直入亭台里面，见唐僧、八戒赤条条都捆在那里。沙僧即忙解了师父，河神亦随解了八戒，一家背着一个，出水面，径至岸边。猪八戒见那妖精锁绑在侧，急掣钯上前就筑，口里骂道：“泼邪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饶他死罪罢。看敖顺贤父子之情。”摩昂进礼道：“大圣，小龙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师父，我带这厮去见家父。虽大圣饶了他死罪，家父决不饶他活罪，定有发落处置，仍回复大圣谢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领他去罢。多多拜上令尊，尚容面谢。”那太子押着那妖鼉，投水中，帅领海兵，径转西洋大海不题。

却说那黑水河神谢了行者道：“多蒙大圣复得水府之恩。”唐僧道：“徒弟呵，如今还在东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爷勿虑，且请上马，小神开路，引老爷过河。”那师父才骑了白马，八戒采着缰绳，沙和尚挑了行李，孙行者扶持左右。只见河神作起阻水的法术，将上流挡住。须臾，下流河干，开出一条大路。师徒们行过西边，谢了河神，登崖上路。这正是：

禅僧有救来西域，彻地无波过黑河。

毕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诗曰：

求经脱瘴向西游，无数名山不尽休。
兔走乌飞催昼夜，鸟啼花落自春秋。
微尘眼底三千界，锡杖头边四百州。
宿水餐风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头。

话说唐三藏幸亏龙子降妖，黑水河神开路，师徒们过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来。真个是迎风冒雪，戴月披星。行勾多时，又值早春天气。但见：

三阳转运，万物生辉。三阳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万物生辉，遍地芳菲设绣茵。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渐开冰解山泉溜，尽放萌芽出晓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勾芒御辰；花香风气暖，云淡日光新。道傍杨柳舒青眼，膏雨滋生万象春。

师徒们在路上，游观景色，缓马而行，忽听得一声吆喝，好便似千万人呐喊之声。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马不能前

进，急回头道：“悟空，是那里这等响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声霹雳。”三藏道：“还是人喊马嘶。”孙行者笑道：“你们都猜不着，且住，待老孙看是何如。”

好行者，将身一纵，踏云光，起在空中。睁眼观看，远见一座城池。又近觑，倒也祥光隐隐，不见甚么凶气纷纷。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处，如何有响声振耳？那城中又无旌旗闪烁，戈戟光明，又不是炮声响振，何以若人马喧哗？”正议间，只见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地，攒簇了许多和尚，在那里扯车儿哩。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齐喊“大力王菩萨”，所以惊动唐僧。

行者渐渐按下云头，来看处，呀！那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植土坯之类；滩头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夹脊小路，两座大关；关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虽是天色和暖，那些人却也衣衫蓝缕。看此象十分窘迫，行者心疑道：“想是修盖寺院。他这里五谷丰登，寻不出杂工人来。所以这和尚亲自努力。”正自猜疑未定，只见那城门里，摇摇摆摆，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戴星冠，身披锦绣。头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锦绣彩霞飘。足踏云头履，腰系熟丝绦。面如满月多聪俊，形似瑶天仙客娇。

那些和尚，见道士来，一个个心惊胆战，加倍着力，恨苦

的拽那车子。行者就晓得了：“咦！想必这和尚们，怕那道士。不然啊，怎么这等着力拽扯？我曾听得人言，西方路上，有个敬道灭僧之处，断乎此间是也。我待要回报师父，奈何事不明白，反惹他怪，道我这等一个伶俐之人，就不能探个实信。且等下去问得明白，好回师父话。”

你道他来问谁？好大圣，按落云头，去郡城脚下，摇身一变，变做个游方的云水全真，左臂上挂着一个水火篮儿，手敲着渔鼓，口唱修道清词，近城门，迎着两个道士，当面躬身道：“道长，贫道稽首。”那道士还礼道：“先生那里来的？”行者道：“我弟子

云游于海角，浪荡在天涯。

今朝来此处，欲募善人家。

动问二位道长，这城中那条街上好道？那个巷里好贤？我贫道好去化些斋吃。”那道士笑道：“你这先生，怎么说这等败兴的话！”行者道：“何为败兴？”道士道：“你要化些斋吃，却不是败兴？”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为由，却不化斋吃，怎生有钱买？”道士笑道：“你是远方来的，不知我这城中之事。我这城中，且休说文武官员好道，富民长者爱贤，大男小女见我等拜请奉斋，这般都不须挂齿，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行者道：“我贫道一则是年幼，二则是远方乍来，实是不知。烦二位道长将这里地名、君王好道爱贤之事，细说一遍，足见同道之情。”道士说：“此城名唤车迟国。宝殿上君王与我们有亲。”行者

闻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无点雨，地绝谷苗，不论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户户拜天求雨。正都在倒悬捱命之处，忽然天降下三个仙长来，俯救生灵。”行者问道：“是那三个仙长？”道士说：“便是我家师父。”行者道：“尊师甚号？”道士云：“我大师父，号做虎力大仙；二师父，鹿力大仙；三师父，羊力大仙。”行者问曰：“三位尊师，有多少法力？”道士云：“我那师父，呼风唤雨，只在翻掌之间；指水为油，点石成金，却如转身之易；所以有这般法力，能夺天地之造化，换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与我们结为亲也。”行者道：“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术动公卿。老师父有这般手段，结了亲，其实不亏他。噫，不知我贫道可有星星缘法，得见那老师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见我师父，有何难处。我两个是他靠胸贴肉的徒弟，我师父却又好道爱贤，只听见说个‘道’字，就也接出大门。若是我两个引进你，乃吹灰之力。”

行者深深的唱个大喏道：“多承举荐，就此进去吧。”道士说：“且少待片时，你在这里坐下，等我两个把公事干了来，和你进去。”行者道：“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有甚公事？”道士用手指定那沙滩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懒，我们去点他一卯就来。”行者笑道：“道长差了，僧道之辈，都是出家人，为何他替我们做活，

伏我们点卯？”道士云：“你不知道。因当年求雨之意，僧人在一边拜佛，道士在一边告斗，都请朝廷的粮饷。谁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经，不能济事。后来我师父一到，唤雨呼风，拯济了万民涂炭，却才恼了朝廷，说那和尚无用，拆了他的山门，毁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让他回乡，御赐与我们家做活，就当小厮一般。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扫地的也是他，顶门的也是他。因为后边还有住房，未曾完备，着这和尚来拽砖瓦，拖木植，起盖房宇，只恐他贪顽躲懒，不肯拽车，所以着我两个去查点查点。”

行者闻言，扯住道士滴泪道：“我说我无缘，真个无缘，不得见老师父尊面。”道士云：“如何不得见面？”行者道：“我贫道在方上云游，一则是为性命，二则也为寻亲。”道士问：“你有甚么亲？”行者道：“我有一个叔父自幼出家，削发为僧。向日年程饥馑，也来外面求乞。这几年不见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来顺便寻访。想必是羁迟在此等地方，不能脱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寻着他，见一面，才可与你进城。”道士云：“这般却是容易。我两个且坐下，即烦你去沙滩上替我一查。只点头目有五百名数目便罢。看内中那个是你令叔。果若有哑，我们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却与你进城好么？”行者顶谢不尽，长揖一声，别了道士，敲着渔鼓，径往沙滩之上。过了双关，转下夹脊，那和尚一齐跪下，嗑头道：“爷爷，我等不曾

躲懒，五百名半个不少，都在此扯车哩。”行者看见，暗笑道：“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见我这假道士就这般悚惧。若是个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行者又摇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监工的，我来此是寻亲的。”众僧们听说认亲，就把他圈子阵围将上来。一个个出头露面，咳嗽打响，巴不得要认出去。道：“不知那个是他亲哩。”行者认了一会，呵呵笑将起来。众僧道：“老爷不认亲，如何发笑？”行者道：“你们知我笑甚么？笑你这些和尚全不长俊。父母生下你来，皆因命犯华盖，妨爷克娘，或是不招姊妹，才把你舍断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宝，不敬佛法，不去看经拜忏，却怎么与道士佣工，作奴婢使唤？”众僧道：“老爷，你来羞我们哩。你老人家想是个外边来的，不知我这里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来的，其实不知你这里有甚利害。”

众僧滴泪道：“我们这一国君王，偏心无道，只喜得是老爷等辈，恼的是我们佛子。”行者道：“为何来？”众僧道：“只因呼风唤雨，三个仙长来此处，灭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们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归乡，亦不许补役当差，赐与那仙长家使用，苦楚难当。但有个游方道者至此，即请拜王领赏。若是和尚来，不分远近，就拿来与仙长家佣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还有甚么巧法术，诱了君王。若只是呼风唤雨，也都是傍门小法术耳，安能动得君心？”众僧道：“他会炼砂乾汞，打坐存神，点水为

油，点石成金。如今兴盖三清观宇，对天地昼夜看经忏悔，祈君王万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感动了。”

行者道：“原来这般。你们都走了便罢。”众僧道：“老爷，走不脱。那仙长奏准君王，把我们画了影身图，四下里长川张挂。他这车迟国地界也宽，各府州县乡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张和尚图，上面是御笔亲题。若有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高升三级；无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就赏白银五十两，所以走不脱。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我们没奈何，只得在此苦捱。”

行者道：“既然如此，你们死了便罢。”众僧道：“老爷，有死的。到处捉来与本处和尚，也共有二千余众。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劳碌，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尽了有七八百，只有我这五百个不得死。”行者道：“怎么不得死？”众僧道：“悬梁绳断，刀刎不疼，投河的漂起不沉，服药的身安不损。”行者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哑，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才合眼，就有神人拥护。”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见鬼么？”众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护教伽蓝。但至夜，就来保护。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行者道：“这些神却也没理，

只该教你们早死早生天，却来保护怎的？”众僧道：“他在梦寐中劝解我们，教不要寻死，且苦捱着，等那东土大唐圣僧，往西天取经的罗汉。他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来显神通，灭了道士，还敬你们沙门禅教哩。”

行者闻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说老孙无手段，预先神圣早传名。”他急抽身，敲着渔鼓，别了众僧，径来城门口，见了道士。那道士迎着道：“先生，那一位是令亲？”行者道：“五百个都与我有亲。”两个道士笑道：“你怎么就有许多亲？”行者道：“一百个是我左邻，一百个是我右舍，一百个是我父党，一百个是我母党，一百个是我交契。你若肯把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与你进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云：“你想有些风病，一时间就胡说了。那些和尚，乃国王御赐，若放一二名，还要在师父处递了病状，然后补个死状，才了得哩。怎么说都放了。此理不通，不通。且不要说我家没人使唤，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里长要差官查勘，或时御驾也亲来点札，怎么敢放。”行者道：“不放么？”道士说：“不放。”行者连问三声，就怒将起来，把耳朵里铁棒取出，迎风捻了一捻，就碗来粗细，晃了一晃，照道士脸上一刮，可怜就打得头破血流身倒地，皮开颈折脑浆倾。

那滩上僧人，远远望见他打杀了两个道士，丢了车

儿，跑将上来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杀皇亲了。”行者道：“那个是皇亲？”众僧把他簸箕阵围了，道：“他师父，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主，朝廷常称做国师兄长先生，你怎么到这里闯祸？他徒弟出来监工，与你无干，你怎么把他来打死？那仙长不说是你来打死，只说是来此监工，我们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与你进城去，会了人命出来。”行者笑道：“列位休嚷，我不是云水全真，我是来救你们的。”众僧道：“你倒打杀人，害了我们，添了担儿，如何是救我们的？”行者道：“我是大唐圣僧徒弟孙悟空行者，特特来此救你们性命。”众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爷，我们认得他。”行者道：“又不曾会他，如何认得？”众僧道：“我们梦中尝见一个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诲我等，说那孙行者的模样，莫教错认了。”行者道：“他和你怎么说来？”众僧道：“他说，那大圣：

磕额金睛幌亮，圆头毛脸无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惯使金箍铁棒，曾将天阙攻开。如今皈正保僧来，专教人间灾害。”

行者闻言，又嗔又喜。喜道替老孙传名，嗔道那老贼惫懒，把我的元身都说与这伙凡人。忽失声道：“列位诚然认我不是孙行者。我是孙行者的门人，来此处学闯祸耍子的。那里不是孙行者来了？”用手向东一指，哄得众僧回头，他却现了本相。众僧们方才认得。一个个倒身下拜道：“爷爷，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爷爷显化。望爷爷与

我们雪恨消灾，早进城降妖从正也。”行者道：“你们且跟我来。”众僧紧随左右。

那大圣径至沙滩上，使个神通，将车儿拽过两关，穿过夹脊，提起来，摔得粉碎。把那些砖瓦木植，尽抛下坡坂。喝教众僧：“散，莫在我手脚边，等我明日见这皇帝，灭却道士。”众僧道：“爷爷呀，我等不敢远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来，却又吃打发赎，返又生灾。”行者道：“既如此，我与你个护身法儿。”好大圣，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个和尚与他一截。都教他：“捻在无名指甲里，捻着拳头，只情走路。无人敢拿你便罢，若有人拿你，攢紧了拳头，叫一声‘齐天大圣’，我就来护你。”众僧道：“爷爷，倘若去得远了，看不见你，叫你不应，怎么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万里之遥，可保全无事。”

众僧有胆量大的，捻着拳头，悄悄的叫声“齐天大圣！”只见一个雷公站在面前，手执铁棒，就是千军万马也不能近身。此时有百十众齐叫，足有百十个大圣护持。众僧叩头道：“爷爷，果然灵显。”行者又分付：“叫声‘寂’字，还你收了。”真个是叫声“寂”，依然还是毫毛在那指甲缝里。众和尚却才欢喜逃生，一齐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远遁，听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进城还我毫毛也。”五百个和尚，东的东，西的西，走的走，立的立，四散不题。

却说那唐僧在路旁，等不得行者回话，教猪八戒引马投西，遇着些僧人奔走。将近城边，见行者还与十数个未散的和尚在那里。三藏勒马道：“悟空，你怎么来打听个响声，许久不回？”行者引了十数个和尚，对唐僧马前施礼，将上项事说了一遍。三藏大惊道：“这般呵，我们怎了？”那十数个和尚道：“老爷放心。孙大圣爷爷，乃天神降的，神通广大，定保老爷无虞。我等是这城里敕建智渊寺内僧人。因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见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未曾拆毁。城中寺院，大小尽皆拆了。我等请老爷赶早进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孙大圣必有处置。”行者道：“汝等说得是。也罢，趁早进城去来。”那长老却才下马，行到城门之下。此时已太阳西坠。过吊桥，进了三层门里，街上人见智渊寺的和尚牵马挑包，尽皆回避。正行时，却到山门前。但见那门上高悬着一面金字大匾，乃“敕建智渊寺”。众僧推开门，穿过金刚殿，把正殿门开了。唐僧把袈裟披起，拜毕金身，方入。众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来，看见行者就拜，道：“爷爷，你来了？”行者道：“你认得我那个爷爷，就是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认得，你是齐天大圣孙爷爷。我们夜夜梦中见你。太白金星常常来托梦，说道只等你来，我们才得性命。今日果见尊颜，与梦中无异。爷爷呀，喜得早来。再迟一两日，我等已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请起，请起，明日就有分晓。”众僧安排了斋饭，他师徒们吃了。打扫干净方

丈，安寝一宿。

二更时候，孙大圣心中有事，偏睡不着。只听得那里吹打，悄悄的爬起来，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观看，原来是正南上灯烛荧煌。低下云头，仔细再看，却乃是三清观道士禳星哩。但见那：

灵区高殿，福地真堂。灵区高殿，巍巍壮似蓬壶景；福地真堂，隐隐清如化乐官。两边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擎玉简。宣理《消灾忏》，开讲《道德经》。扬尘几度尽传符，表白一番皆俯伏。咒水发檄，烛焰飘摇冲上界。查罡布斗，香烟馥郁透清霄。案头有供献新鲜，桌上有斋筵丰盛。

殿门前挂一联黄绫织锦的对句，上绣着二十二个大字，云：

雨顺风调，愿祝天尊无量法。

河清海晏，祈求万岁有余年。

行者见三个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面有七八百个散众，司鼓司钟，侍香表白，尽都侍立两边。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与他混一混，奈何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且回去照顾八戒、沙僧，一同来耍耍。”按落祥云，径至方丈中。原来八戒与沙僧通脚睡着。行者先叫悟净。沙和尚醒来道：“哥哥，你还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来，我和你受用些来。”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涩，有甚受用？”行者道：“这城里果有一座

三清观。观里道士们修醮，三清殿上有许多供养。馒头足有斗大，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衬钱无数，果品新鲜。和你受用去来。”那猪八戒睡梦里听见说吃好东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带挈我些儿？”行者道：“兄弟，你要吃东西，不要大呼小叫，惊醒了师父。都跟我来。”

他两个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门前，随行者踏了云头，跳将起来。那呆子看见灯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才念到兴头上，却怎么肯散？”行者道：“等我弄个法儿，他就散了。”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呼的吹去，便是一阵狂风，径直卷尽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竹台，四壁上悬挂的功德，一齐刮倒，遂而灯火无光。众道士心惊胆战。虎力大仙道：“徒弟们且散。这阵神风所过，吹灭了灯烛香花，各人归寝，明朝早起，多念几卷经文补数。”众道士果各退回。

这行者却引八戒、沙僧，按落云头，闯上三清殿。呆子不论生熟，拿过烧果来，张口就啃。行者掣铁棒，着手便打。八戒缩手躲过道：“还不曾尝着甚么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叙礼坐下受用。”八戒道：“不羞。偷东西吃，还要叙礼！若是请将来，却要如何？”行者道：“这上面坐的是甚么菩萨？”八戒笑道：“三清也认不得，却认做甚么菩萨。”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间的是元始天尊，左边的是灵宝道君，右边的是太上老

君。”行者道：“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哩。”那呆子急了，闻得那香喷喷供养，要吃，爬上高台，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儿，你也坐得彀了，让我老猪坐坐。”八戒变做太上老君，行者变做元始天尊，沙僧变做灵宝道君，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时，八戒就抢大馒头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变得如此，还不吃等甚？”

行者道：“兄弟哑，吃东西事小，泄漏天机事大。这圣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来撞钟扫地，或绊一个根头，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过一边来。”八戒道：“此处路生，摸门不着，却那里藏他？”行者道：“我才进来时，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门儿，那里面秽气触人，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罢。”

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膀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丢了去，口里咽咽啾啾的祷告：

“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

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祝罢，烹的望里一摔，摔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来。行者道：“可藏得好么？”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潑起些水

来，污了衣服，有些腌臢臭气，你休恶心。”行者笑道：“也罢，你且来受用。但不知可得个干净身子出门哩。”那呆子还变做老君。三个坐下，尽情受用。先吃了大馒头，后吃簇盘、衬饭、点心、拖炉、饼锭、油炸、蒸酥。那里管甚么冷熟，任情吃起。原来孙行者不大吃烟火食，只吃几个果子，陪他两个。那一顿如流星赶月，风卷残云，吃得罄尽。已此没得吃了，还不走路，且在那里闲讲，消食耍子。

噫，有这般事！原来那东廊下，有一个小道士，才睡下，忽然起来道：“我的手铃儿忘记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师父见责。”与那同睡者道：“你睡着，等我寻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领直裰，径到正殿中寻铃。摸来摸去，铃儿摸着了。正欲回头，只听得有呼吸之声，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时，不知怎的，蹣着一个荔枝核子，扑的滑了一跌。咣的一声，把个铃儿跌得粉碎。猪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来，把个小道士唬走了三魂，惊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那方丈外，打着门叫：“师公，不好了，祸事了！”三个老道士还未曾睡，即开门问：“有甚祸事？”他战战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铃儿，因去殿上寻铃，只听得有人呵呵大笑，险些儿唬杀我也。”老道士闻言，即叫：“掌灯来，看是甚么邪物。”一声传令，惊动那两廊道士，大大小小，都爬起来点灯着火，往正殿上观看。不知端的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却说孙大圣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右手把猪八戒捻一把，他二人却就省悟。坐在高处，板着脸，不言不语。凭那些道士点灯着火，前后照看，他三个就如泥塑金装一般模样。虎力大仙道：“没有歹人，如何把供献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却象人吃的勾当，有皮的都剥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却怎么不见人形？”羊力大仙道：“师兄勿疑。想是我们虔心志意，在此昼夜诵经，前后申文，又是朝廷名号，断然惊动天尊。想是三清爷爷圣驾降临，受用了这些供养。趁今仙从未返，鹤驾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恳求些圣水金丹，进与陛下，却不是长生永寿，见我们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说的是。”教：“徒弟们动乐诵经，一壁厢取法衣来，等我步罡拜祷。”那些小道士俱遵命，两班儿摆列齐整。咣的一声磬响，齐念一卷《黄庭道德真经》。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着玉简，对面前舞蹈扬尘，拜伏于地，朝上启奏道：

“诚惶诚恐，稽首归依。臣等兴教，仰望清虚。灭僧鄙俚，敬道光辉。敕修宝殿，御制庭闱。广陈供养，高挂龙旗。通宵秉烛，镇日香馥。一诚达上，万敬虔归。今蒙降驾，未返仙车。望赐些金丹圣水，进与朝廷，寿比南极。”

八戒闻言，心中忐忑，默对行者道：“这是我们的不是，吃了东西，且走路，直等这般祷祝，却怎么答应？”行者又捻一把，忽地开口，叫声：“晚辈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会上来的，不曾带得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那些大小道士，听见说出话来，一个个抖衣而战道：“爷爷啞，活天尊临凡，是必莫放，好歹求个长生的法儿。”鹿力大仙上前，又拜云：

“扬尘顿首，谨辨丹诚。微臣归命，俯仰三清。自来此界，兴道除僧。国王心喜，敬重玄龄。罗天大醮，彻夜看经。幸天尊之不弃，降圣驾而临庭。俯求垂念，仰望恩荣。是必留些圣水，与弟子们延寿长生。”

沙僧捻着行者，默默的道：“哥啞，要得紧，又来祷告了。”行者道：“与他些罢。”八戒寂寂道：“那里有得？”行者道：“你只看着我，我有时，你们也都有了。”那道士吹打已毕，行者开言道：“那晚辈小仙，不须伏拜。我欲不留些圣水与你们，恐灭了苗裔；若要与你，又忒容易了。”众道闻言，一齐俯伏叩头道：“万望天尊念弟子恭敬

之意，千乞喜赐些须。我弟子广宣道德，奏国王普敬玄门。”行者道：“既如此，取器皿来。”那道士一齐顿首谢恩。虎力大仙恃强，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间。行者道：“你们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泄了天机，好留与你些圣水。”众道一齐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门。

那行者立将起来，掀着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猪八戒见了，欢喜道：“哥啊，我把你做这〔几〕年兄弟，只这些儿不曾弄我。我才吃了些东西，道要干这个事儿哩。”那呆〔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吕梁洪倒下坂来，沙沙的溺了一砂盆。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依旧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领圣水。”

那些道士，推开格子，磕头礼拜谢恩。抬出缸去，将那瓶盆总归一处，教徒弟取个钟子来尝尝。小道士即便拿了一个茶钟，递与老道士。道士舀出一钟来，喝下口去，只情抹唇咂嘴。鹿力大仙道：“师兄好吃么？”老道士努着嘴道：“不甚好吃，有些酣醅之味。”羊力大仙道：“等我尝尝。”也喝了一口，道：“有些猪溺臊气。”行者坐在上面，听见说出这话儿来，已是识破了，道：“我弄个手段，索性留个名罢。”大叫云：

“道号，道号，你好胡思。那个三清，肯降凡基？吾将真姓，说与你知。大唐僧众，奉旨来西。良

宵无事，下降宫闱。吃了供养，闲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里是甚么圣水，你们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

那道士闻得此言，拦住门，一齐动叉钯、扫帚、瓦块、石头，没头没脸，往里面乱打。好行者，左手挟了沙僧，右手挟了八戒，闯出门，驾着祥光，径转智渊寺方丈。不敢惊动师父，三人又复睡下。早是五鼓三点。那国王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见绛纱灯火光明，宝鼎香云馥馥。此时唐三藏醒来，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换关文去来。”行者与沙僧、八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师父，这昏君信着那些道士，兴道灭僧，恐言语差错，不肯倒换关文。我等护持师父，都进朝去也。”

唐僧大喜，披了锦襦袈裟。行者带了通关文牒，教悟净捧着钵盂，悟能拿了锡杖，将行囊马匹，交与智渊寺僧看守。径到五凤楼前，对黄门官作礼，报了姓名。言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来此倒换关文，烦为转奏。那阁门大使进朝，俯伏金阶，奏曰：“外面有四个和尚，说是东土大唐取经的，欲将倒换关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国王闻奏，道：“这和尚没处寻死，却来这里寻死。那巡捕官员，怎么不拿他解来？”傍边闪过当驾的太师，启奏道：“东土大唐，乃南瞻部洲，号曰中华大国。到此有万里之遥，路多妖怪。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来。望陛下看中华

之远僧，且召来验牒放行，庶不失善缘之意。”国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銮殿下。师徒们排列阶前，捧关文递与国王。国王展开方看，又见黄门官来奏：“三位国师来也。”慌得国王收了关文，急下龙座，着近侍的设了绣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头观看，见那大仙，摇摇摆摆，后带着一双丫髻蓬头的小童儿，往里直进。两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视。他上了金銮殿，对国王径不行礼。那国王道：“国师，朕未曾奉请，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云：“有一事奉告，故来也。那四个和尚是那国来的？”国王道：“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的，来此倒换关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说他走了，原来还在这里。”国王惊道：“国师有何话说？他才来报了姓名，正欲拿送国师使用，怎奈当驾太师所奏有理，朕因看远来之意，不灭中华善缘，方才召入验牒，不期国师有此问。想是他冒犯尊颜，有得罪处也？”道士笑云：“陛下不知。他昨日来的，在东门外打杀了我两个徒弟，放了五百个囚僧，摔碎车辆。夜间闯进观来，把三清圣像毁坏，偷吃了御赐供养。我等被他蒙蔽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圣水金丹，进与陛下，指望延寿长生，不期他遗些小便，哄瞞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尝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却走了。今日还在此间，正所谓冤家路儿窄也。”那国王闻言发怒，欲诛四众。

孙大圣合掌开言，厉声高叫道：“陛下暂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启奏。”国王道：“你冲撞了国师，国师之言，岂有

差谬！”行者道：“他说我昨日到城外打杀他两个徒弟，是谁知证？我等且曲认了，着两个和尚偿命，还放两个去取经。他又说我摔碎车辆，放了囚僧，此事亦无见证。料不该死，再着一个和尚领罪罢了。他说我毁了三清，闹了观宇，这又是栽害我也。”国王道：“怎见栽害？”行者道：“我僧乃东土之人，乍来此处，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里就知他观中之事？既遗下小便，就该当时捉住，却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托姓的无限，怎么就说是我？望陛下回嗔详察。”那国王本来昏乱，被行者说了一遍，他就决断不定。

正疑惑之间，又见黄门官来奏：“陛下，门外有许多乡老听宣。”国王道：“有何事干？”即命宣来。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乡老，朝上叩头道：“万岁，今年一春无雨，但恐夏月干荒，特来启奏，请那位国师爷爷祈一场甘雨，普济黎民。”国王道：“乡老且退，就有雨来也。”乡老谢恩而出。国王道：“唐朝僧众，朕敬道灭僧为何？只为当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尝求得一点。幸天降国师，拯援涂炭。你今远来，冒犯国师，本当即时问罪。姑且恕你，敢与我国师赌胜求雨么？若祈得一场甘雨，济度万民，朕即饶你罪名，倒换关文，放你西去。若赌不过，无雨，就将汝等推赴杀场，典刑示众。”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晓得些儿求祷。”国王见说，即命打扫坛场。一壁厢教：“摆驾，寡人亲上五凤楼观看。”当时多官摆驾。须臾，上楼

坐了。唐三藏随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楼下。那三道士陪国王坐在楼上。

少时间，一员官飞马来报：“坛场诸色皆备，请国师爷爷登坛。”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辞了国王，径下楼来。行者向前拦住道：“先生那里去？”大仙道：“登坛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让我远乡之僧。也罢，这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先生先去，必须对君前讲开。”大仙道：“讲甚么？”行者道：“我与你都上坛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见是谁的功绩了。”国王在上听见，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说话，倒有些筋节。”沙僧听见，暗笑道：“不知他一肚子筋节，还不曾拿出来哩。”大仙道：“不消讲，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虽然知之，奈我远来之僧，未曾与你相会。那时彼此混赖，不成勾当。须讲开方好行事。”大仙道：“这一上坛，只看我的令牌为号。一声令牌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雷闪齐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散雨收。”行者笑道：“妙啊，我僧是不曾见。请了，请了。”

大仙拽开步进前，三藏等随后，径到了坛门外。抬头观看，那里有一座高台，约有三丈多高。台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号，顶上放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香炉，炉中香烟霏霏。两边有两只烛台，台上风烛煌煌。炉边靠着一个金牌，牌上镌的是雷神名号。底下有五个大缸，都注着满缸清水，水上浮出杨柳枝。杨柳枝上托着一面铁牌，牌上书

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个大桩，桩上写着五方蛮雷使者的名录。每一桩边，立两个道士，各执铁锤，伺候着打桩。台后面有许多道士，在那里写文书。正中间设一架纸炉，又有几个像生的人物，都是那执符使者，土地赞教之神。

那大仙走进来，更不谦逊，直上高台立定。旁边有个小道士，捧了几张黄纸书就的符字，一口宝剑，递与大仙。大仙执着宝剑，念动咒语，将一道符在烛上烧了。那底下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像生，一道文书，亦点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猪八戒口里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响了一下果然就刮风。”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们再莫与我说话，只管护持师父，等我干事去来。”好大圣，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就变作一个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赶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风的是那个？”慌得那风婆婆捻住布袋，巽二郎札住口绳，上前施礼。行者道：“我保护唐朝圣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祈雨，你怎么不助老孙，反助那道士？我且饶你，把风收了。若有一些风儿，把那道士的胡子吹得动动，各打二十铁棒。”风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没些风气。八戒忍不住乱嚷道：“那先生请退。令牌已响，怎么不见一些风儿？你下来，让我们上去。”

那道士又执令牌，烧了符檄，扑的又打了一下，只见那空中云雾遮满。孙大圣又当头叫道：“布云的是那个？”慌得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当面施礼。行者又将前事说了一遍。那云童、雾子也收了云雾，放出太阳星耀耀，一天万里更无云。八戒笑道：“这先儿只好哄这皇帝，搪塞黎民，全没些真实本事。令牌响了两下，如何又不见云生？”那道士心中焦燥，仗宝剑，解散了头发，念着咒，烧了符，再一令牌打将下去。只见那南天门里，邓天君领着雷公、电母，到当空迎着行者施礼。行者又将前项事说了一遍，道：“你们怎么来的志诚，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个真的，他发了文书，烧了文檄，惊动玉帝，玉帝掷下旨意，径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来，助雷电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伺候老孙行事。”果然雷也不鸣，电也不灼。

那道士愈加着忙，又添香，烧符，念咒，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龙王，一齐拥至。行者当头喝道：“敖广，那里去？”那敖广、〔敖顺〕、敖钦、敖闰上前施礼。行者又将前项事说了一遍。道：“向日有劳，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为助力。”龙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谢了敖顺道：“前日亏令郎缚怪，搭救师父。”龙王道：“那厮还锁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请大圣发落。”行者道：“凭你怎么处治了罢。如今且助我一功。那道士四声令牌已毕，却轮到老孙上去干事了。但我不会发符烧檄，

打甚令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行。”

邓天君道：“大圣分付，谁敢不从。但只是得一个号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乱了，显得大圣无款也。”行者道：“我将棍子为号罢。”那雷公大惊道：“爷爷啞，我们怎吃得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们，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电皆鸣。”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天晴，却莫违误。”

分付已毕，遂按下云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那些人肉眼凡胎，那里晓得？行者遂在傍边高叫道：“先生请了。四声令牌，俱已响毕，更没有风云雷雨，该让我了。”那道士无奈，不敢久占，只得下了台让他，努着嘴径往楼上见驾。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说些甚的。”只听得那国王问道：“寡人这里洗耳诚听，你那里四声令响，不见风雨，何也？”道士云：“今日龙神都不在家。”行者厉声道：“陛下，龙神俱在家，只是这国师法不灵，请他不来。等和尚请来你看。”国王道：“即去登坛，寡人还在此候雨。”

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坛所，扯着唐僧，道：“师父请上台。”唐僧道：“徒弟，我却不会祈雨。”八戒笑道：

“他害你了。若还没雨，拿上柴蓬，一把火了帐。”行者道：“你不会求雨，好的会念经。等我助你。”那长老才举步登坛，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归神，默念那《密多心经》。正坐处，忽见一员官，飞马来问：“那和尚怎么不打令牌，不烧符檄？”行者高声答道：“不用，不用。我们是静功祈祷。”那官去回奏不题。

行者听得老师父经文念尽，却去耳朵内取出铁棒，迎风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长短，碗来粗细。将棍望空一指，那风婆婆见了，急忙扯开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绳，只听得呼呼风响，满城中揭瓦翻砖，扬沙走石。看起来，真个好风，却比寻常之风不同也。但见：

折柳伤花，摧林倒树。九重殿损壁崩墙，五凤楼摇梁撼柱。天边红日无光，地下黄砂有翅。演武厅前武将惊，会文阁内文官惧。三宫粉黛乱青丝，六院嫔妃蓬宝髻。侯伯金冠落绣缨，宰相乌纱去展翅。当驾有言不敢谈，黄门执本无由递。金鱼玉带不依班，象简罗衫无品叙。彩阁翠屏尽损伤，绿窗朱户皆狼狈。金銮殿瓦走砖飞，锦云堂门歪槁碎。这阵狂风果是凶，刮得那君王父子难相会；六街三市没人踪，万户千门皆紧闭。

正是那狂风大作，孙行者又显神通，把金箍棒钻一钻，望空又一指。只见那：

推云童子，布雾郎君。推云童子显神威，骨都都

触石遮天；布雾郎君施法力，浓漠漠飞烟盖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风离海上，随雨出昆仑。顷刻漫天地，须臾蔽世尘。宛然如混沌，不见凤楼门。

此时昏雾朦胧，浓云叆叇。孙行者又把金箍棒钻一钻，望空又一指。慌得那：

雷公奋怒，电母生嗔。雷公奋怒，倒骑火兽下天关；电母生嗔，乱掣金蛇离斗府。唵喇喇施霹雳，震碎了铁叉山；淅沥沥闪红绡，飞出了东洋海。呼呼隐隐滚车声，烨烨煌煌飘稻米。万萌万物精神改，多少昆虫蛰已开。君臣楼上心惊骇，商贾闻声胆怯忙。

那沉雷护闪，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势，唬得那满城人，户户焚香，家家化纸。孙行者高呼：“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那雷越发振响起来。行者却又把铁棒望上一指。只见那：

龙施号令，雨漫乾坤。势如银汉倾天堑，疾似云流过海门。楼头声滴滴，窗外响潇潇。天上银河泻，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瓮检，滚滚似盆浇。孤庄将漫屋，野岸欲平桥。真个桑田变沧海，霎时陆岸滚波涛。神龙借此来相助，抬起长江望下浇。

这场雨，自辰时下起，只下到午时前后。下得那车迟城里里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国王传旨道：“雨霰了，雨霰了。十分再多，又澆坏了禾苗，反为不美。”五凤楼下听事官策马冒雨来报：“圣僧，雨霰了。”行者闻言，将金箍棒往

上又一指，只见霎时间，雷收风息，雨散云收。国王满心欢喜，文武尽皆称赞道：“好和尚，这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就是我国师求雨虽灵，若要晴，细雨儿还下半日，便不清爽。怎么这和尚要晴就晴，顷刻间杲杲日出，万里就无云也？”

国王教回銮，倒换关文，打发唐僧过去。正用御宝时，又被那三个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这场雨全非和尚之功，还是我道门之力。”国王道：“你才说龙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他走上去，以静功祈祷，就雨下来，怎么又与他争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坛，发了文书，烧了符檄，击了令牌，那龙王谁敢不来？想是那方召请，风云雷雨五司俱不在，一闻我令，随赶而来。适遇着我下他上，一时撞着这个机会，所以就雨。从根算来，还是我请的龙，下的雨，怎么算作他的功果？”那国王昏乱，听此言，却又疑惑未定。

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这些傍门法术，也不成个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龙王，见在空中，我僧未曾发放，他还不敢遽退。那国师若能叫得龙王现身，就算他的功劳。”国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见活龙是怎么模样？你两家各显法力，不论僧道，但叫得来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么有那样本事？就叫，那龙王见大圣在此，也不敢出头。道士云：“我辈不能，你是叫来。”

那大圣仰面朝空，厉声高叫：“敖广何在？兄弟们都现原身来看。”那龙王听唤，即忙现了本身。四条龙在半空中，度雾穿云，飞舞向金銮殿上。但见：

飞腾变化，绕雾盘云。玉爪垂钩白，银鳞舞镜明。髯飘素练根根爽，角耸轩昂挺挺清。磕额崔巍，圆睛幌亮。隐显莫能测，飞扬不可评。祷雨随时布雨，求晴即便天晴。这才是有灵有圣真龙像，祥瑞缤纷绕殿庭。

那国王在殿上焚香，众公卿在阶前礼拜。国王道：“有劳贵体降临，请回。寡人改日醮谢。”行者道：“列位众神各自归去，这国王改日醮谢。”那龙王径自归海，众神各各回天。这正是：

广大无边真妙法，至真了性劈傍门。

毕竟不知怎么除邪，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话说那国王见孙行者有呼龙使圣之法，即将关文用了宝印，便要递与唐僧，放行西路。那三个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銮殿上启奏。那皇帝即下龙位，御手忙搀道：“国师今日行此大礼，何也？”道士说：“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国安民，苦历二十年来，今日这和尚弄法力，放了他去，败了我们声名。陛下以一场之雨，就恕杀人之罪，可不轻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关文，让我兄弟与他再赌一赌，看是何如。”那国王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真个收了关文，道：“国师，你怎么与他赌？”虎力大仙道：“我与他赌坐禅。”国王道：“国师差矣。那和尚乃禅教出身，必然先会禅机，才敢奉旨求经。你怎与他赌此？”大仙道：“我这坐禅，比常不同，有一异名，教做云梯显圣。”国王道：“何为云梯显圣？”大仙云：“要一百张桌子，五十张作一禅台，一张一张叠将起去，不许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驾一朵云头，上台坐下，

约定几个时辰不动。”

国王见此有些难处，就便传旨问道：“那和尚，我国师要与你赌云梯显圣坐禅，那个会么？”行者闻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么不言语？”行者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若是踢天弄井，搅海翻江，担山赶月，换斗移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就是砍头剁脑，剖腹剜心，异样腾那，却也不怕。但说坐禅，我就输了。我那里有这坐性？你就把我锁在铁柱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开言道：“我会坐禅。”行者欢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时？”三藏道：“我幼年遇方上禅僧讲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关里，也坐二三个年头。”行者道：“师父若坐二三年，我们就不取经罢。多也不上二三个时辰，就下来了。”三藏道：“徒弟哑，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应，我送你上去。”那长老果然合掌当胸道：“贫僧会坐禅。”国王教传旨，立禅台。国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个时辰，就设起两座台，在金銮殿左右。

那虎力大仙下殿，立于阶心，将身一纵，踏一朵席云，径上西边台上坐下。行者拔一根毫毛，变做假像，陪着八戒、沙僧，立于下面。他却作五色祥云，把唐僧撮起空中，径至东边台上坐下。他又敛祥光，变作一个螭螬虫，飞在八戒耳朵边道：“兄弟，仔细看着师父，再莫与老孙替身说话。”那呆子笑道：“理会得，理会得。”

却说那鹿力大仙在绣墩上坐看多时，他两个在高台上，不分胜负。这道士就助他师兄一功，将脑后短发，拔了一根，捻着一团，弹将上去，径至唐僧头上，变作一个大臭虫，咬住长老。那长老先前觉痒，然后觉疼。原来坐禅的不许动手，动手算输。一时间疼痛难禁，他缩着头，就着衣襟擦痒。八戒道：“不好了，师父羊儿风发了。”沙僧道：“不是，是头风发了。”行者听见道：“我师父乃志诚君子，他说会坐禅，断然会坐。说不会，只是不会。君子家，岂有谬乎？你两个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者，嚶的一声，飞在唐僧头上，只见有豆粒大小一个臭虫叮他师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师父挠挠接接。那长老不疼不痒，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头光，虱子也安不得一个，如何有此臭虫？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虚，害我师父。哈哈，枉自也不见输赢，等老孙去弄他一弄。”这行者飞将上去，在兽头上落下，摇身一变，变作一条七寸长的蜈蚣，径来道士鼻凹里叮了一下。那道士坐不稳，一个筋斗，翻将下去，几乎丧了性命，幸亏大小官员人多救起。国王大惊，即着当驾太师领他往文华殿里梳洗去了。行者仍驾祥云，将师父驼下阶前，已是长老得胜。

那国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师兄原有暗风疾，因到了高处，冒了天风，旧疾举发，故令和尚得胜。且留下他，等我与他赌隔板猜枚。”国王道：“怎么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贫道有隔板知物之法，看那

和尚可能勾。他若猜得过我，让他出去。猜不着，凭陛下问拟罪名，雪我昆仲之恨，不污了二十年保国之恩也。”

真个那国王十分昏乱，依此谗言。即传旨，将一硃红漆的柜子，命内官抬到宫殿，教娘娘放上件宝贝。须臾抬出，放在白玉阶前，教僧道：“你两家各赌法力，猜那柜中是何宝贝。”三藏道：“徒弟，柜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敛祥光，还变作螭螻虫，叮在唐僧头上道：“师父放心，等我去看来。”好大圣，轻轻飞到柜上，爬在那柜脚之下，见有一条板缝儿。他钻将进去，见一个红漆丹盘，内放一套宫衣，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来，抖乱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喷将去，叫声“变”，即变作一件破烂流丢一口钟。临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飞在唐僧耳朵上道：“师父，你只猜是破烂流丢一口钟。”三藏道：“他教猜宝贝哩，流丢是件甚宝贝？”行者：“莫管他，只猜着便是。”

唐僧进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柜里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国王道：“这和尚无礼，敢笑我国中无宝，猜甚么流丢一口钟。”教：“拿了！”那两班校尉，就要动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贫僧一时，待打开柜看。端的是宝，贫僧领罪。如不是宝，却不屈了贫僧也。”国王教打开看。当驾官即开了，捧出丹盘来看，果然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国王大怒道：

“是谁放上此物？”龙座后面，闪上三宫皇后道：“我主，是梓童亲手放的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却不知怎么变成此物。”国王道：“御妻请退，寡人知之。宫中所用之物，无非是缎绢绫罗，那有此甚么流丢？”教：“抬上柜来，等朕亲藏一宝贝，再试如何。”

那皇帝即转后宫，把御花园里仙桃树上结得一个大桃子，有碗来大小，摘下放在柜内，又抬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呵，又来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看。”又嚶的一声，飞将去，还从板缝儿钻进去。见是一个桃子，正合他意。即现了原身，坐在柜里，将桃子一顿口啃得干干净净，连两边腮凹儿都啃净了，将核子安在里面。仍变螭螻虫，飞将出去，叮在唐僧耳朵上道：“师父，只猜是个桃核子。”长老道：“徒弟啊，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几乎拿去典刑。这番须猜宝贝方好，桃核子是甚宝贝？”行者道：“休怕，只管赢他便了。”

三藏正要开言，听得那羊力大仙道：“贫道先猜，是一颗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个光桃核子。”那国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国师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开来看就是。”当驾官又抬上去打开，捧出丹盘，果然是一个核子，皮肉俱无。国王见了，心惊道：“国师休与他赌斗了，让他去罢。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听说，与沙僧微微冷笑道：“还不知他是会吃桃子的

积年哩。”

正话间，只见那虎力大仙从文华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这和尚有搬运抵物之术，抬上柜来，我破他术法，与他再猜。”国王道：“国师还要猜甚？”虎力道：“术法只抵得物件，却不抵得人身。将这道童藏在里面，管教他抵换不得。”这小童果藏在柜里，掩上柜盖，抬将下去，教：“那和尚再猜，这三番是甚宝贝。”三藏道：“又来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飞去，钻入里面，见是一个小童儿。好大圣，他却有见识。果然是腾那天下少，似这伶俐世间稀。他就摇身一变，变作个老道士一般容貌。进柜里，叫声“徒弟”。童儿道：“师父，你从哪里来的？”行者道：“我使遁法来的。”童儿道：“你来有甚教诲？”行者道：“那和尚看见你进柜来了，他若猜个道童，却又不输了？是特来和你计较计较，剃了头，我们猜和尚罢。”童儿道：“但凭师父处治，只要我们赢他便了。若是再输与他，不但低了声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说得是。我儿过来。赢了他，我重重赏你。”将金箍棒就变作一把剃头刀，搂抱着那童儿，口里叫道：“乖乖，忍着疼，莫放声，等我与你剃头。”须臾，剃下发来，窝作一团，塞在那柜脚绉络里。收了刀儿，摸着他的光头道：“我儿，头便象个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脱下来，我与你变一变。”那道童穿的一领葱白色云头花绢绣锦沿边的鹤氅，真个脱下来，被行者吹一口仙气，叫

“变”，即〔变〕做一件土黄色的直裰儿，与他穿了。却又拔下两根毫毛，变作一个木鱼儿，递在他手里道：“徒弟，须听着。但叫道童，千万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与我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一卷佛经钻出来，方得成功也。”童儿道：“我只会念《三官经》、《北斗经》、《消灾经》。”行者道：“你可会念佛？”童儿道：“阿弥陀佛，那个不会念？”行者道：“也罢，也罢，就念佛，省得我又教你。切记着，我去也。”还变螭螻虫，钻出去，飞在唐僧耳轮边道：“师父。你只猜是个和尚。”三藏道：“这番也准赢了。”行者道：“你怎么定得？”三藏道：“经上有云，佛、法、僧三宝。和尚却也一宝。”

正说处，只见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个道童。”只管叫，他那里肯出来。三藏合掌道：“是个和尚。”八戒尽力高叫道：“柜里是个和尚。”那童儿忽的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喜得那两班文武，齐声喝采。唬得那三个道士，拈口无言。国王道：“这和尚足有神鬼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做和尚？纵有待诏跟进去，也只剃得头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体，口里又会念佛？国师呵，让他去罢。”

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贫道将钟南山幼时学的武艺，索性与他赌一赌。”国王道：“有甚么武艺？”虎力道：“弟兄三个，都有些神通。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剖腹剜心，还再长完；滚油锅里，又

能洗澡。”国王大惊道：“此三事，都是寻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才敢出此朗言，断要与他赌个才休。”那国王叫道：“东土的和尚，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与你赌砍头剖腹，下滚油锅洗澡哩。”

行者正变作螭螻虫，往来报事。忽听此言，即收了毫毛，现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八戒道：“这三件都是丧性命的事，怎么说买卖上门？”行者道：“你还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象这等变化腾那也够了，怎么还有这等本事？”行者道：“我啊：

砍下头来能说话，剃了臂膊打得人。

斩去腿脚会走路，剖腹还平妙绝伦。

就似人家包匾食，一捻一个就囫囵。

油锅洗澡更容易，只当温汤涤垢尘。”

八戒、沙僧闻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会砍头。”国王道：“你怎么会砍头？”行者道：“我当年在寺里修行，曾遇着一个方上禅和子，教我一个砍头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试试新。”国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头那里好试新？头乃六阳之首，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方才出得我们之气。”那昏君信他言语，即传旨，教设杀场。

一声传旨，即有羽林军三千，摆列朝门之外。国王教：“和尚先去砍头。”行者欣然应道：“我先去，我先

去。”拱着手，高呼道：“国师，恕大胆，占先了。”拽回头，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哑，仔细些，那里不是耍处。”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去来。”那大圣径至杀场里面。被刽子手挝住了，捆做一团。按在那土墩高处，只听喊一声“开刀”，搜的把个头砍将下来。又被刽子手一脚跌了去，好似滚西瓜一般，滚有三四十步远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听得肚里叫声：“头来。”慌得鹿力大仙见有这般手段，即念咒语，教本坊土地神祇：“将人头扯住，待我赢了和尚，奏了国王，与你把小祠堂盖作大庙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来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唤，暗中真个把行者头按住了。行者又叫声：“头来。”那头一似生根，莫想得动。行者心焦，捻着拳，挣了一挣，将捆的绳子就皆挣断，喝声：“长。”搜的腔子内长出一个头来。唬得那刽子手，个个心惊；羽林军，人人胆战。那监斩官急走入朝奏道：“万岁，那小和尚砍了头，又长出一颗来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还有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个头哩。”说不了，行者走来，叫声：“师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么？”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疮药么？”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呆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挣挣道：“妙哉，妙哉。却也长得安全，截疤儿也没些儿。”

兄弟们正都欢喜，又听得国王叫领关文：“赦你无罪。快去，快去。”行者道：“关文虽领，必须国师也赴法场砍头，也当试新去来。”国王道：“大国师，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与他赌胜，且莫唬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几个刽子手，也捆翻在地，幌一幌，把头砍下，一脚也跌将去，滚了有三十余步，他腔子里也不出血，也叫一声：“头来。”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条黄犬，跑入场中，把那道士头，一口衔来，径跑到御水河边丢下，不题。

却说那道士连叫三声，人头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长得出来？腔子中，骨都都红光进出。可怜空有唤雨呼风法，怎比长生果正仙？须臾，倒在尘埃。众人观看，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

那监斩官又来奏：“万岁，大国师砍下头来，不能长出，死在尘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国王闻奏，大惊失色。目不转睛，看那两个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师兄已是命倒禄绝了，如何是只黄虎！这都是那和尚惫愆，使的掩样法儿，将我师兄变作畜类。我今定不饶他，定要与他赌那剖腹剜心。”

国王听说，方才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二国师还要与你赌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烟火食，前日西来，忽遇斋公家劝饭，多吃了几个馍馍。这几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虫。正欲借陛下之刀，剖开肚皮，拿出脏腑，

洗净脾胃，方好上西天见佛。”国王听说，教：“拿他赴曹。”那许多人搀的搀，扯的扯。行者展脱手道：“不用人搀，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许缚手，我好用手洗刷脏腑。”国王传旨，教：“莫绑他手。”

行者摇摇摆摆，径至杀场。将身靠着大桩，解开衣带，露出肚腹。那刽子手将一条绳套在他膊项上，一条绳扎住他的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割，搯个窟窿。这行者双手爬开肚腹，拿出肠脏来，一条条理勾多时，依然安在里面。照旧盘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气，叫“长”，依然长合。国王大惊，将他那关文捧在手中道：“圣僧，莫误西行，与你关文去罢。”行者笑道：“关文小可，也请二国师剖剖剌剌，何如？”国王对鹿力说：“这事不与寡人相干，是你要与他做对头的。请去，请去。”鹿力道：“宽心，料我决不输与他。”

你看他也象孙大圣，摇摇摆摆，径入杀场，被刽子手套上绳，将牛耳短刀，唿喇的一声，割开肚腹。他也拿出肝肠，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只饿鹰，展开翅爪，搜的把他五脏心肝，尽情抓去，不知飞向何方受用。这道士弄做一个空腔破肚淋漓鬼，少脏无肠浪荡魂。那刽子手蹬倒大桩，拖尸来看，呀，原来是一只白毛角鹿。

慌得那监斩官又来奏道：“二国师晦气，正剖腹时，被一只饿鹰将脏腑肝肠都刁去了，死在那里。原身是个白

毛角鹿也。”国王害怕道：“怎么是个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师兄既死，如何得现兽形？这都是那和尚弄术法，坐害我等。等我与师兄报仇者。”国王道：“你有甚么法力赢他？”羊力道：“我与他赌下滚油锅洗澡。”国王便教取一口大锅，满贮香油，教他两个赌去。行者道：“多承下顾。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这两日皮肤燥痒，好歹荡荡去。”

那当驾官果安下油锅，架起干柴，燃着烈火，将油烧滚，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国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脱衣服，似这般叉着手，下去打个滚，就起来，不许污坏了衣服，若有一点油腻，算输。武洗，要取一张衣架，一条毛巾，脱了衣服，跳将下去，任意翻筋斗，竖蜻蜓，当耍而洗也。”国王对羊力说：“你要与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药炼过的，隔油。武洗罢。”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胆，屡次占先了。”你看他脱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将身一纵，跳在锅内，翻波斗浪，就似负水一般顽耍。八戒见了，咬着指头，对沙僧道：“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平时间剿言讪语，斗他耍子，怎知他有这般真实本事。”他两个唧唧啾啾，夸奖不尽。行者望见心疑道：“那呆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劳拙者闲。老孙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捆一绳，看他可怕。”正洗浴，打个余子，淬在油锅底上，变作个枣核钉儿，再也不起

来了。

那监斩官近前又奏：“万岁，小和尚被滚油烹死了。”国王大喜，教捞上骨骸来看。刽子手将一把铁笊篱，在油锅里捞。原来那笊篱眼稀，行者变得钉小，往往来来，从眼孔漏下去了，那里捞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炼化了。”

国王教：“拿三个和尚下去。”两边校尉见八戒面凶，先揪翻，把背心捆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贫僧一时。我那个徒弟，自从归教，历历有功。今日冲撞国师，死在油锅之内，奈何先死者为神，我贫僧怎敢贪生。正是天下官员，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岂敢不死。只望宽恩，赐我半盏凉浆水饭，三张纸马，容到油锅前烧此一陌纸，也表我师徒一念，那时再领罪也。”国王闻言道：“也是，那中华人多有义气。”命取些浆饭、黄钱与他。果然取了，递与唐僧。

唐僧教沙和尚同去。行至阶下，有几个校尉，把八戒揪着耳朵，拉在锅边。三藏对锅祝曰：“徒弟孙悟空：

自从受戒拜禅林，护我西来恩爱深。

指望同时成大道，何期今日你归阴。

生前只为求经意，死后还存念佛心。

万里英魂须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听见道：“师父，不是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浆饭，等我祷。”那呆子捆在地，气呼呼的道：

“闯祸的泼猴子，无知的弼马温。该死的泼猴子，油烹的弼马温。猴儿了帐，马温断根。”

孙行者在油锅底上，听得那呆子乱骂，忍不住现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锅底道：“饕糟的夯货，你骂那个哩？”唐僧见了道：“徒弟，唬杀我也。”沙僧道：“大哥干净推佯死惯了。”慌得那两班文武，上前来奏道：“万岁，那和尚不曾死，又在油锅里钻出来了。”监斩官恐怕虚逛朝廷，却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来显魂哩。”行者闻言大怒，跳出锅来，揩了油腻，穿上衣服，掣出棒，挝过监斩官，着头一下，打做了肉团，道：“我显甚么魂哩。”唬得众官连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国王走下龙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国师也下下油锅去。”那皇帝战战兢兢道：“三国师，你救朕之命，便下锅去，莫教和尚打我。”

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脱了衣服，跳下油锅，也那般支吾洗浴。

行者放了国王，近油锅边，叫烧火的添柴，却伸手探了一把。啞！那滚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时滚热，他洗时却冷。我晓得了，这不知是那个龙王，在此护持他哩。”急纵身跳在空中，念声“唵”字咒语，把那北海龙王唤来：“我把你这个带角的蚯蚓，有鳞的泥鳅，你怎么助道士，冷龙护住锅底，教他显圣赢我？”唬得那龙王喏

啫连声道：“敖顺不敢相助。大圣原来不知。这个孽畜，苦修行了一场，脱得本壳，却只是五雷法真受，其余都蹊了傍门，难归仙道。这个是他小茅山学来的大开剥。那两个已是大圣破了他法，现了本相。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炼的冷龙，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耍子，怎瞞得大圣。小龙如今就收了他冷龙，管教他骨碎皮焦，显甚么手段。”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龙王化一阵狂风，到油锅边，将冷龙捉下海去，不题。

行者下来，与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见那道士在滚油锅里打挣，爬不出来。滑了一跌，霎时间骨脱皮焦肉烂。

监斩官又来奏道：“万岁，三国师炸化了也。”那国王满眼垂泪，手扑着御案，放声大哭道：

“人身难得果然难，不遇真传莫炼丹。

空有驱神咒水术，却无延寿保生丸。

圆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机命不安。

早觉这般轻折挫，何如秘食稳居山。”

这正是：

点金炼汞成何济，唤雨呼风总是空。

毕竟不知师徒们怎的维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却说那国王倚着龙床，泪如泉涌，只哭到天晚不住。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么这等昏乱。见放着那道士的尸骸，一个是虎，一个是鹿，那羊力是一个羚羊。不信时，捞上骨头来看，那里人有那样骷髅？他本是成精的山兽，同心到此害你。因见气数还旺，不敢下手。若再过二年，你气数衰败，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儿尽属他了。幸我等早来，除妖邪救了你命。你还哭甚，哭甚。急打发关文，送我出去。”国王闻此，方才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黄虎，油锅里果是羊骨。圣僧之言，不可不听。”国王道：“既是这等，感谢圣僧。今日天晚，教太师且请圣僧至智渊寺。明日早朝，大开东阁，教光禄寺安排素净筵宴酬谢。”果送至寺里安歇。次日五更时候，国王设朝，聚集多官，传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门各路张挂。”一壁厢大排筵宴，摆驾出朝，至智渊寺门外，请了三藏等，共入东阁赴宴，不在话下。

却说那脱命的和尚闻有招僧榜，个个欣然，都入城来，寻孙大圣交纳毫毛谢恩。这长老散了宴，那国王换了关文，同皇后嫔妃，两班文武，送出朝门。只见那些和尚跪拜道旁，口称：“齐天大圣爷爷，我等是沙滩上脱命僧人。闻知爷爷扫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来交纳毫毛，叩谢天恩。”行者笑道：“汝等来了几何？”僧人道：“五百名，半个不少。”行者将身一抖，收了毫毛。对君臣僧俗人说道：“这些和尚，实是老孙放了。车辆是老孙运转双关，穿夹脊，摔碎了。那两个妖道也是老孙打死了。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道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国王依言，感谢不尽，遂送唐僧出城去讫。

这一去，只为殷勤经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不觉的春尽夏残，又是秋光天气。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马道：“徒弟，今宵何处安身也？”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三藏道：“在家人怎么？出家人怎么？”行者道：“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怀中抱子，脚后蹬妻，自自在在睡觉。我等出家人，那里能勾。便是要带月披星，餐风宿水，在路且行，无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峻峻，我挑着重担，着实难走，须要寻个去处，好眠一觉，养养精神，明日方好捱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

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师徒们没奈何，只得相随行者往前。又行不多时，只听得滔滔浪响。八戒道：“罢了。来到尽头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挡住也。”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八戒道：“等我试之，看深浅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乱谈。水之浅深，如何试得。”八戒道：“寻一个鹅卵石，抛在当中。若是溅起水泡来，是浅。若是骨都都沉下有声，是深。”行者道：“你去试试看。”那呆子在路旁摸了一块石头，望水中抛去，只听得骨都都泛起鱼津，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虽试得深浅，却不知有多少宽阔。”八戒道：“这个却不知，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圣，纵筋斗云，跳在空中，定睛观看。但见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

灵派吞华岳，长流贯百川。

千层汹浪滚，万迭峻波颠。

岸口无渔火，沙头有鹭眠。

茫然浑似海，一望更无边。

急收云头，按落河边，道：“师父，宽哩，宽哩，去不得。老孙火眼金睛，白日里常看千里，凶吉晓得是。夜里也还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见边岸，怎定得宽阔之数？”

三藏大惊，口不能言，声音哽咽道：“徒弟呵，似这等怎了？”沙僧道：“师父莫哭。你看那水边立的，可不是

个人么？”行者道：“想是扳辘的渔人，等我问他去来。”拿了铁棒，两三步跑到面前看处，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个篆文大字，下边两行，有十个小字。三个大字，乃“通天河”。十个小字，乃“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行者叫：“师父，你来看看。”三藏看见，滴泪道：“徒弟哑，我当年别了长安，只说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遥。”八戒道：“师父，你且听，是那里鼓钹声音？想是做斋的人家。我们且去赶些斋饭吃，问个渡口寻舡，明日过去罢。”三藏马上听得，果然有鼓钹声。“却不是道家乐器，足是我僧家举事。我等去来。”行者在前面引马，一行闻响而来。那里有甚正路，没高没低，漫过沙滩，望见一簇人家住处，约摸有四五百家，却也都住得好。但见：

倚山通路，傍岸临溪。处处柴扉掩，家家竹院关。沙头宿鹭梦魂清，柳外啼鹃喉舌冷。短笛无声，寒砧不韵。红蓼枝摇月，黄芦叶斗风。陌头村犬吠疏篱，渡口老渔眠钓艇。灯火稀，人烟静，半空皎月如悬镜。忽闻一阵白蘋香，却是西风隔岸送。

三藏下马，只见那路头上有一家儿，门外竖一首幢幡，内里有灯烛荧煌，香烟馥郁。三藏道：“悟空，此处比那山凹河边，却是不同。在人间屋檐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稳睡。你都莫来，让我先到那斋公门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泼。汝等

脸嘴丑陋，只恐唬了人，闯出祸来，却倒无住处矣。”行者道：“说得有理。请师父先去，我们在此守待。”

那长老才摘了斗笠，光着头，抖抖褊衫，拖着锡杖，径来到人家门外。见那门半开半掩，三藏不敢擅入。聊站片时，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项下挂着数珠，口念阿弥陀佛，径自来关门。慌得这长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贫僧问讯了。”那老者还礼道：“你这和尚，却来迟了。”三藏道：“怎么说？”老者道：“来迟无物了。早来啊，我舍下斋僧，尽饱吃饭，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铜钱十文。你怎么这时才来？”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贫僧不是赶斋的。”老者道：“既不赶斋，来此何干？”三藏道：“我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处，天色已晚。听得府上鼓钹之声，特来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那老者摇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诳语。东土大唐，到我这里，有五万四千里路。你这等单身，如何来得？”三藏道：“老施主见得最是。但我还有三个小徒，逢山开路，过水叠桥，保护贫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来？”教：“请，请，我舍下有处安歇。”三藏回头，叫声：“徒弟，这里来。”

那行者本来性急，八戒生来粗鲁，沙僧却也莽撞，三个人听得师父招呼，牵着马，挑着担，不问好歹，一阵风闯将进去。那老者看见，唬得跌倒在地，口里只说是“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三藏搀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

怪，是我徒弟。”老者战兢兢道：“这般好俊师父，怎么寻这样丑徒弟？”三藏道：“虽然相貌不终，却倒会降龙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唐僧慢走。

却说那三个凶顽，闯入厅房上，拴了马，丢下行李。那厅中原有几个和尚念经。八戒掬着长嘴，喝道：“那和尚，念的是甚么经？”那些和尚，听见问了一声，忽然抬头：

观看外来人，嘴长耳朵大。
身粗背膊宽，声响如雷咋。
行者与沙僧，容貌更丑陋。
厅堂几众僧，无人不害怕。
阍黎还念经，班首教行罢。
难顾磬和铃，佛像且丢下。
一齐吹息灯，惊散光乍乍。
跌跌与爬爬，门槛何曾跨。
你头撞我头，似倒葫芦架。
清清好道场，翻成大笑话。

这兄弟三人，见那些人跌跌爬爬，鼓着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惧，磕头撞脑，各顾性命，通跑净了。三藏搀那老者，到厅堂上，灯火全无，三人嘻嘻哈哈的还笑。唐僧骂道：“这泼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诲，日日叮咛。古人云：‘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这般撒泼，诚为至下至愚之类。

走进门不知高低，唬倒了老施主，惊散了念经僧，把人家好事都搅坏了，却不是堕罪与我？”说得他们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头作礼道：“老爷，没大事，没大事，才然关了灯，散了花，佛事将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帐，摆出满散的斋来，我们吃了睡觉。”老者叫：“掌灯来，掌灯来。”家里人听得，大惊小怪道：“厅上念经，有许多香烛，如何又教掌灯？”几个童仆出来看时，这个黑洞洞的，即便点火把灯笼，一拥而至。忽抬头见八戒、沙僧，慌得丢了火把，忽抽身关了中门。往里嚷道：“妖怪来了，妖怪来了。”

行者拿起火把，点上灯烛，扯过一张交椅，请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们坐在两旁。那老者坐在前面。正叙坐间，只听得里面门开处，又走出一个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么邪魔，黑夜里来我善门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门后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东土大唐取经的罗汉。徒弟们相貌虽凶，果然是相恶人善。”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与他四位行礼。礼毕，也坐了面前，叫：“看茶来。排斋。”连叫数声，几个僮仆，战战兢兢，不敢拢身。

八戒忍不住，问道：“老者，你这盛价，两边走怎的？”老者道：“教他们捧斋来侍奉老爷。”八戒道：“几个人伏侍？”老者道：“八个人。”八戒道：“这八个人伏侍那个？”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师

父，只消一个人；毛脸雷公嘴的，只消两个人；那晦气脸的，要八个人；我得二十个人伏侍方彀。”老者见说，问道：“想是你的食肠大些？”八戒道：“也将就看得过。”老者道：“我家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来。

那和尚与老者，一问一答的讲话，众人方才不怕。却将上面排了一张桌，请唐僧上坐。两边摆了三张桌，请他三位坐。前面一张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后是面饭、米饭、闲食、粉汤，排得齐齐整整。唐长老举起箸来，先念一卷《启斋经》。那呆子一则有些急吞，二来有些饿了，那里等唐僧经完，拿过红漆木碗来，把一碗白米饭，扑的丢下口去，就了了。傍边小的道：“这位老爷忒没算计，不笼馒头，怎的把饭笼了，却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笼，吃了。”小的道：“你不曾举口，怎么就吃了？”八戒道：“儿子们便说谎。分明吃了，不信，再吃与你看。”那小的们又端了碗，盛一碗递与八戒。呆子幌一幌，又丢下口去就了了。众僮仆见了道：“爷爷哑，你是磨砖砌的喉咙，着实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经还未完，他已五六碗过手了。然后却才同举箸，一齐吃斋。呆子不论米饭面饭，果品闲食，只情一捞，乱噎，口里还嚷：“添饭，添饭。”渐渐不见来了。行者叫道：“贤弟，少吃些罢。也强似在山凹里忍饿，将就彀得半饱也好了。”八戒道：“嘴脸。常言道，斋僧不饱，不如

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火，莫睬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瞒老爷说。白日里倒也不怕，似这大肚子长老，也斋得起百十众。只是晚了，收了残斋，只蒸得一石面饭、五斗米饭，与几桌素食，要请几个亲邻与众僧们散福。不期你列位来，唬得众僧跑了，连亲邻也不曾敢请，尽数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饱，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

话毕，收了家火桌席。三藏拱身，谢了斋供。才问：“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陈。”三藏合掌道：“这是我贫僧华宗了。”老者道：“老爷也姓陈？”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陈。请问适才做的甚么斋事？”八戒笑道：“师父问他怎的，岂不知道？必然是青苗斋、平安斋、了场斋罢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问：“端的为何？”老者道：“是一场预修亡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没眼力。我们是扯谎架桥，哄人的大王。你怎么把这谎话哄我，和尚家岂不知斋事？只有个预修寄库斋、预修填还斋，那里有个预修亡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亡斋？”行者闻言，暗喜道：“这呆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错说了。怎么叫做预修亡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经，怎么不走正路，却踉到我这里来？”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见一股水挡住，不能得渡。因闻鼓钹之声，特来造府借宿。”老者道：“你们到水边，可曾见些甚么？”行者道：“止见一面石碑，上书‘通天河’三字，下书‘径

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十字，再无别物。”老者道：“再往上崖走走，好的离那碑记只有里许，有一座灵感大王庙，你不曾见？”行者道：“未见。请公公说说，何为灵感？”那两个老者一齐垂泪道：“老爷啊，那大王：

感应一方兴庙宇，威灵千里佑黎民。

年年庄上施甘雨，岁岁村中落庆云。”

行者道：“施甘雨，落庆云，也是好意思，你却怎么伤情烦恼，何也？”那老者蹬脚捶胸，恨了一声道：“老爷呵！

虽则恩多还有怨，总然慈惠却伤人。

只因好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么？”老者哭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轮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们这里，有百家人家居住。此处属车迟国元会县所管，唤做陈家庄。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猪羊牲醴供献他。他一顿吃了，保我们风调雨顺。若不祭赛，就来降祸生灾。”行者道：“你府上几位令郎？”二老捶胸道：“可怜，可怜。说甚么令郎，羞杀我等。这个是我舍弟，名唤陈清。老拙叫做陈澄。我今年六十三岁，他今年五十八岁，儿女上都艰难。我五十岁上还没儿子，亲友们劝我纳了一妾。没奈何，寻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才交八岁，取名唤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贵名，怎么叫做一秤金？”老者道：“只因儿女艰难，修桥补路，建寺立塔，布施斋僧，有一本帐目，那里使三两，那

里使四两，到生女之年，却好用过有三十斤黄金。三十斤为一秤，所以唤做一秤金。”行者道：“那个的儿子么？”老者道：“舍弟有个儿子，也是偏出，今年七岁了，取名唤做陈关保。”行者问：“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养关圣爷爷，因在关爷之位下求得这个儿子，故名关保。我兄弟二人，年岁百二，止得这两人种，不期轮次到我家祭赛，所以不敢不献。故此父子之情，难割难舍，先与孩子做个超生道场。故曰预修亡斋者，此也。”

三藏闻言，止不住腮边泪下，道：“这正是古人云黄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没儿人。”行者笑道：“等我再问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当？”二老道：“颇有些儿，水田有四五十顷，旱田有六七十顷，草场有八九十处。水黄牛有二三百头，驴马有三二十匹，猪羊鸡鹅无数。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陈粮，穿不了的衣服。家财产业，也尽得数。”行者道：“你这等家业，也亏你省将起来的。”老者道：“怎见我省？”行者道：“既有这家私，怎么舍得亲生儿女祭赛？拚了五十两银子，可买一个童男；拚了一百两银子，可买一个童女。连绞缠不过二百两之数，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却不是好？”二老滴泪道：“老爷，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灵感，常来我们人家行走。”行者道：“他来行走，你们看见他是甚么嘴脸？有几多长短？”二老道：“不见其形，只闻得一阵香风，就知是大王爷爷来了，即忙满斗焚香，老少望风下拜。他把我们这人家，匙大碗小

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时年月，他都记得。只要亲生儿女，他方受用。不要说二三百两没处买，就是几千万两，也没处买这般一模一样同年同月的儿女。”

行者道：“原来这等。也罢，也罢。你且抱你令郎出来，我看看。”那陈清急入里面，将关保儿抱出厅上，放在灯前。小孩儿那知死活，笼着两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着耍子。行者见了，默默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变作那关保儿一般模样。两个孩儿，搀着手，在灯前跳舞，唬得那老者慌忙跪下。唐僧道：“老爷，不当人子，不当人子。”这老者道：“才然说话，怎么就变作我儿一般模样。叫他一声，齐应齐走，却折了我们年寿。请现本相，请现本相。”行者把脸抹了一把，现了本相。那老者跪在面前道：“老爷原来有这样本事。”行者笑道：“可象你儿子么？”老者道：“象，象，象。果然一般嘴脸，一般声音，一般衣服，一般长短。”行者道：“你还没细〔看〕哩。取秤来称称，可与他一般轻重。”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这等可祭赛得过么？”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过了。”

行者道：“我今替这个孩儿性命，留下你家香烟后代，我去祭赛那大王去也。”那陈清跪地磕头道：“老爷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银一千两，与唐老爷做盘缠，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谢谢老孙？”老者道：“你已替祭，没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没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

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从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与你祭赛去。”

那陈清只管磕头相谢，又允送银五百两。惟陈澄也不磕头，也不说谢，只是倚着那屏门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老大，你这不允我，不谢我，想是舍不得你女儿么？”陈澄才跪下道：“是舍不得。敢蒙老爷盛情，救替了我侄子也彀了。但只是老拙无儿，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后，他也哭得痛切，怎么舍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饭，整治些好素菜，与我那长嘴师父吃。教他变作你的女儿，我兄弟同去祭赛。索性行个阴骘，救你两个儿女性命，如何？”那八戒听得此言，心中大惊，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攀扯我。”行者道：“贤弟，常言道：鸡儿不吃无功之食。你我进门，感承盛斋，你还嚷吃不饱哩，怎么就不与人家救些患难？”八戒道：“哥啊，变化的事情，我却不会哩。”行者道：“你也三十六般变化，怎么不会？”三藏呼：“悟能，你师兄说得最是，处得甚当。常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则感谢厚情，二来当积阴德。况凉夜无事，你兄弟耍耍去来。”八戒道：“你看师父说的话。我只会变山、变树、变石头、变赖象、变水牛、变大肚汉还可。若变小女儿，有几分难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爱来看看。”陈澄急入里边，抱将一秤金女儿，到了厅上。一家子，妻

妾大小，不拘老幼内外，都出来磕头礼拜，只请救孩儿性命。那女儿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红闪黄的纁丝袄，上套着一件官绿缎子棋盘领的披风；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侧下踏一双虾蟆头浅红纁丝鞋；腿上穿两只绀金膝裤儿。也拿着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这就是女孩儿。你快变的象他，我们祭赛去。”八戒道：“哥哑，似这般小巧俊秀，怎变？”行者叫：“快些，莫讨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变了看。”

这呆子念动咒语，把头摇了几摇，叫“变”，真个变过头来，就也象女孩儿面目。只是呆子胖大，郎伉不象。行者笑道：“再变变。”八戒道：“凭你打了罢。变不过来，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头的头，和尚的身子？弄的这等不男不女，却怎生是好？你可布起罡来。”他就吹他一口仙气，果然即时把身子变过，与那女儿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带你宝眷同令郎令爱进去，不要错了。一会家，我兄弟躲懒讨乖，走进去时难识认。你将好果子与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时知觉，走了风讯。等我两人耍子去也。”

好大圣，分付沙僧保护唐僧：“我变作陈关保，八戒变作一秤金。”二人俱停当了，却问：“怎么供献？还是捆了去，是绑了去？蒸熟了去，是剁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没这个本事。”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两个红漆丹盘，请二位坐在盘内，放在桌子上，着

两个后生，抬一张桌子，把你们抬上庙去。”行者道：“好，好，好。拿盘子出来，我们试试。”那老者即取出两个丹盘。行者与八戒坐上，四个后生，抬起两张桌子，往天井里走走儿，又抬回放在堂上。行者欢喜道：“八戒，相这般子走走耍耍，我们也是上台盘的和尚了。”八戒道：“若是抬了去，还抬回来，两头抬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抬到庙里，就要吃哩，这个却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着我。划着吃我时，你就走了罢。”八戒道：“知他怎么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赛时，我这里有胆大的，钻在庙后，或在供桌底下，看见他先吃童男，后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谈论，只听得锣鼓喧天，灯火照耀，打开前门，叫：“抬出童男童女来。”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个后生将他二人抬将出去。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将猪羊牲醴与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将童男女设在上首。行者回头，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正面一个金字牌位，上写“灵感大王之神”，更无别的神像。众信摆列停当，一齐朝上叩头道：“大王爷爷，今年，今月，今日，今时，陈家庄祭主陈澄等众信，年甲不齐，谨遵年例，供献童男一名陈关保，童女一名陈一秤金，猪羊牲醴如数，奉上大王享用。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罢，烧了纸马，各回本宅不题。

那八戒见人散了，对行者道：“我们家去罢。”行者道：“你家在那里？”八戒道：“往老陈家睡觉去。”行者道：“呆子，又乱谈了。既允了他，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呆子，反说我是呆子，只哄他要便要罢，怎么就与他祭赛，当起真来。”行者道：“莫胡说。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

不然，又教他降灾貽害，反为不美。”

正说间，只听得呼呼风响。八戒道：“不好了。风响是那话儿来了。”行者只叫：“莫言语，等我答应。”顷刻间，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样：

金甲金盔灿烂新，腰缠宝带绕红云。
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锯齿分。
足下烟霞飘荡荡，身边雾蔼暖薰薰。
行时阵阵阴风冷，立处层层煞气温。
却似卷帘扶驾将，有如镇寺大门神。

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问，庄头是陈澄、陈清家。”那怪闻答，心中疑似道：“这童男胆大，言谈伶俐。常来供养受用的，问一声不言语。再问声，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怪物不敢来拿。又问：“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陈关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这祭赛乃常年旧规，如今供献我，当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请自在受用。”怪物听说，又不敢动手，拦住门喝道：“你莫顶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还照旧罢，不要吃坏例子。”

那怪不容分说，放开手就捉八戒。呆子扑的跳下来，现了本相，掣钉钯，劈手一筑，那怪物缩了手，往前就走。只听得咣的一声响，八戒道：“筑破甲了。”行者也现

本相看处，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喝声“赶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来赴会，不曾带得兵器，空手在云端里问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坏了我的名声。”行者道：“这怪物原来不知。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三藏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昨因夜寓陈家，闻有邪魔，假号灵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赛，是我等慈悲，拯救生灵，捉你这泼物。趁早实实供来，一年吃两个童男女，你在这里称了几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个个算还我，饶你死罪。”那怪闻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钉钯，未曾打着。他化一阵狂风，钻入通天河内。

行者道：“不消赶他了。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设法拿他，送我师父过河。”八戒依言，径回庙里，把那猪羊祭礼，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此时唐长老、沙和尚，共陈家兄弟，正在厅中候信，忽见他二人将猪羊等物都丢在天井里。三藏迎来说道：“悟空，祭赛之事何如？”行者将那称名赶怪钻入河中之事，说了一遍。二老十分欢喜，即命打扫厢房，安排床铺，请他师徒就寝不题。

却说那怪得命，回归水内，坐在宫中，默默无言。水中大小眷族问道：“大王每年享祭，回来欢喜，怎么今年烦恼？”那怪道：“常年享毕，还带些余物与汝等受用，今日连我也不曾吃得。造化低，撞着一个对头，几乎伤了性命。”众水族问：“大王，是那个？”那怪道：“是一个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假变男女，坐在

庙里。我被他现出本相，险些儿伤了性命。一向闻得人讲，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不期他手下有这般徒弟。我被他坏了名声，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

那水族中，闪上一个班衣鳧婆，对怪物跬跬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难处。但不知捉住他，可赏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谋，合同用力，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共席享之。”鳧婆拜谢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搅海翻江之势力，不知可会降雪？”那怪道：“会降。”又道：“既会降雪，不知可会作冷结冰？”那怪道：“更会。”鳧婆鼓掌笑道：“如此，极易，极易。”那怪道：“你且将极易之功，讲来我听。”鳧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气，大王不必迟疑，趁早作法，起一阵寒风，下一阵大雪，把通天河尽皆冰结。着我等善变化者，变作几个人形，在于路口，背包持伞，担担推车，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看见如此人行，断然踏冰而渡。大王稳坐河心，待他脚踪响处，迸裂寒冰，连他那徒弟们一齐坠落水中，一股可得也。”那怪闻言，满心欢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长空兴风作雪，寒威凝冻成冰不题。

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将近天晓，师徒们衾寒枕冷。八戒咳歌打战睡不得，叫道：“师兄冷呵。”行者道：“你这呆子，忒不长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么怕

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无暖气，袖手似揣冰。此时败叶垂霜蕊，苍松挂冻铃。地裂因寒甚，池平为水凝。渔舟不见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孙喜炭增。征人须似铁，诗客笔如菱。皮袄犹嫌薄，貂裘尚恨轻。蒲团僵老衲，纸帐旅魂惊。绣被重裊褥，浑身战抖铃。”

师徒们都睡不得，爬起来穿了衣服，开门看处，呀！外面白茫茫的，原来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们害冷哩，却是这般大雪。”四人眼同观看，好雪。但见那：

彤云密布，惨雾重侵。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惨雾重侵，大雪纷纷盖地。真个是六出花，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那里得东郭履，袁安卧，孙康映读；更不见子猷舟，王恭氅，苏武餐毡。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砌，万里江山似玉团。柳絮漫桥，梨花盖舍。柳絮漫桥，桥边渔叟挂蓑衣；梨花盖舍，舍下野翁煨骨柎。客子难沽酒，苍头苦觅梅。洒洒潇潇裁蝶翅，飘飘荡荡剪鹅衣。团团滚滚随风势，叠叠层层道路迷。阵阵寒威穿小幕，飕飕冷气透幽帏。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那场雪，纷纷洒洒，果如剪玉飞绵。师徒们叹玩多时，只

见陈家老者，着两个僮仆，折开道路。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须臾，又送滚茶乳饼，又抬出炭火。俱到厢房，师徒们叙坐。长老问道：“老施主，贵处时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陈老笑道：“此间虽是僻地，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至于诸凡谷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岂有不分四时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时，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这般寒冷？”陈老道：“此时虽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节了。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东土不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

正话间，又见僮仆来安桌子，请吃粥。粥罢之后，雪比早间又大，须臾，平地有二尺来深。三藏心焦垂泪。陈老道：“老爷放心，莫见雪深忧虑。我舍下颇有几石粮食，供养得老爷们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摆大驾亲送出关。唐王御手擎杯奉饯，问道几时可回？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顺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经回国。自别后，今已七八个年头，还未见佛面，恐违了钦限，又怕的是妖魔凶狠，所以焦虑。今日有缘得寓潭府，昨夜愚徒们略施小惠报答，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陈老道：“老爷放心，正是多的日子过了，那里在这几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倾家费产，必处置送老爷过河。”

只见一僮又请进早斋。到厅上吃毕。叙不多时，又午

斋相继而进。三藏见品物丰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见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陈老道：“老爷，感蒙替祭救命之恩，虽逐日设筵奉款，也难酬难谢。”

此后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陈老见三藏不快，又打扫花园，大盆架火，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八戒笑道：“那老儿忒没算计。春二三月，好赏花园。这等大雪，又冷，赏玩何物。”行者道：“呆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静，一则游赏，二来与师父宽怀。”陈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请到园。但见：

景值三秋，风光如腊。苍松结玉蕊，衰柳挂银花。阶下玉苔堆粉屑，窗前翠竹吐琼芽。巧石山头，养鱼池内。巧石山头，削削尖峰排玉笋；养鱼池内，清清活水作水盘。临岸芙蓉娇色浅，旁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压倒；腊梅树，聊发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尽鹅毛堆积；放怀处，款客处，遣兴处，处处皆蝶翅铺漫。两边黄菊玉绡金，几树丹枫红间白；无数闲庭冷难到，且观雪洞冷如冰。那里边放一个兽面象足铜火盆，热烘烘炭火才生。那上下有几张虎皮搭苫漆交椅，软温温纸窗铺设。

那壁上挂几轴名公古画，却是那：

七贤过关，寒江独钓，叠嶂层峦困雪景；苏武餐毡，折梅逢使，琼林玉树写寒文。说不尽那家近水亭

鱼易买，雪迷山径酒难沽。真个可堪容膝处，算来何用访蓬壶？

众人观玩良久，就于雪洞里坐下，对邻叟道取经之事。又捧香茶饮毕。陈老问：“列位老爷，可饮酒么？”三藏道：“贫僧不饮，小徒略饮几杯素酒。”陈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炖暖酒，与列位汤寒。”那僮仆即抬桌围炉，与两个邻叟，各饮了几杯，收了家火。

不觉天色将晚，又仍请到厅上晚斋。只听得街上行人都说：“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冻住了。”三藏闻言道：“悟空，冻住河，我们怎生是好？”陈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边浅水处冻结。”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冻的似镜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听说有人走，就要去看。陈老道：“老爷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别却邻叟。又晚斋毕，依然歇在厢房。

及次日天晓，八戒起来道：“师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冻住也。”三藏迎着门，朝天礼拜道：“众位护教大神，弟子一向西来，虔心拜佛，苦历山川，更无一声报怨。今至于此，感得皇天佑助，结冻河水，弟子空心权谢，待得经回，奏上唐皇，竭诚酬答。”礼拜毕，遂教悟净备马，趁冰过河。陈老又道：“莫忙，待几日雪融冰解，老拙这里办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话，再住也不是话。口说无凭，耳闻不如眼见。我背了马，且请师父亲去看看。”陈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们，快去背我们

六匹马来。且莫背唐僧老爷马。”就有六个小价跟随。一行人径往河边来看，真个是：

雪积如山耸，云收破晓晴。寒凝楚塞千峰瘦，冰结江湖一片平。朔风凛凛，滑冻棱棱。池鱼偃密藻，野马恋枯槎。塞外征夫俱坠指，江头梢子乱敲牙。裂蛇腹，断鸟足，果然冰山千百尺。万壑冷浮银，一川寒浸玉。东方自信出僵蚕，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卧，光武渡，一夜溪桥连底固。曲沼结棱层，深渊重叠互。通天阔水更无波，皎洁冰漫如陆路。

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勒马观看，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问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陈老道：“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死生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数人一船，飘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冻住，故舍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亡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马匹，趁此层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应。

沙僧道：“师父啊，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赖陈府上，且再住几日，待天晴化冻，办船而过。忙中恐有错也。”三藏道：“悟净，怎么这等愚见。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冻解。此时乃八月，一日冷

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冻。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

八戒跳下马来：“你们且休讲闲口，等老猪试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呆子，前夜试水，能去抛石。如今冰冻重漫，怎生试得？”八戒道：“师兄不知。等我举钉钯钯他一下，假若筑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筑不动，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正是，说得有理。”那呆子撩衣拽步，走上河边，双手举钯，尽力一筑，只听扑的一声，筑了九个白迹，手也振得生疼。呆子笑道：“去得，去得。连底都钯住了。”

三藏闻言，十分欢喜。与众同回陈家，只教收拾走路。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做些烧饼馍馍相送。一家子磕头礼拜，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爷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饭之敬。”三藏摆手摇头，只是不受，道：“贫僧出家人，财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收了干粮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儿捻了一小块，约有四五钱重，递与唐僧道：“师父，也只当些衬钱，莫教空负二老之意。”

遂此相向而别。径至河边冰上，那马蹄滑了一滑，险些儿把三藏跌下马来。沙僧道：“师父，难行。”八戒道：“且住。问陈老官讨个稻草来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里得知，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免教跌下师父来也。”陈老在岸上听言，急命人家中取一

束稻草，却请唐僧上岸下马。八戒将草包裹马足，然后踏冰而行。

别陈老离河边，行有三四里远近。八戒将九环锡杖递与唐僧道：“师父，你横此在马上。”行者道：“这呆子奸诈。锡杖原是你拿的，如何又叫师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曾走过冰冻，不晓得。凡是冰冻之上，必有冷眼。倘或踹着冷眼，脱将下去，若没横担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如何钻得上来。须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这呆子倒是个积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长老横担着锡杖，行者横担着铁棒，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横着钉钯，师徒们放心前进。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干粮。却又不敢久停，对着星月光华，观的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马不停蹄。师徒们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干粮，望西又进。正行时，只听得冰底下扑喇喇一声响亮，险些儿唬倒了白马。三藏大惊道：“徒弟哑，怎么这般响亮？”八戒道：“这河忒也冻得结实，地冷响了。或者这半中间连底通锢住了也。”三藏闻言，又惊又喜，策马前进，趑行不题。

却说那妖邪自从回归水府，引众精在于水下。等候多时，只听得马蹄响处，他在底下弄个神通，之喇的进开冰冻，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三人尽皆脱下。那妖邪将三藏捉住，引群精径回水府。厉声高

叫：“鳅妹何在？”老鳅婆迎门施礼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贤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原说听从汝计，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今日果成妙计，捉了唐僧，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们，抬过案桌，磨快刀来，把这和尚剖腹剜心，剥皮剔肉。一壁厢响动乐器与贤妹共而食之，延寿长生也。”鳅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们寻来吵闹。且宁耐两日，让那厮不来寻，然后剖开，请大王上坐，众眷族环列吹弹歌舞，奉上大王，从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在宫后，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盖在中间不题。

却说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只见行者在半空中看见，问道：“师父何在？”八戒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区处。”原来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捻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那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道：“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兄弟即忙接出门外，果见衣裳还湿，道：“老爷们，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这样方休。怎么不见三藏老爷？”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二老垂泪道：“可怜，可怜。我说等雪融备舡相送，坚执不从，致令丧了性

命。”行者道：“老儿，莫替古人耽忧。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老孙知道，决然是那灵感大王弄法算计去了。你且放心，与我们浆浆衣服，晒晒关文，取草料喂着白马，等我弟兄寻着那厮，救出师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庶几永永得安生也。”陈老闻言，满心欢喜，即命安排斋供。兄弟三人饱餐一顿，将马匹、行囊，交与陈家看守。各整兵器，径赴水边寻师擒怪。正是：

误踏层冰伤本性，大舟脱漏怎周全？

毕竟不知怎么救得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道：“兄弟，你两个议定，那一个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还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下江，我须要捻着避水诀，或者变化甚么鱼蟹之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捻诀，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两个〔是〕惯水之人，所以要你两个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虽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变作甚么模样，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寻着妖怪的巢穴。你先进去打听打听，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假若不是这怪弄法，或者淹死师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须苦求，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行者道：“贤弟说得有理。你们那个驮我？”八戒暗喜道：“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来不会水，等老猪驮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

道：“哥哥，我驮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是，也好，你比悟净还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

沙僧剖开水路，兄弟们同入通天河内。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那呆子捉弄行者，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变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八戒正行，忽然打个躃踵，便故意把行者往前一掼，扑的跌了一跤。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却就飘上去，无影无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里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沙僧道：“不好，还得他来。他虽不知水性，他比我们乖巧。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道：“悟净，老孙在这里也。”沙僧听得，笑道：“罢了，这呆子是死了。你怎么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师父，上岸陪礼。你在那里做声？就诳杀我也。你请现原身出来，我驮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陪礼，爬起来与沙僧又进。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鼋之第”四个大字。沙僧道：“这壁厢是妖精住处，我两个不知虚实，就骂上门索战。”行者道：“悟净，那门里

外可有水么？”沙僧道：“无水。”行者道：“既无水，你再藏隐在左右，待老孙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却又摇身一变，变作个长脚虾婆，两三跳跳到门里。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众水族摆列两边，有个斑衣鳊婆坐于侧手，都商议要吃唐僧。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径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姆姆，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里？”虾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就奏乐享用也。”

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径直寻到宫后，看果有一个石匣，却像人家槽房里的猪槽，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量量只有六尺长短。却伏在上面，听了一会，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语，侧耳再听，〔那师父挫得牙响，喂了一声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时多少水灾缠。

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堕渺渊。

前遇黑河身有难，今逢冰解命归泉。

不知徒弟能来否，可得真经返故园？”

行者忍不住叫道：“师父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原。无土不生，无水不长。’老孙来了。”三藏闻得，道：“徒弟呵，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们擒住妖精，自教你脱难。”三藏道：“快些儿下手，

再停一日，几足闷杀我也。”行者道：“没事，没事。我也去。”急回头，蹉将出去，到门外现了原身，叫：“八戒。”那呆子与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骗了师父。师父未曾伤损，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你两个快早斗战，让老孙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个佯输，引他出水，待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们鉴貌辨色。”这行者捻着避水诀，钻出河中，停立岸边等候不题。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厉声高叫：“泼怪物，送我师父出来。”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大王，门外有人要师父哩。”妖邪道：“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教：“快取披挂兵器来。”众小妖连忙取出。妖邪结束了，执兵器在手，即命开门，走将出来。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见妖邪怎生披挂。好怪物，你看他：

头戴金盔晃且辉，身披金甲掣虹霓。
腰围宝带团珠翠，足踏烟黄靴样奇。
鼻准高隆如峤耸，天庭广阔若龙仪。
眼光闪烁圆还暴，牙齿钢锋尖又齐。
短发蓬松飘火焰，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铜锤。
一声尹啞门开处，响似三春惊蛰雷。
这等形容人世少，敢称灵显大王威。

妖邪出得门来，随后有百十个小妖，一个个轮枪舞剑，摆

开两哨，对八戒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这打不死的泼物！你前夜与我顶嘴，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你弄玄虚，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那妖邪道：“你这和尚，甚没道理。你变做一秤金，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我倒不曾吃你，反被你伤了我手背。已是让了你，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八戒道：“你既让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冻结坚冰，害我师父？快早送我师父出来，万事皆休。牙迸半个‘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钯，决不饶你。”妖邪闻言，微微冷笑，道：“这和尚卖此长舌，胡夸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摄你师父。你今嚷上门来，思量取讨，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时节，我因赴会，不曾带得兵器，误中你伤。你如今且休要走，我与你交战三合。三合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

八戒道：“好乖儿子，正是这等说。仔细看钯。”妖邪道：“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儿，你真个有些灵感，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会使钯，想是雇在那里种园，把他钉钯拐将来也。”八戒道：“儿子，我这钯，不是那筑地之钯。你看：

巨齿铸就如龙爪，细金妆来似蟒形。

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与圣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
轮动烟云遮日月，使开霞彩照分明。
筑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万龙惊。
饶你威灵有手段，一筑须教九窟窿。”

那个妖邪那里肯信，举铜锤劈头就打。八戒使钉钯架住道：“你这泼物，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会使铜锤，想是雇在那个银匠家扯炉，被你得了手，偷将出来的。”妖邪道：“这非打银之锤。你看：

九瓣攒成花骨朵，一竿虚孔万年青。
原来不比凡间物，出处还从仙苑名。
绿房紫萼瑶池老，素质清香碧沼生。
因我用功抟炼过，坚如钢锐彻通灵。
枪刀剑戟浑难赛，钺斧戈矛莫敢经。
纵让你钯能利刃，汤着吾锤迸折钉。”

沙和尚见他两个攀话，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云：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不要走，且吃我一杖。”妖邪使锤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么认得？”妖邪道：“你这模样像一个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认得我像个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么会使赶面杖？”沙僧骂道：“你这业障，是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间少，故此难知宝杖名。

出自月宫无影处，梭罗仙木琢磨成。
外边嵌宝霞光耀，内里钻金瑞气凝。
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
西方路上无知识，上界宫中有大名。
唤做降妖真宝杖，管教一下碎天灵。”

那妖邪不容分说，三人变脸。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

铜锤宝杖与钉钯，悟能悟净战妖邪。一个是天蓬临世界，一个是上将降天涯。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夸。有分有缘成大道，相生相克秉恒沙。土克水，水干见底；水生木，木旺开花。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土是母，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宝杖千丝彩绣佳。钯按阴阳分九曜，不明解数乱如麻。捐躯弃命因僧难，舍死忘生为释迦。致使铜锤忙不坠，左遮宝杖右遮钯。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不分胜败。猪八戒料道不得赢他，对沙僧丢了个眼色，二人诈败佯输，各拖兵器，回头就走。那怪教：“小的们，扎住在此，等我追赶上这厮，捉将来与汝等凑吃啞。”你看他如风吹败叶，似雨打残花，将他两个赶出水面。

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只看着河边水势。忽

然见波浪翻腾，喊声号吼，八戒先跳上岸道：“来了，来了。”沙僧也到岸边道：“来了，来了。”那妖邪随后叫：“那里走。”才出头，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闪身躲过，使铜锤急架相还。一个在河边涌浪，一个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经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个花，又淬于水里。遂此风平浪息。

行者回转高崖道：“兄弟们辛苦啊。”沙僧道：“哥啊，这妖精，他在岸上觉得不济，在水底也尽利害哩。我与二哥左右齐攻，只战得个两平，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行者道：“不必疑迟，恐被他伤了师父。”八戒道：“哥哥，我这一去哄他出来。你莫做声，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钻出头来，却使个捣蒜打，照他顶门上着着实实一下。纵然打不死他，好道也护疼发晕，却等老猪赶上一钯，管教他了帐。”行者道：“正是，正是。这叫做里迎外合，方可济事。”他两个复入水中不题。

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回归本宅。众妖接到宫中，鼍婆上前问道：“大王赶那两个和尚到那方来？”妖邪道：“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他两个跳上岸去，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我闪过与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住。战未三合，我却败回来也。”鼍婆道：“大王，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个毛脸雷公嘴，查耳朵，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鼍婆闻说，打了一个寒禁道：“大王呵，亏了你识俊，逃

了性命。若再三合，决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认得他。”妖邪道：“你认得他是谁？”鰲婆道：“我当年在东洋海内，曾闻得老龙王说他的名誉，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如今归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经，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大王，你怎么惹他？今后再莫与他战了。”

说不了，只见门里小妖来报：“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外索战哩。”妖精道：“贤妹所见甚长，再不出去，看他怎么。”急传令，教：“小的们，把门关紧了。正是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让他缠两日，性摊了回去时，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齐都搬石头，塞泥块，把门闭好。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钉钯筑门。那门已是紧闭塞关，莫想能勾。被他七八钯，筑破门扇，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高叠千层。沙僧见了道：“二哥，这怪物惧怕之甚，闭门而走，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与大哥计较去来。”八戒依言，径转东岸。

那行者半云半雾，提着铁棒等哩。看见他两个上来，不见妖怪，即按云头，迎至岸边，问道：“兄弟，那话儿怎么不上来？”沙僧道：“那妖物紧闭宅门，再不出来见面。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那里面都是些泥土石块实实的叠住了。故此不能得战，却来与哥哥计议，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行者道：“似这般却也无法可治。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待我去来。”八戒道：

“哥哥，你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姓甚名谁。寻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属，捉了他的四邻，却来此擒怪救师。”八戒笑道：“哥啊，这等干，只是忒费事，担搁了时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费事，不担搁。我去就来。”

好大圣，急纵祥光，躲离河口，径赴南海。那里消半个时辰，早望见落伽山不远。低下云头，径至普陀岩上。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与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财童子、捧玉龙女，一齐上前，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见菩萨。”众神道：“菩萨今早出洞，不许人随，自入竹林里观玩。知大圣今日必来，分付我等在此候接大圣，不可就见。请在翠岩前聊坐片时，待菩萨出来，自有道理。”行者依言，还未坐下，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孙大圣，前蒙盛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花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红孩儿，笑道：“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也。”

行者久等不见，心焦道：“列位与我传报一声，若迟了，恐伤吾师之命。”诸天道：“不敢报，菩萨分付，只等他自出来哩。”行者性急，那里等得，急耸身往里便走。噫！

这个美猴王，性急能鹤薄。

诸天留不住，要往里边踅。

拽步入深林，睁眼偷觑着。
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
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
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
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
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
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
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见了，忍不住厉声高叫道：“菩萨，弟子孙悟空志心朝礼。”菩萨教：“外面俟候。”行者叩头道：“菩萨，我师父有难，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萨道：“你且出去。待我出来。”行者不敢强，只得走出竹林，对众诸天道：“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么不坐莲台，不妆饰，不喜欢，在林里削箬做甚？”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妆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圣，必然为大圣有事。”行者没奈何，只得等候。

不多时，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悟空，我与你救唐僧去来。”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请菩萨着衣登座。”菩萨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萨撇下诸天，纵祥云腾空而去。孙大圣只得相随。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了。”说不了，到了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萨，我等

擅干；有罪，有罪。”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将篮子拴定，提着丝绦，半踏云彩，抛在河中，往上溜头扯着，口念颂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篮子，但见那篮里亮灼灼一尾金鱼，还斩眼动鳞。菩萨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师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师父？”菩萨道：“这篮儿里不是？”八戒与沙僧拜问道：“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萨道：“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根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行者道：“菩萨，既然如此，且待片时，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的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养。”菩萨道：“也罢，你快去叫来。”那八戒与沙僧，一齐飞跑至庄前，高呼道：“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一庄老幼男女，都向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内中有善图画者，传下影神，这才是鱼篮观音现身。当时菩萨自归南海。

八戒与沙僧，分开水路，径往那“水鼋之第”，找寻师父。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尽皆死烂。却入后宫，揭开石匣，驮着唐僧，出离波津，与众相见。那陈清兄弟，叩头称谢道：“老爷不依小人劝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

道：“不消说了。你们这里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赛。那大王已此除根，永无伤害。陈老儿，如今才好累你，快寻一只船儿，送我们过河去也。”那陈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众庄客闻得此言，无不喜舍。那个道：“我买桅蓬。”这个道：“我办篙浆。”有的说：“我出绳索。”有的说：“我雇水手。”

正都在河边上吵闹，忽听得河中间高叫：“孙大圣，不要打船，花费人家财物。我送你师徒们过去。”众人听说，个个心惊，胆小的走了回家，胆大的战兢兢贪看。须臾，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你道怎生模样：

方头人物非凡品，九助灵机号水仙。

曳尾能延千年寿，潜身静隐百川渊。

翻波跳浪冲江岸，向日朝风卧海边。

养气含灵真有道，多年粉盖赖头鼋。

那老鼋又叫：“大圣，不要打船，我送你师徒过去。”行者轮着铁棒道：“我把你这个孽畜。若到边前，这一棒就打死你。”老鼋道：“我感大圣之恩，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你怎么返要打我？”行者道：“与你有什么恩惠？”老鼋道：“大圣，你不知这底下‘水鼋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历代以来，祖上传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养成灵气，在此处修行，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立做一个‘水鼋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他赶潮头，来于此处，仗逞凶顽，与我争斗，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夺了我许多眷族。

我斗他不过，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圣至此搭救唐师父，请了观音菩萨扫净妖氛，收去怪物，将第宅还归于我。我如今团圞老小，再不须挨土帮泥，得居旧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今不但我等蒙恩，只这一庄上人，免得年年祭赛，全了多少人家儿女，此诚所谓一举而两得之恩也。敢不报答？”行者闻言，心中暗喜，收了铁棒，道：“你端的是真实之情么？”老鼋道：“因大圣恩德洪深，怎敢虚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赌咒。”那老鼋张着红口，朝天发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将身化为血水。”行者笑道：“你上来，你上来。”老鼋却才负近岸边，将身一纵，爬上河崖。众人近前观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行者道：“师父，我们上他身，渡过去也。”三藏道：“徒弟哑，那层冰厚冻，尚且迍迍，况此鼋背，恐不稳便。”老鼋道：“师父放心。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紧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师父啊，凡诸众生，会说人话，决不打诳语。”教：“兄弟们，快牵马来。”

到了河边，陈家庄老幼男女，一齐来拜送。行者教把马牵在白鼋盖上，请唐僧站在马的颈项左边，沙僧站在右边，八戒站在马后，行者站在马前。又恐那鼋无礼，解下虎筋绦子，穿在老鼋的鼻之内，扯起来，象一条缰绳。却使一只脚踏在盖上，一只脚登在头上，一只手执着铁棒，一只手扯着缰绳。叫道：“老鼋，慢慢走呵。歪一歪儿，就

照头一下。”老鼋道：“不敢，不敢。”他却登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众人都在岸上，焚香叩头，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正是真罗汉临凡，活菩萨出现。众人只拜的望不见形影方回，不题。

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那消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干手干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称谢道：“老鼋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罢。”老鼋道：“不劳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人话，只是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三藏响允道：“我问，我问。”那老鼋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随左右。师徒们找大路，一直奔西。这的是：

圣僧奉旨拜弥陀，水远山遥灾难多。

意志心诚不惧死，白鼋驮渡过天河。

毕竟不知此后还有多少路程，还有甚么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心地频频扫，尘情细细除，莫教坑堑陷毗卢。常
净常清净，方可论元初。性烛须挑剔，曹溪任吸
呼，勿令猿马气声粗。昼夜绵绵息，方显是功夫。

这一首词，牌名《南柯子》，单道着那唐三藏脱却通天河
寒冰之灾，踏白鼋负登彼岸。师徒四众，顺着大路，望西
而进。正遇严冬之景，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
水外清。师徒们正当行处，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
道。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马难行。三藏在马上兜住缰
绳，叫声：“徒弟。”那孙行者引猪八戒、沙和尚近前侍立
道：“师父，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前面山高，恐有
虎狼作怪，妖兽伤人，今番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
心莫虑。我等兄弟三人，心和意合，归正求真，使出伤怪
降妖之法，怕甚么虎狼妖兽。”三藏闻言，只得放怀前进。
到于谷口，促马登崖，抬头仔细观看，好山：

嵯峨矗矗，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峦削巍

巍碍碧空。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湲流出冷，巖云黯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凛凛风，咆哮饿虎出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

师徒四众，冒雪冲寒，战淅淅，行过那巖峰峻岭，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房舍清幽。唐僧马上欣然道：“徒弟啊，这一日又饥又寒，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断乎是庄户人家，庵观寺院。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走。”行者闻言，急睁睛看，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回首对唐僧道：“师父，那厢不是好处。”三藏道：“见有楼台亭宇，如何不是好处？”行者笑道：“师父啊，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铺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光，就如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此势。倘有鸟鹊飞腾，定来歇翅。那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厢气色凶恶，断不可去。”

三藏道：“既不可人，我却着实饥了。”行者道：“师父果饥，且请下马，就在这平处坐下，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三藏依言下马。八戒采定缰绳，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开包裹，取出钵盂，递与行者。行者接钵盂在手，分付沙僧道：“贤弟，却不可前进。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

此，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沙僧领诺。行者又向三藏道：“师父，这去处少吉多凶，切莫要动身别往。老孙化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来。我在这里等你。”行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祝，至祝。”三藏依言，师徒俱端然坐下。

行者按起云头，寻庄化斋，一直南行，忽见那古树参天，乃一村庄舍。按下云头，仔细观看，但只见：

雪欺衰柳，冰结方塘。疏疏修竹摇青，郁郁乔松凝翠。几间茅屋半妆银，一座小桥斜砌粉。篱边微吐水仙花，檐下长垂冰冻箸。飒飒寒风送异香，雪漫不见梅开处。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只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藜杖，头顶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风起，明日晴了。”说不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老者却才转过头来，看见行者捧着钵盂，打个问讯道：“老施主，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适路过宝方，

我师父腹中饥馁，特造尊府募化一斋。”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长老，你且休化斋，你走错路了。”行者道：“不错。”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还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斋哩。”那老者道：“这和尚胡说了。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也须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饿坏他也？”行者笑道：“不瞒老施主说，我才然离了师父，还不尚一盏热茶之时，却就走到此处。如今化了斋，还要赶去作午斋哩。”老者见说，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里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里去？有斋求化些儿。”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别转一家儿罢。”行者道：“你这施主，好不会事。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若再转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饿杀我师父也。”那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煮熟，你且到别处转转再来。”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那老者见缠得紧，恼了，举黎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惧，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只当与他拂痒。那老者道：“这是个撞头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来。”那老者闻言，急丢了黎杖，跑进去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把前后门俱关上。

行者见他关了门，心中暗想：“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不知是虚是实。常言道：道化贤良释化愚。且等老孙进去看看。”好大圣，捻着诀，使个隐身遁法，径走入厨中看处，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煮了半锅干饭。就把钵盂往里一掬，满满的掬了一钵盂，即驾云回转不题。

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不见行者回来，欠身怅望道：“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化甚么斋，却教我们在此坐牢。”三藏道：“怎么谓之坐牢？”八戒道：“师父，你原来不知。古人划地为牢。他将棍子划个圈儿，强似铁壁铜墙，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如何挡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三藏道：“悟能，凭你怎么处治。”八戒道：“此间又不藏风，又不避冷，若依老猪，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快，让他赶来。如有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这一会，老大脚冷。”

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进了。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八戒牵了马，沙僧挑了担，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不一时，到了楼阁之所，却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门外八字粉墙，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都是五色妆的。那门儿半开半掩。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担子。三藏畏风，坐于门槛之上。八戒道：“师父，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辅之家。前门外无人，想必都在里面烘火。你们坐着，让我进去看看。”唐僧道：“仔细些，莫要冲撞

了人家。”呆子道：“我晓得。自从归正禅门，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门里。只见是三间大厅，帘栊高控，静悄悄全无人迹，也无桌椅家火。转〔过〕屏门，往里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后有一座大楼，楼上窗格半开，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还睡哩。”他也不分内外，拽步走上楼来。用手掀开看时，把呆子唬了一个躡踵。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白媪媪的一堆骸骨，骷髅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长。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边泪落，对骷髅点头叹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

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骨筋。

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

谩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

八戒正才感叹，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急转步，过帐观看，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呆子提起来看时，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

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楼来，出厅房，径到门外道：“师父，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绫帐内，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

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父且脱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见？就如拾得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呵，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且等老猪穿一穿，试试新，护护脊背。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儿。”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将背心套上。才紧带子，不知怎么立站不稳，扑的一跌。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霎时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急忙忙前来解，那里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却早惊了魔头也。

话说那座楼房，果是妖精点化的，终日在此拿人。他在洞里正坐，忽闻得怨恨之声，急出门来看，果见捆住几个人了。妖魔即唤小妖同到那厢，收了楼台房屋之形，把唐僧搀住，牵了白马，挑了行李，将八戒、沙僧一齐捉到

洞里。老妖魔登台高坐，众小妖把唐僧推近台边，跪伏于地。妖魔问道：“你是那方和尚，怎么这般胆大，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三藏滴泪告曰：“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因腹中饥饿，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语，误撞仙庭避风。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拿出这衣物。贫僧决不敢坏心，当教送还本处。他不听吾言，要穿此护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把贫僧拿来。万望慈悯，留我残生，求取真经，永注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那妖魔笑道：“我这里常听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发白还黑，齿落更生。幸今日不请自来，还指望饶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么名字，往何方化斋？”八戒闻言，即开口称扬道：“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老大有些悚惧，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久闻那厮神通广大，如今不期而会。”教：“小的们，把唐僧捆了。将那两个解下宝贝，换两条绳子，也捆了。且抬在后边，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发刷洗，却好凑灶蒸吃。”众小妖答应一声，把三人一齐捆了，抬在后边。将白马拴在槽头，行李挑在屋里。众妖都磨兵器，准备擒拿行者不题。

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驾云回返旧路，径至山坡平处，按下云头，早已不见唐僧，不知何往。棍划的圈子还在，只是人马都不见了。回看那楼台处所，亦俱无矣，惟见山根怪石。行者心惊道：“不消说了，

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马蹄，向西而赶。行有五六里，正在凄惶之际，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看时，乃一个老翁，毡衣盖体，暖帽蒙头，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后边跟一个年幼的童仆，折一枝腊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钵盂，靛面道个问讯，叫：“老公公，贫僧问讯了。”那老翁即便回礼道：“长老，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东土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一行师徒四众。我因师父饿了，特去化斋。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及回来不见，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动问公公，可曾看见？”老者闻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众，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牵着一匹白马，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他们走错了路，你休寻他，各人顾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脸者是我师父，那怪样者是我师弟。我与他共发虔心，要往西天取经，如何不寻他去！”老翁道：“我才然从此过时，看见他错走了路径，闯入妖魔口里去了。”行者道：“烦公公指教指教，是个甚么妖魔，居于何方，我好上门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这座山，叫做金岫山。山前有个金岫洞。那洞中有一个独角兕大王，那大王神通广大，威武高强。那三众那回断没命了。你若去寻，只怕连你也难保，不如不去之为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凭你心中度量。”行者再拜称谢道：

“多蒙公公指教，我岂有不寻之理！”把这斋饭倒与他，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钵盂，递与童仆，现出本相，双双跪下，叩头叫：“大圣，小神不敢隐瞒。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圣。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难，将此斋还奉唐僧，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这毛鬼讨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这般藏头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圣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颜，故此隐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记打。好生与我收着钵盂，待我拿那妖精去来。”土地、山神遵领。

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拽起虎皮裙，执着金箍棒，径奔山前，找寻妖洞。转过山崖，只见那乱石磷磷，翠崖边有两扇石门，门外有许多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真个是：

烟云凝瑞，苔藓堆青。峻嶒怪石列，崎岖曲道
萦。猿啸鸟啼风景丽，鸾飞凤舞若蓬瀛。向阳几树梅
初放，弄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涧之中。陡崖
之下雪堆粉，深涧之中水结冰。两林松柏千年秀，几
处山茶一样红。

这大圣观看不尽，拽开步径至门前，厉声高叫道：“那小妖，你快进去与你那洞主说，我本是唐朝圣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免教你等丧了性命。”

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大王，前面有一个毛脸尖嘴的和尚，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来要他师父哩。”那魔王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正要他来哩。我自离了本宫，下降尘世，更不曾试试武艺。今日他来，必是个对手。”即命小妖们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群魔，一个个精神抖擞，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递与老怪。老怪传令，教：“小的们，各要整齐。进前者赏，退后者诛。”众妖得令，随着老怪，走出门来。叫道：“那个是孙悟空？”行者在旁闪过，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

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口阔版牙黄。毛皮青似靛，筋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象牯不耕荒。全无喘月犁云用，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筋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兕大王。

孙大圣上前道：“你孙外公在这里也。快早还我师父，两无毁伤。若道半个不字，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你有些甚么手段，敢出这般大言。”行者道：“你这泼物，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实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个甚么好汉，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行者道：“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岂有偷你甚么衣服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你师父潜入里面，心爱情欲，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见有

赃证，故此我才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与我比势。假若三合敌得我，饶了你师之命。如敌不过我，教你一路归阴。”

行者笑道：“泼物，不须讲口。但说比势，正合老孙之意。走上来，吃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挺钢枪劈面迎来。这一场好杀。你看那：

金箍棒举，长杆枪迎。金箍棒举，亮烁烁似雷掣金蛇；长杆枪迎，明幌幌如龙离黑海。那门前小妖擂鼓，排开阵势助威风；这壁厢大圣施功，使出纵横逞本事。他那里一杆枪，精神抖搜；我这里一条棒，武艺高强。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那魔王口喷紫气盘烟雾，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只为大唐僧有难，两家无义苦争轮。

他两个战经三十合，不分胜负。那魔王见孙悟空棒法齐整，一往一来，全无些破绽。喜得他连声喝采道：“好猴儿，好猴儿，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右遮左挡，甚有解数。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枪尖点地，喝令小妖齐来。那些泼怪，一个个拿刀弄杖，执剑轮枪，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行者公然不惧，只叫：“来得好，来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东挡西除。那伙群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丢将起去，喝声“变”，即变作千百条铁棒，

好便似飞蛇走蟒，盈空里乱落下来。那伙妖精见了，一个个魄散魂飞，抱头缩颈，尽往洞中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无礼。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唿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将去了。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这正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

可恨法身无坐位，当时行动念头差。

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败了阵，来坐于金嶽山后，扑梭梭两眼滴泪，叫道：“师父呵，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穷。

同住同修同解脱，同慈同念显灵功。

同缘同相心真契，同见同知道转通。

岂料如今无主杖，空拳赤脚怎兴隆！”

大圣凄惨多时，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认得我。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真个是闹天宫之类！’这等呵，决不是凡间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且须去上界查勘查勘。”

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自张自主，急翻身，纵起祥云，直至南天门外。忽抬头，见广目天王当面迎着长揖道：“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见玉帝。你在此何干？”广目道：“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说未了，又见那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作礼道：“大圣，失迎。请待

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径入南天门里，直至凌霄殿外，果又见张道龄、葛仙翁、许旌阳、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齐起手道：“大圣如何到此？”又问：“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遥魔广，才有一半之功。见如今阻住在金岷山金岷洞。有一个兕怪把唐师父拿于洞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那厮的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因此难缚魔王。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帝，问他个钳束不严。”许旌阳笑道：“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才寻的着个头儿。”张道龄道：“不消多说，只与他传报便了。”行者道：“多谢！多谢！”

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岷山金岷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却说有些认得老孙，真是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

孙于今是没棒弄了。”

彼时玉皇天尊闻奏，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随查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无思凡下界，随即复试施行，以闻。”可韩丈人真君领旨，当时即同大圣去查。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群真；又查了雷霆官将陶、张、辛、邓、苟、毕、庞、刘；最后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东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宁；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政，罗睺、计都、炁、孛四余。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孙也不消上那凌霄宝殿，打搅玉皇大帝，深为不便。你自回旨去罢，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孙行者等候良久，作诗纪兴曰：

风清云霁乐升平，神静星明显瑞祯。

河汉安宁天地泰，五方八极堰戈旌。

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回奏玉帝道：“满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将皆存，并无思凡下界者。”玉帝闻奏：“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下界擒魔去也。”

四大天师奉旨意，即出凌霄宝殿，对行者道：“大圣呵，玉帝宽恩，言天宫无神思凡，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行者低头暗想，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想我闹天宫时，玉帝遣十万天兵，布天罗地

网，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向后来，调了小圣二郎，方是我的对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却怎么得能勾取胜？”许旌阳道：“此一时，彼一时，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违了旨意？但凭高见，选用天将，勿得迟疑误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违旨，一则老孙又不空走这遭，烦旌阳转奏玉帝，只教托塔天王与哪吒太子，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且下界去与那怪见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孙之幸；若不能，那时再作区处。”

真个那天师启奏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行者又对天师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谢之不尽。还有一事，再烦转达：但得两个雷公使用，等天王战斗之时，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掣，照顶门上锭死那妖魔，深为良计也。”天师笑道：“好！好！好！”天师又奏。玉帝传旨，教九天府下点邓化、张蕃二雷公，与天王合力缚妖救难。遂与天王、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

顷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岫山，山中间乃是金岫洞。列位商议，却教那个先去索战？”天王停下云头，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道：“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变化，随身有降妖兵器，须教他先去出阵。”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孙引太子去来。”那太子抖搜雄威，与大圣跳在高山，径至洞口。但见那洞门紧

闭，崖下无精。行者上前高叫：“泼魔！快开门！还我师父来也！”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急报道：“大王！孙行者领着一个女童男在门前叫战哩！”那魔王道：“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空手难争，想是请得救兵来也。”叫：“取兵器。”魔王绰枪在手，走到门外观看：那女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壮。真个是：

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

眼光掣电睛珠暴，额阔凝霞发髻髻。

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

环绦灼灼攀心镜，宝甲辉辉衬战靴。

身小声洪多壮丽，三天护教恶哪吒。

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名唤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喝？”太子道：“因你这泼魔作乱，困害东土圣僧，奉玉帝金旨，特来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量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敢出胡言！不要走，吃我一枪！”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他两个搭上手，却才赌斗，那大圣急转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个雷掇，助太子降伏来也！”邓、张二公，即踏云光。正欲下手，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将身一变，变作三头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来。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三柄长枪抵住。这太子又弄出降魔法力，将六般兵器抛将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剑、斩妖刀、缚妖索、降魔杵、绣

球、火轮儿。大叫一声“变”，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都是一般兵器，如骤雨冰雹，纷纷密密，望妖魔打将去。那魔王公然不惧，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唿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胜而回。

邓、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头势，不曾放了雷掇。假若被他套将去，却怎么回见天尊？”二公按落云头，与太子来山南坡下，对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广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厮神通也只如此，争奈那个圈子利害。不知是甚么宝贝，丢起来善套诸物。”哪吒恨道：“这大圣甚不成人！我等折兵败阵，十分烦恼，都只为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说烦恼，终不然我老孙不烦恼？我如今没计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结果？”行者道：“凭你等再怎计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无情’。”行者闻言道：“说得有理！你且稳坐在此，待老孙再上天走走来。”邓、张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孙这去，不消启奏玉帝，只到南天门里，上彤华宫，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放火，烧那怪物一场，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捉住妖魔。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二则可解脱吾师之难。”太子闻言甚喜，道：“不必迟疑，请大圣早去早来。我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纵起祥光，又至南天门外。那广目与四将迎道：“大圣如何又来？”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师，只一阵，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捞去了。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四将不敢久留，让他进去。至彤华宫，只见火部众神，即入报道：“孙悟空欲见主公。”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门，迎进道：“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更无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失了兵器，特来请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他出身时，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与李天王计议，天地间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个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么宝贝，故此说火能灭诸物。特请星君领火部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救我师父一难。”

火德星君闻言，即点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岫山南坡下，与天王、雷公等相见了。天王道：“孙大圣，你还去叫那厮出来，等我与他交战。待他拿动圈子，我却闪过，教火德帅众烧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来。”火德共太子、邓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与他挑战。这大圣到了金岫洞口，叫声：“开门！快早还我师父！”那小妖又急通报道：“孙悟空又来了！”那魔帅众出洞，见了行者道：“你这泼猴，又请了甚么兵来耶？”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喝道：“泼魔头！认得我么？”魔王笑道：“李天王，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欲讨兵器么？”天王道：“一则报仇要兵

器，二来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我一刀！”那怪物侧身躲过，挺长枪，随手相迎。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你看那：

天王刀砍，妖怪枪迎。刀砍霜光喷烈火，枪迎锐气迸愁云。一个是金峴山生成的恶怪，一个是凌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个，因欺禅性施威武，这一个，为救师灾展大轮。天王使法飞沙石，魔怪争强播土尘。播土能教天地暗，飞沙善着海江浑。两家努力争功绩，皆为唐僧拜世尊。

那孙大圣见他两个交战，即转身跳上高峰，对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个妖魔与天王正斗到好处，却又取出圈子来。天王看见，即拨祥光，败阵而走。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传号令，教众部火神，一齐放火。这一场真个利害。好火：

经云：“南方者，火之精也。”虽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乃三炁之威，能变百端之火。今有火枪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见那，半空中火鸦飞噪，满山头火马奔腾。双双赤鼠，对对火龙。双双赤鼠喷烈焰，万里通红；对对火龙吐浓烟，千方共黑。火车儿推出，火葫芦撒开。火旗摇动一天霞，火棒搅行盈地燎。说甚么宁戚鞭牛，胜强似周郎赤壁。这个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焯焯火风红。

那妖魔见火来，全无恐惧。将圈子望空抛起，唵喇一声，

把这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枪、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将下去，转回本洞，得胜收兵。

这火德星君，手执着一杆空旗，招回众将，会合天王等，坐于山南坡下，对行者道：“大圣啊，这个凶魔真是罕见。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消报怨。列位且请宽坐坐，待老孙再去去来。”天王道：“你又往那里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断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克火。’等老孙去北天门里，请水德星君施布水势，往他洞里一灌，把魔王渰死，取物件还你们。”天王道：“此计虽妙，但恐连你师父都渰杀也！”行者道：“没事。渰死我师，我自有个法儿教他活来。如今稽迟列位，甚是不当。”火德道：“既如此，且请行，请行。”

好大圣，又驾筋斗云，径到北天门外。忽抬头，见多闻天王向前施礼道：“孙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乌浩宫，见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闻道：“今日轮该巡视。”正说处，又见那庞、刘、苟、毕四大天将，进礼邀茶。行者道：“不劳，不劳。我事急矣！”遂别却诸神，直至乌浩宫，着水部众神即时通报。众神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水德星君闻言，即将查点四海五湖、八河四渎、三江九派并各处龙王俱遣退，整冠束带，接出宫门，迎进宫内道：“昨日可韩司查勘小宫，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点查江海河渎之神，尚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广大之精。先蒙玉帝

差李天王父子并两个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个圈子，将六件神兵套去。老孙无奈，又上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帅火部众神放火，又将火龙火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来告请星君，施水势，与我捉那妖精，取兵器归还天将。吾师之难，亦可救也。”水德闻言，即令黄河水伯神王：“随大圣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个白玉盂儿道：“我有此物盛水。”行者道：“看这盂儿能盛几何，妖魔如何湔得？”水伯道：“不瞒大圣说，我这一盂，乃是黄河之水。半盂就是半河，一盂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盂足矣！”遂辞别水德，与黄河神急离天阙。

那水伯将盂儿望黄河舀了半盂，跟行者至金岷山向南坡下，见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细讲，且放水伯跟我去。待我叫开他门，不要等他出来，就将水往门里一倒，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湔死。我却去捞师父的尸首，再救活不迟。”那水伯依命，紧随行者，转山坡，径至洞中。叫声：“妖怪开门！”那把门的小妖，听得是孙大圣的声音，急又去报道：“孙悟空又来矣！”那魔闻说，带了宝贝，绰枪就走，响一声，开了石门。这水伯将白玉盂向里一倾，那妖见是水来，撒了长枪，即忙取出圈子，撑住二门。只见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将出来。慌得孙大圣急纵筋斗，与水伯跳在高峰。那天王同众都驾云停于高峰之前观看：那水波涛泛涨，着实

狂澜。好水！真个是：

一勺之多，果然不测。盖唯神功运化，利万物而流涨百川。只听得那潺潺声振谷，又见那滔滔势漫天。雄威响若雷奔走，猛涌波如雪卷颠。千丈波高漫路道，万层涛激泛山岩。泠泠如漱玉，滚滚似鸣弦。触石沧沧喷碎玉，回湍渺渺旋窝圆。低低凹凹随流荡，横涧平沟上下连。

行者见了心慌道：“不好呵，水漫四野，淹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里，怎奈之何？”唤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会放水，却不会收水。常言道：‘泼水难收’。”咦，那座山却也高峻，这场水只奔低流。须臾间，四散而归涧壑。

又只见那洞外跳出几个小妖，在外边吆吆喝喝，伸拳捋袖，弄棒拈枪，依旧喜喜欢欢耍子。天王道：“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枉费一场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双手轮拳，闯至妖魔门首，喝道：“那里走！看打！”唬得那几个小妖，丢了枪棒，跑入洞里，战兢兢的报道：“大王，打将来了！”魔王挺长枪，迎出门前道：“这泼猴老大惫懒！你几番家敌不过我，纵水火亦不能近，怎么又踵将来送命！”行者道：“这儿子反说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过来！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这猴儿勉强缠帐。我倒使枪，他却使拳。那般一个筋鬍子拳头，只好有个核桃儿大小，怎么称得个锤子起也？”

罢！罢！罢！我且把枪放下，与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说得是，走上来！”

那妖撩衣进步，丢了个架子，举起两个拳来，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这大圣展足挪身，摆开解数，在那洞门前与那魔王递走拳势。这一场好打！咦！

拽开大四平，踢起双飞脚。韬肋劈胸墩，剜心摘胆着。仙人指路，老子骑鹤。饿虎扑食最伤人，蛟龙戏水能凶恶。魔王使个蟒翻身，大圣却施鹿解角。翘跟淬地龙，扭碗擎天橐。青狮张口来，鲤鱼跌子跃。盖顶撒花，绕腰贯索。迎风贴扇儿，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观音掌，行者就对罗汉脚。长拳开阔自然松，怎比短拳多紧削？两个相持数十回，一般本事无强弱。

他两个在那洞门前厮打，只见这高峰头，喜得个李天王厉声喝采，火德星鼓掌夸称。那两个雷公与哪吒太子，帅众神跳到跟前，都要来相助。这壁厢群妖摇旗擂鼓，舞剑轮刀一齐护。孙大圣见事不谐，将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变”，即变做三五十个小猴，一拥上前，把那妖缠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捋毛的捋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将出来。大圣与天王等见他弄出圈套，拨转云头，走上高峰逃阵。那妖把圈子往上抛起，唿喇的一声，把三五十个毫毛变的小猴，收为本相，套入洞中。得了胜，领兵闭门，贺喜而去。

这太子道：“孙大圣还是个好汉！这一路拳走得似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显贵。”行者笑道：“列位在此远观，那怪的本事比老孙如何？”李天王道：“他拳松脚慢，不如大圣的紧疾。他见我们去时，也就着忙。又见你使出分身法来，他就急了。所以大弄个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火德与水伯道：“若还取胜，除非得了他的宝贝，然后可擒。”行者道：“他那宝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来。”邓、张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礼，除大圣再无能者。想当年大闹天宫时，偷御酒，偷蟠桃，偷龙肝、凤髓及老君之丹，却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该在此处用也。”行者道：“好说！好说！既如此，你们且等老孙打听去。”

好大圣，跳下峰头，私至洞口，摇身一变，变做个麻苍蝇儿。真个好秀溜！看他：

翎翅薄如竹膜，身躯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壮，
星星眼窟明明。善自闻香逐气，飞时迅速乘风。称来
刚压定盘星，可爱些些有用。

轻轻的飞在门上，爬到门缝边，钻进去。只见那大小群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两旁。老魔王高坐台上，面前摆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驼峰、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壶，香喷喷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宽怀畅饮。行者落于小妖丛里，又变做一个獾头精，慢慢的挨近台边，看勾多时，全不见宝贝放在何方。急抽身转至台后，又见那后厅

上高吊着火龙吟啸，火马号嘶。忽抬头，见他的金箍棒靠在东壁，喜得他心痒难挝，忘记了更容变象，走上前，拿了铁棒，现原身，丢开解数，一路棒，打将出去。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个，放倒两个，打开一条血路，径出洞门。这才是：

魔头骄傲无防备，主杖还归与本人。

毕竟不知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峽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打出门前，跳上高峰，对众神满心欢喜。李天王道：“你这场如何？”行者道：“老孙变化，进他洞去，那怪物越发唱唱舞舞的吃得胜酒哩，更不曾打听得他的宝贝在那里。我转他后面，忽听得马叫龙吟，知是火部之物。东壁厢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孙拿在手中，一路打将出来也。”众神道：“你的宝贝得了，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行者道：“不难，不难！我有了这根铁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宝贝还你！”正讲处，只听得那山坡下锣鼓齐鸣，喊声振地。原来是兕大王帅众精灵来赶行者。行者见了，叫道：“好！好！好！正合我意。列位请坐，待老孙再去捉他！”

好大圣，举铁棒劈面迎来，喝道：“泼魔！那里去看棍！”那怪使枪支住，骂道：“贼猴头！着实无礼！你怎么白昼劫我物件？”行者道：“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业畜！你倒弄圈套，白昼抢夺我物，那件儿是你的？不要走！吃

老爷一棍！”那怪物轮枪隔架。这一场好战：

大圣施威猛，妖魔不顺柔。两家齐斗勇，那个肯干休。这一个铁棒如龙尾，那一个长枪似蟒头。这一个棒来解数如风响，那一个枪架雄威似水流。只见那，彩雾蒙蒙山岭暗，祥云皴皴树林愁。满空飞鸟皆停翅，四海狼虫尽缩头。那阵上，小妖呐喊；这壁厢，行者抖搜。一条铁棒无人敌，打遍西方万里游。那杆长枪真对手，永镇金岫称上筹。相遇这场无好散，不见高低誓不休。

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不分胜败，早又见天色将晚。妖魔支着长枪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个赌斗之时，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与你比迸。”行者骂道：“泼畜休言！老孙的兴头才来，管甚么天晚！是必与你定个输赢！”那怪物喝一声，虚幌一枪，逃了性命。帅群妖收转干戈，入洞中，将门紧紧闭了。

这大圣拽棍方回，天神在岸头贺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齐天，无量无边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过奖，承过奖！”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实非褒奖，真是一条好汉子。这一阵也不亚当时瞒地网罩天罗也！”行者道：“且休提夙话。那妖魔被老孙打了这一场，必然疲倦。我也说不得辛苦，你们都放怀坐坐，等我再进洞去，打听他的圈子，务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寻取兵器，奉还汝等归天。”太子道：“今日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罢。”

行者笑道：“这小郎不知世事。那见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似这等掏摸的，必须夜来夜去，不知不觉，才是买卖哩。”火德与雷公道：“三太子休言。这件事我们不知。大圣是个惯家熟套，须教他趁这时候。一则魔头困倦，二来夜黑无防，就请快去！快去！”

好大圣，笑嘻嘻的将铁棒藏了。跳下高峰，又至洞口。摇身一变，变作一个促织儿。真个：

嘴硬须长皮黑，眼明爪脚丫叉。

风清月明叫墙涯，夜静如同人话。

泣露凄凉景色，声音断续堪夸。

客窗旅思怕闻他，偏在空阶床下。

登开大腿，三五跳，跳到门边，自门缝里钻将进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里面灯光，仔细观看。只见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狼餐虎咽，正都吃东西哩。行者揲揲锤锤的叫了一遍。少时间，收了家火，又都去安排窝铺，各各安身。约摸有一更时分，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只听那老魔传令，教：“各门上小的醒睡，恐孙悟空又变甚么，私人家偷盗。”又有些该班坐夜的，淅淅托托榔铃齐响。这大圣越好行事。钻入房门，见有一架石床，左右列几个抹粉搽胭的山精树鬼，展铺盖伏侍老魔，脱脚的脱脚，解衣的解衣。只见那魔王宽去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个圈子，原来象一个连珠琢头模样。你看他更不取下，转往上抹了两抹，紧紧的勒在胳膊上，方才睡下。行者见了，将

身一变，变作一个黄皮虺蜥，跳上石床，钻入被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实一口，叮的那怪翻身骂道：“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床也不拂，不知甚么东西咬了我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捋上两捋，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过身来道：“刺闹杀我也！”

行者见他关防得紧，宝贝又随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床来，还变做促织儿，出了房门，径至后面，又听得龙吟马嘶。原来那层门紧锁，火龙、火马都吊在里面。行者现了原身，走近门前，使个解锁法，念动咒语，用手一抹，挖掬一声，那锁双锁俱就脱略。推开门，闯将进去观看，原来那里面被火器照得明幌幌的，如白日一般。忽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周围看了一遍，又见那门背后一张石桌子上有一个篋丝盘儿，放着一把毫毛。大圣满心欢喜，将毫毛拿起来，呵了两口热气，叫声“变”，即变作三五十个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剑、杵、索、裘、轮及弓、箭、枪、车、葫芦、火鸦、火鼠、火马，一应套去之物，跨了火龙，纵起火势，从里面往外烧来。只听得烘烘焮焮，扑扑乒乒，好便似咋雷连炮之声。慌得那些大小妖精，梦梦查查的，抱着被，朦着头，喊的喊，哭的哭，一个个走头无路，被这火烧死大半。美猴王得胜回来，只好有三更时候。

却说那高峰上，李天王众位，忽见火光幌亮，一拥前来。见行者骑着龙，喝喝呼呼，纵着小猴，径上峰头，厉声高叫道：“来收兵器！来收兵器！”火德与哪吒答应一声，这行者将身一抖，那把毫毛复上身来。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众火部收了火龙等物，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题。

却说那金兜洞里火焰纷纷，唬得个兕大王魂不附体，急欠身，开了房门，双手拿着圈子，东推东火灭，西推西火消，满空中冒烟突火，执着宝贝跑了一遍，四下里烟火俱息。急忙收救群妖，已此烧杀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余丁。又查看藏兵之内，各件皆无。又去后面看处，见八戒、沙僧与长老还捆住未解，白龙马还在槽上，行李担亦在屋里。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个小妖不仔细，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个偷营劫寨之贼，放了那火部之物，盗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没有别人，断乎是孙悟空那贼！怪道我临睡时不得安稳，想是那贼猴变化进来，在我这胳膊叮了两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见我抹勒得紧，不能下手，故此盗了兵器，纵着火龙，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烧杀我也！贼猴呵，你枉使机关，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带了这件宝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这番若拿住那贼，只把刮了点垛，方趁我心！”

说着话，懊恼多时，不觉的鸡鸣天晓。那高峰上太子

得了六件兵器，对行者道：“大圣，天色已明，不须怠慢。我们趁那妖魔挫了锐气，与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战，庶几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说得有理。我们齐了心，耍子儿去耶！”一个个抖搜威风，喜弄武艺，径至洞口。行者叫道：“泼魔出来！与老孙打者！”原来那里两扇石门被火器化成灰烬，门里边有几个小妖，正然扫地撮灰。忽见众圣齐来，慌得丢了扫帚，撇下灰耙，跑入里，又报道：“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又在门外骂战哩！”那兕怪闻报大惊。挖进进钢牙咬响，滴溜溜环眼睁圆。挺着长枪，带了宝贝，走出门来，泼口乱骂道：“我把这个偷营放火的贼猴！你有多大手段，敢这等藐视我也！”行者笑脸儿骂道：“泼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来，我说与你听。

自小生来手段强，乾坤万里有名扬。
当时颖悟修仙道，昔日传来不老方。
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参见圣人乡。
学成变化无量法，宇宙长空任我狂。
闲在山前将虎伏，闷来海内把龙降。
祖居花果称王位，水帘洞里逞刚强。
几番有意图天界，数次无知夺上方。
御赐齐天名大圣，敕封又赠美猴王。
只因宴设蟠桃会，无简相邀我性刚。
暗闯瑶池偷玉液，私行宝阁饮琼浆。
龙肝凤髓曾偷吃，百味珍羞我窃尝。

千载蟠桃随受用，万年丹药任充肠。
天宫异物般般取，圣府奇珍件件藏。
玉帝访我有手段，即发天兵摆战场。
九曜恶星遭我贬，五方凶宿被吾伤。
普天神将皆无敌，十万雄师不敢当。
威逼玉皇传旨意，灌江小圣把兵扬。
相持七十单二变，各弄精神个个强。
南海观音来助战，净瓶杨柳也相帮。
老君又使金刚套，把我擒拿到上方。
绑见玉皇张大帝，曹官拷较罪该当。
即差大力开刀斩，刀砍头皮火焰光。
百计千方算不死，将吾押赴老君堂。
六丁神火炉中炼，炼得浑身硬似钢。
七七数完开鼎看，我身跳出又凶张。
诸神闭户无遮挡，众圣商量把佛央。
其实如来多法力，果然智慧广无量。
手中赌赛翻筋斗，将山压我不能强。
玉皇才设安天会，西域方称极乐场。
压困老孙五百载，一些茶饭不曾尝。
当得金蝉长老临凡世，东土差他拜佛乡。
欲取真经回上国，大唐帝主度先亡。
观音劝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
解脱高山根下难，如今西去取经章。

泼魔休弄獐狐智，还我唐僧拜法王！”

那怪闻言，指着行者道：“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不要走，吃吾一枪。”这大圣使棒来迎。两个正自相持，这壁厢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发狠，即将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抛来。孙大圣更加雄势。一边又雷公使掇，天王举刀，不分上下，一拥齐来。那魔头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撒手抛起空中，叫声“着！”唿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掇、天王刀、行者棒，尽情又都捞去。众神灵依然赤手，孙大圣仍是空拳。妖魔得胜回身，叫：“小的们，搬石砌门，动土修造，从新整理房廊。待齐备了，杀唐僧三众来谢土，大家散福受用。”众小妖领命维持不题。

却说那李天王帅众回上高峰，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傍无语。行者见他们面不断睹，心有萦思。没奈何，怀恨强欢，对众笑道：“列位，不须烦恼。自古道：胜败兵家之常。我和他论武艺，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所以为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将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脚色来也。”太子道：“你前启奏玉帝，查勘满天世界，更无一点踪迹。如今却又何处去查？”行者道：“我想起来，佛法无边。如今且上天去问我佛如来，教他着慧眼观看大地四部洲，看这怪是那方生长，何处乡贯住居，圈子是件甚么宝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与列位出气，还汝等欢喜归天。”众神道：

“既有此意，不须久停，快去！快去！”

好行者，说声去，就纵筋斗云，早至灵山。落下祥光，四方观看，好去处：

灵峰疏杰，叠嶂清佳，仙岳顶巅摩碧汉。西天瞻巨镇，形势压中华。元气流通天地远，威风飞彻满台花。时闻钟磬音长，每听经声明朗。又见那青松之下优婆讲，翠柏之间罗汉行。白鹤有情来鹭岭，青鸾有意住云亭。玄猴对对擎仙果，寿鹿双双献紫英。幽鸟声频如诉语，奇花色绚不知名。回峦盘绕重重顾，古道湾环处处平。正是清虚灵秀地，庄严大觉佛家风。

那行者正当点看山景，忽听得有人叫道：“孙悟空，从那里来？往何处去？”急回头看，原来是比丘尼尊者。大圣作礼道：“正有一事，欲见如来。”比丘尼道：“你这个顽皮，既然要见如来，怎么不登宝刹，倒在这里看山？”行者道：“初来贵地，故此大胆。”比丘尼道：“你快跟我也。”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又见那八大金刚，雄纠纠的两边挡住。比丘尼道：“悟空，暂候片时，等我与你奏上去来。”行者只得住立门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孙悟空有事，要见如来。”如来传旨令人，金刚才闪路放行。

行者低头礼拜毕，如来问道：“悟空，前闻得观音尊者解脱汝身，皈依释教，保唐僧来此求经，你怎么独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顿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乘迦

持，与唐朝师父西来，行至金峯山金峯洞，遇着一个恶魔头，名唤兕大王，神通广大，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没好意，两家比迸，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圈子，抢了我的铁棒。我恐他是天将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又请火德星君放火烧他，又被他将火具抢去。又请水德星君放水滄他，一毫又滄他不着。弟子费若干精神气力，将那铁棒等物偷出，复去索战，又被他将前物依然套去，无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与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属四邻，擒此魔头，救我师父，合拱虔诚，拜求正果。”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厰，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行者再拜称谢道：“如来助我甚么法力？”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取十八粒金丹砂与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来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试。演他出来，却教罗汉放砂陷住他，使他动不得身，拔不得脚，凭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来！”那罗汉不敢迟延，即取金丹砂出门。行者又谢了如来。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罗汉。行者嚷道：“这是那个去处，却卖放人！”众罗汉道：“那个卖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么只得十六尊？”说不了，里边走出降龙、伏虎

二尊，上前道：“悟空，怎么就这等放刁？我两个在后听如来分付话的。”行者道：“忒卖法！忒卖法！才自若嚷迟了些儿，你敢就不出来了。”众罗汉笑呵呵驾起祥云。

不多时，到了金峽山界。那李天王见了，帅众相迎，备言前事。罗汉道：“不必叙繁，快去叫他出来。”这大圣捻着拳头，来于洞口骂道：“腭泼怪物！快出来与你孙外公见个上下！”那小妖又飞跑去报。魔王怒道：“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小妖道：“更无甚将，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怎么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随带了宝贝，绰枪在手，叫小妖搬开石块，跳出门来，骂道：“贼猴，你几番家不得便宜，就该回避，如何又来吆喝？”行者道：“这泼魔！不识好歹！若要你外公不来，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礼，送出我师父、师弟，我就饶你！”那怪道：“你那三个和尚已被我洗净了，不久便要宰杀，你还不识起倒？去了罢！”行者听说“宰杀”二字，挖蹬蹬腮边火发，按不住心头之怒。丢了架手，轮着拳，斜行拘步，望妖魔使个挂面。那怪缠长枪，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计，赶离洞口南来。行者即招呼罗汉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齐抛下，共显神通。妙砂！正是那：

似雾如烟初散漫，纷纷蔼蔼下天涯。白茫茫，到处迷人眼；昏漠漠，飞时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采药的仙童不见家。细细轻飘如麦面，粗粗翻复似芝

麻。世界朦胧山顶暗，长空迷没太阳遮。不比嚣尘随骏马，难言轻软衬香车。此砂本是无情物，盖地遮天把怪拿。只为邪魔侵正道，阿罗奉法逞豪华。手中就有明珠现，等时刮得眼生花。

那妖魔见飞砂迷目，把头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余深。慌得他将身一纵，跳在浮上一层，未曾立得稳，须臾又有二尺余深。那怪急了，拔出脚来，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声“着！”唵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尽套去，拽回步，径归本洞。

那罗汉一个个空手停云。行者近前问道：“众罗汉，怎么不下砂了？”罗汉道：“适才响了一声，金丹砂就不见了。”行者笑道：“又是那话儿套将去了。”天王等众道：“这般难伏呵！却怎么捉得他，何日归天，何颜见帝也！”傍有降龙、伏虎二罗汉对行者道：“悟空，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滞何也？”行者道：“老孙只怪你躲避不来，却不知有甚话说。”罗汉道：“如来分付我两个说那妖魔神通广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离恨天兜率宫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庶几可一鼓而擒也。”行者闻言道：“可恨！可恨！如来却敢闪赚老孙！当时就该对我说了，却不免教汝等远涉。”李天王道：“既是如来有此明示，大圣就当早起。”

好行者，说声去，就纵一道筋斗云，直入南天门里。时有四大元帅，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

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处寻根去也。”四将不敢留阻，让他进了天门。不上凌霄殿，不入斗牛宫，径至三十天之外离恨天兜率宫前，见两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径走，慌得两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待往何处去？”行者才说：“我是齐天大圣，欲寻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这样粗鲁！且住下，让我们通报。”行者那容分说，喝了一声，往里径走。忽见老君自内而出，撞个满怀。行者躬身唱个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这猴儿不去取经，却来我处何干？”行者道：“取经取经，昼夜无停；有些阻碍，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与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寻着踪迹，与你缠缠。”老君道：“我这里乃是无上仙宫，有甚踪迹可寻？”行者入里，眼不转睛，东张西看。走过几层廊宇，忽见那牛栏边一个童儿盹睡，青牛不在栏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惊道：“这业畜几时走了？”正嚷间，那童儿方醒，跪于当面道：“爷爷，弟子睡着，不知是几时走的。”老君骂道：“你这厮如何盹睡？”童儿叩头道：“弟子在丹房里拾得一粒丹，当时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炼得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这厮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该睡七日哩。那业畜因你睡着，无人看管，遂乘机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曾偷甚宝贝。行者道：“无甚宝贝，只见他有一个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时，诸般俱在，止不

见了金钢琢。老君道：“这业畜！偷了我金钢琢去了。”行者道：“原来是这件宝贝。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张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这业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现在金峴山金峴洞。他捉了我唐僧进去，抢了我金箍棒。请天兵相助，又抢了太子的神兵。及请火德星君，又抢了他的火具。惟水伯虽不能淹死他，倒还不曾抢他物件。至请如来着罗汉下砂，又将金丹砂抢去。似你这老官，纵放怪物，抢夺伤人，该当何罪？”老君道：“我那金钢琢，乃是我过函关化胡之器，自幼炼成之宝，凭你甚么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儿，连我也不能奈他何矣。”

大圣才欢欢喜喜随着老君。老君执了芭蕉扇，驾着祥云同行，出了仙宫。南天门外，低下云头，径至金峴山界。见了十八尊罗汉、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备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孙悟空，还去诱他出来，我好收他。”这行者，跳下峰头，又高声骂道：“腭泼业畜！趁早出来受死！”那小妖又去报知。老魔道：“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也！”急绰枪带宝，迎出门来。行者骂道：“你这泼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纵身跳个满怀，劈脸打了一个耳瓜子，回头就跑。那魔轮枪就赶，只听得高峰上叫道：“那牛儿还不归家，更待何日？”那魔抬头，看见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惊胆战道：“这贼猴，真个是个地里鬼！却怎么就访得我的主公来也？”老君念

个咒语，将扇子扇了一下，那怪将圈子丢来，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扇，那怪物力软筋麻，现了本相，原来是一只青牛。老君将金钢琢吹口仙气，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带，系于琢上，牵在手中。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拘儿，又名宾郎，职此之谓。老君辞了众神，跨上青牛背上，驾彩云径归兜率院，缚妖怪高升离恨天。

大圣才同天王等众，打入洞里，把那百十个小妖尽皆打死。各取兵器，谢了天王回天，雷公入府，〔火德归宫，〕水伯回河，罗汉向西。然后才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铁棒。他三人又谢了行者，收拾马匹行装，师徒们离洞，找大路方走。

正走间，只听得路傍叫：“唐圣僧，吃了斋饭去。”那长老心惊。不知是甚人叫唤，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阴功须积三千。

均平物我与亲冤，始合西天本愿。

魔兇刀兵不惧，空劳水火无愆。

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牵转。

话说那大路傍叫唤者谁？乃金岫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钵盂叫道：“圣僧呵，这钵盂饭是孙大圣向好处化来的。因你等不听良言，误入妖魔之手，致令大圣劳苦万端，今日方救得出。且来吃了饭，再去走路。莫孤负孙大圣一片恭孝之心也！”三藏道：“徒弟，万分亏你，言谢不尽。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杀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师父说，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别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叹！可叹！”骂八戒：“都是你这业嘴业舌的夯货，弄师父遭此大难！着老孙翻天覆地，请天兵水火与佛祖丹砂，尽被他使一个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来暗示了罗汉，对老孙说出那妖的根原，才请老君来收伏，却是个青

牛作怪。”三藏闻言，感激不尽道：“贤徒，今番经此，下次定然听你分付。”遂此，四人分吃那饭。那饭热气腾腾的。行者道：“这饭多时了，却怎么还热？”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圣功完，才自热来伺候。”须臾饭毕。收拾了钵盂，辞了土地、山神。

那师父才攀鞍上马，过了高山。正是：涤虑洗心皈正觉，餐风宿水向西行。行勾多时，又值早春天气。听了些：

紫燕呢喃，黄鹂睨睨。紫燕呢喃香嘴困，黄鹂睨睨巧音频。满地落红如布锦，遍山发翠似堆茵。岭上青梅结豆，崖前古柏留云。野润烟光淡，沙暄日色曛。几处园林花放蕊，阳回大地柳芽新。

正行处，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长老勒过马观看，远见河那边有柳阴垂碧，微露着茅屋几椽。行者遥指那厢道：“那里人家一定是摆渡的。”三藏道：“我见那厢也是这般，却不见船只，未敢开言。”八戒旋下行李，厉声高叫道：“摆渡的，撑船过来！”连叫几遍，只见那柳阴里面，咿咿哑哑的撑出一只船儿。不多时，相近这岸。师徒们仔细看了那船儿，真个是：

短棹分波，轻橈泛浪。楸堂油漆彩，艚板满平舱。船头上铁缆盘窝，船后边舵楼明亮。虽然是一苇之航，也不亚泛湖浮海。纵无锦缆牙樯，实有松桩桂楫。固不如万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来只在两

崖边，出入不离古渡口。

那船儿须臾顶岸。那梢子叫云：“过河的，这里去。”三藏纵马近前看处，那梢子怎生模样：

头裹锦绒帕，足踏皂丝鞋。身穿百纳绵裆袄，腰束千针裙布褶。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皱面容衰。声音娇细如莺啭，近观乃是老裙钗。

行者走近船边道：“你是摆渡的？”那妇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却着梢婆撑船？”妇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将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师父上跳。然后顺过船来，八戒牵上白马，收了跳板。那妇人撑开船，摇动桨，顷刻间过了河。身登西岸，长老教沙僧解开包，取几文钱钞与他。妇人更不争多寡，将缆拴在傍水的桩上，笑嘻嘻，径入庄屋里去了。三藏见那水清，一时口渴，便着八戒：“取钵盂舀些水来我吃。”那呆子道：“我也正要些儿吃哩。”即取钵盂，舀了一钵，递与师父。师父吃了有一少半，还剩了多半，呆子接来，一气饮干，却扶侍三藏上马。师徒们找路西行，不上半个时辰，那长老在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随后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说未毕，师父声唤道：“疼的紧！”八戒也道：“疼得紧！”他两个疼痛难禁，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三藏正不稳便，忽然见那路傍有一村舍，树梢头挑着两个草把。行者道：“师父，好了。那厢是个卖酒的人

家，我们且去化他些热汤与你吃，就问可有卖药的，讨贴药与你治治腹痛。”

三藏闻言甚喜，却打白马。不一时，到了村舍门口下马。但只见那门儿外有一个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绩麻。行者上前，打个问讯道：“婆婆，贫僧是东土大唐来的，我师父乃唐朝御弟。因为过河吃了河水，觉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们在那边河里吃水来？”行者道：“是在此东边清河水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进来，我与你说。”行者即搀唐僧，沙僧即扶八戒。两人声声唤唤，腆着肚子，一个个只疼得面黄眉皱，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烧些热汤与我师父。我们谢你。”那婆婆且不烧汤，笑嘻嘻跑走后边，叫道：“你们来看！你们来看！”那里面蹉跎蹉跎的又走出两三个半老不老的妇人，都来望着唐僧哂笑。行者大怒，喝了一声，把牙一嗟，唬得那一家子跌跌踉踉，往后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烧汤，我饶了你。”那婆子战兢兢的道：“爷爷啞，我烧汤也不济事，也治不得他两个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说。”行者放了他。他说：“我这里乃是西梁女国。我们这一国尽是女人，更无男子，故此见了你们欢喜。你师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条河唤做子母河。我那国王城外，还有一座迎阳馆驿，驿门外有一个照胎泉。我这里人，但得年登二十岁以上，方敢去吃那河里水。吃水之后，便觉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后，到那迎

阳馆照胎水边照去，若照得有了双影，便就降生孩儿。你师吃了子母河水，以此成了胎气，也不日要生孩子。热汤怎么治得？”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爷爷呀！要生孩子，我们却是男身，那里开得产门？如何脱得出来？”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个时节，一定从肋下裂个窟窿钻出来也。”八戒见说，战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罢了！罢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错了养儿肠，弄做个胎前病。”那呆子越发慌了，眼中噙泪，扯着行者道：“哥哥，你问这婆婆，看那里有手轻的稳婆，预先寻下几个。这半会一阵阵的动荡得紧，想是摧阵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阵疼，不要扭动，只恐挤破浆包耳。”三藏哼着道：“婆婆呵，你这里可有医家？教我徒弟去买一帖堕胎药吃了，打下胎来罢。”那婆子道：“就有药也不济事。只是我们这正南街上有一座解阳山，山中有一个破儿洞，洞里有一眼落胎泉。须得那井里水吃一口方才解下胎气。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来了一个道人，称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里，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儿水哩。你们这行脚僧，怎么得许多钱财买办？但只可挨命，待时而生产罢了。”行者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婆婆，你这里到那解阳山

有几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十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师父放心，待老孙取些水来你吃。”好大圣，分付沙僧道：“你好仔细看着师父。若这家子无礼，侵哄师父，你拿出旧时手段来，妆耍虎唬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见那婆子端出一个大瓦钵来，递与行者道：“拿这钵头儿去，是必多取些来，与我们留着急用。”行者真个接了瓦钵，出草舍，纵云而去。那婆子才望空礼拜道：“爷爷啞！这和尚会驾云！”才进去叫出那几个妇人来，对唐僧磕头礼拜，都称为罗汉菩萨。一壁厢烧汤办饭，供奉唐僧不题。

却说那孙大圣筋斗云起，少顷间见一座山头，阻住云角，即按云光，睁睛看处，好山！但见那：

幽花摆锦，野草铺蓝。涧水相连落，溪云一样闲。重重谷壑藤萝密，远远峰峦树木繁。鸟啼雁过，鹿饮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鬟。尘埃滚滚真难到，泉石涓涓不厌看。每见仙童采药去，常逢樵子负薪还。果然不亚天台景，胜似三峰西岳山。

这大圣正然观看那山不尽，又只见背阴处，有一所庄院，忽闻得犬吠之声。大圣下山，径至庄所，却也好个去处。看那：

小桥通活水，茅舍倚青山。

村犬汪篱落，幽人自往还。

不时来至门首，见一个老道人盘坐在绿茵之上。大圣

放下瓦钵，近前道问讯。那道人欠身还礼道：“那方来者？至小庵有何勾当？”行者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西天取经者。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肿胀难禁。问及土人，说是结成胎气，无方可治。访得解阳山破儿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气，故此特来拜见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师父。累烦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间就是破儿洞，今改为聚仙庵了。我却不是别人，即是如意真仙老爷的大徒弟。你叫做甚么名字？待我好与你通报。”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师的大徒弟，贱名孙悟空。”那道人问曰：“你的花红、酒礼，都在那里？”行者道：“我是个过路的挂搭僧，不曾办得来。”道人笑道：“你好痴哑，我老师父护住山泉，并不曾白送与人。你回去备将礼来，我好通报。不然请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圣旨。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或者连井都送我也！”

那道人闻此言，只得进去通报。却见那真仙抚琴，只待他琴终，方才说道：“师父，外面有个和尚，口称是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师父。”那真仙不听说便罢，一听得说个悟空名字，却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急起身，下了琴床，脱了素服，换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钩子，跳出庵门。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转头，观见那真仙打扮：

头戴星冠飞彩艳，身穿金缕法衣红。

足下云鞋堆锦绣，腰间宝带绕玲珑。
一双纳锦凌波袜，半露裙裾闪绣绒。
手拿如意金钩子，锋利杆长若蟒龙。
凤眼光明眉芍竖，钢牙尖利口翻红。
额下髯飘如烈火，鬓边赤发短蓬松。
形容恶似温元帅，争奈衣冠不一同。

行者见了，合掌作礼道：“贫僧便是孙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是个孙悟空，却是假名托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说话，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岂有假托之理？”先生道：“你可认得我么？”行者道：“我因归正释门，秉诚僧教，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时的朋友也都疏失，未及拜访，少识尊颜。适间问道子母河西乡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来访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来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救解师难也。”

那先生怒目道：“你师父可是唐三藏么？”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们可曾会着一个圣婴大王么？”行者道：“他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红孩儿妖怪的绰号。真仙问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侄。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处有信来报我，称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惫懒，将他害了。我这里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倒来寻我，还要甚么水哩！”行者赔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

也曾与我做朋友，幼年间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侄得了好处，现随着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么反怪我也？”先生喝道：“这泼猴！还弄巧舌！我舍侄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不得无礼！吃我这一钩！”大圣使铁棒架住道：“先生莫说打的话，且与些泉水去也。”那先生骂道：“泼猴！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敌得我，与你水去；敌不过，只把你剁为肉酱，方与我侄子报仇！”大圣骂道：“我把你不识起倒的业障！既要打，走上来看棍！”那先生如意钩劈手相还。二人在聚仙庵好杀：

圣僧误食成胎水，行者来寻如意仙。那晓真仙原是怪，倚强护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讲仇隙，争持决不遂如然。言来语去成偈偈，意恶情凶要报冤。这一个因师伤命来求水，那一个为侄亡身不与泉。如意钩强如蝎毒，金箍棒狠似龙颠。当胸乱刺施威猛，着脚斜钩展妙玄。阴手棍丢伤处重，过肩钩起近头鞭。锁腰一棍鹰持雀，压顶三钩螂捕蝉。往往来来争胜败，返返复复两回还。钩孥棒打无前后，定见输赢在那边。

那先生与大圣战经十数合，敌不得大圣。这大圣越加猛烈，一条棒，似滚滚流星，着头乱打。先生败了筋力，倒拖着如意钩，往山上走了。

大圣不去赶他，却来庵内寻水。那个道人早把庵门关了。大圣拿着瓦钵，赶至门前，尽力气一脚，踢破庵门，

闯将进去。见那道人伏在井栏上，被大圣喝了一声，举棒要打，那道人往后跑了。却才寻出吊桶来，正要打水，又被那先生赶到前边，使如意钩子把大圣钩着脚一跌，跌了个嘴碾地。大圣爬起来，使铁棒就打。他却闪在旁边，执着钩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圣骂道：“你上来！你上来！我把你这个业障！直打杀你！”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敌，只是禁住了，不许大圣打水。大圣见他不动，却使左手轮着铁棒，右手使吊桶，将索子才突鲁鲁的放下。他又来使钩。大圣一只手撑持不得，又被他一钩钩着脚，扯了个躡踵，连索子通跌下井去了。大圣道：“这厮却是无礼！”爬起来，双手轮棒，没头没脸的打将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敌。大圣又要去取水，奈何没有吊桶，又恐怕来钩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个帮手来！”

好大圣，拨转云头，径至村舍门首，叫一声：“沙和尚。”那里边三藏忍痛呻吟，猪八戒哼声不绝。听得叫唤，二人欢喜道：“沙僧呵，悟空来也！”沙僧连忙出门接着道：“大哥，取水来了？”大圣进门，对唐僧备言前事。三藏滴泪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大圣道：“我来叫沙兄弟与我同去。到那庵边，等老孙和那厮敌斗，教沙僧乘便取水来救你。”三藏道：“你两个没病的都去了，丢下我两个有病的，教谁伏侍？”那个老婆婆在傍道：“老罗汉只管放心，不须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顾伏侍你。你们早间到时，我等实有爱怜之意。却才见这位菩萨云来雾去，方知

你是罗汉菩萨。我家决不敢复害你。”行者咄的一声道：“汝等女流之辈，敢伤那个？”老婆子笑道：“爷爷哑，还是你们有造化，来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们也不得囫圇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囫圇是怎么的？”婆婆道：“我一家儿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把那风月事尽皆休了，故此不肯伤你。若还到第二家，老小众大，那年小之人，那个肯放过你去？就要与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儿哩！”八戒道：“若这等，我决无伤。他们都是香喷喷的，好做香袋。我是个臊猪，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无伤。”行者笑道：“你不必说嘴，省些力气好生产也！”那婆婆道：“不必迟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个使使。”那婆子即往后边取出一个吊桶，又窝了一条索子，递与沙僧。沙僧道：“带两条索子去，恐一时井深要用。”

沙僧接了桶索，即随大圣出了村舍，一同驾云而去。那消半个时辰，却到解阳山界。按下云头，径至庵外。大圣分付沙僧道：“你将桶索拿了，且在一边躲着，等老孙出头索战。你待我两人交战正浓之时，你乘机进去，取水就走。”沙僧谨依言命。孙大圣掣了铁棒，近门高叫：“开门！开门！”那守门的看见，急入里通报道：“师父，那孙悟空又来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这泼猴，老大无状！一向闻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条棒真是难

敌。”道人道：“师父，他的手段虽高，你亦不亚，与他正是个对手。”先生道：“前面两回，被他赢了。”道人道：“前两回虽赢，不过是一猛之性。后面两次打水之时，被师父钩他两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无奈而去，今又复来，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紧，不得已而来也。决有慢他师之心，管取我师决胜无疑。”真仙闻言，喜孜孜满怀春意，笑盈盈一阵威风，挺如意钩子，走出门来喝道：“泼猢猻！你又来做甚？”大圣道：“我来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凭是帝王宰相，也须表里羊酒来求，方才仅与些须。况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来取？”大圣道：“真个不与？”真仙道：“不与！不与！”大圣骂道：“泼业瘴！既不与水，看棍！”丢一个架子，抢个满怀，不容说，着头便打。那真仙侧身躲过，使钩子急架相还。这一场比前更胜。好杀：

金箍棒，如意钩，二人奋怒各怀仇。飞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扬尘日月愁。大圣教师来取水，妖仙为侄不容求。两家齐努力，一处赌安休。咬牙争胜负，切齿定刚柔。添机见，越抖搜，喷云喷雾鬼神愁。朴朴兵兵钩棒响，喊声哮吼震山丘。狂风滚滚催林木，杀气纷纷过斗牛。大圣愈争愈喜悦，真仙越打越绸缪。有心有意相争战，不定存亡不罢休。

他两个在庵门外交手，跳跳舞舞的，斗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题。

却说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闯进门去，只见那道人在井边挡住道：“你是甚人？敢来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宝杖，不对话，着头便打。那道人躲闪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挣命。沙僧骂道：“我要打杀你这业畜，争奈你是个人身。我还怜你，饶你去罢，让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后面去了。沙僧却才将吊桶向井中满满的打了一吊水，走出庵门，驾起云雾，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饶他罢！饶他罢！”大圣听得，方才使铁棒支住钩子道：“你听老孙说，我本待斩尽杀绝，争奈你不曾犯法；二来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头来我被钩了两下，未得水去。才然来，我是个调虎离山计，哄你出来争战，却着我师弟取水去了。老孙若肯拿出本事来打你，莫说你是一个甚么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几个，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饶你，教你活几年。若以后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措他！”那妖仙不识好歹，演一演，就来钩脚，被大圣闪过钩头，赶上前，喝道“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个蹊辣，挣蹬不起。大圣夺过如意钩来，折为两段。总拿着，又一抉，抉作四段，掷之于地，道：“泼业畜，再敢无礼么？”那妖仙战战兢兢，忍辱无言。这大圣笑呵呵，驾云而起。有诗为证。诗曰：

真铅若炼须真水，真水调和真汞干。

真汞真铅无母气，灵砂灵药是仙丹。

婴儿枉结成胎像，土母施功不费难。

推倒傍门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还。

大圣纵着祥光，赶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欢欢，回于本处。按下云头，径来村舍。只见猪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门枋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呆子，几时占房的？”呆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来么？”行者还要耍他，沙僧随后就到，笑道：“水来了！水来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们也！”那婆婆却也欢喜，几口儿都出礼拜道：“菩萨呀，却是难得！难得！”即忙取个花磁盏子，舀了半盏儿，递与三藏道：“老师父，细细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气。”八戒道：“我不用盏子，连吊桶等我喝了罢。”那婆子道：“老爷爷，唬杀人罢了！若吃了这吊水，好道连肠子肚子都化尽了！”吓得呆子不敢胡为，也只吃了半盏。那里有顿饭之时，他两个腹中绞痛，只听鞞辘鞞辘三五阵肠鸣。肠鸣之后，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齐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静处解手。行者道：“师父阿，切莫出风地里去。怕人子，一时冒了风，弄做个产后之疾！”那婆婆即取两个净桶来，教他两个方便。须臾间，各行了几遍，才觉住了疼痛，渐渐的销了肿胀，化了那血团肉块。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与他补虚。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实落，不用补虚。你且烧些汤水与我洗个澡，却好吃粥。”沙僧道：“哥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浆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

个小产，怕他怎的？洗洗儿干净。”真个那婆子烧些汤，与他两个净了手脚。唐僧才吃两盏儿粥汤，八戒就吃了十数碗，还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货！少吃些。莫弄做个沙包肚，不相模样。”八戒道：“没事，没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真个又去收拾煮饭。

老婆婆对唐僧道：“老师父，把这水赐了我罢。”行者道：“呆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气想是已行散了。怡然无事，又吃水何为？”行者道：“既是他两个都好了，将水送你家罢。”那婆婆谢了行者，将余剩之水盛于瓦罐之中，埋在后边地下，对众老小道：“这罐水够我的棺材本也！”众老小无不欢喜。整顿斋饭，调开桌凳，唐僧们吃了斋。消消停停，将息了一宿。

次日天明，师徒们谢了婆婆家，出离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马，沙和尚挑着行囊，孙大圣前边引路，猪八戒拢了缰绳。这才是：

洗净口业身干净，销化凡胎体自然。

毕竟不知到国界中还有甚么理会，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心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话说三藏师徒，别了村舍人家，依路西进，不上三四十里，是那西梁国界。唐僧在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语喧哗，想是西梁女国。汝等须要仔细，谨慎规矩，切休放荡情怀，紊乱法门教旨。”三人闻言，谨遵言命。

言未尽，却至东关厢街口。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正在两街上做买做卖。忽见他四众来时，一齐都鼓掌呵呵，整容欢笑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慌得那三藏勒马难行。须臾间，就塞满街道，惟闻笑语。八戒口里乱嚷道：“我是个销猪！我是个销猪！”行者道：“呆子，莫胡谈！拿出旧嘴脸便是。”八戒真个把头摇上两摇，竖起一双蒲扇耳，扭动莲蓬吊搭唇，发一声喊，把那些妇女们唬得跌跌爬爬。有诗为证。诗曰：

圣僧拜佛到西梁，国内衙阴世少阳。

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

娇娥满路呼人种，幼妇盈街接粉郎。

不是悟能施丑相，烟花围困苦难当。

因此众皆恐惧，不敢上前。一个个都捻手搓腰，摇头咬指，战战兢兢，排塞街傍路下，都看唐僧。孙大圣却也弄出丑相开路，沙僧也妆耍虎维持。八戒采着马，掬着嘴，摆着耳朵。一行前进，又见那市井上房屋齐整，铺面轩昂，一般有卖盐卖米，酒肆茶坊，鼓角楼台通货殖，旗亭候馆挂帘栊。师徒们转湾抹角，忽见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声叫道：“远来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门。请投馆驿，注名上簿，待下官执名奏驾，验引放行。”三藏闻言，下马观看。那衙门上有一匾，上书“迎阳驿”三字。长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传言是实，果有迎阳之驿。”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边照照，看可有双影。”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吃了那盞儿落胎泉水，已是打下胎来了，还照他怎的？”三藏回头分付道：“悟能，谨言！谨言！”遂上前与那女官作礼。女官引路，请他们都进驿内，正厅坐下，即唤看茶。又见那手下人，尽是三辮梳头，两截穿衣之类。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顷茶罢，女官欠身问曰：“使客何来？”行者道：“我等乃东土大唐王驾下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师父便是唐王御弟，号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孙悟空。这两个是我师弟猪悟能、沙悟净。一行连马五口。随身有通关文牒乞为照验放行。”那女官

执笔写罢，下来叩头道：“老爷恕罪！下官乃迎阳驿丞。实不知上邦老爷，知当远接。”拜毕起身，即令管事的安排饮馔。道：“爷爷们宽坐一时，待下官进城启奏我王，倒换关文，打〔发〕领给，送老爷们西进。”三藏忻然而坐不题。

且说那驿丞整了衣冠，径入城中五凤楼前，对黄门官道：“我是迎阳馆驿丞，有事见驾。”黄门即时启奏。降旨传宣至殿，问曰：“驿丞有何事来奏？”驿丞道：“微臣在驿，接得东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个徒弟，名唤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连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经。特来启奏主公，可许他倒换关文放行？”女王闻奏，满心欢喜。对众文武道：“寡人夜来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拥拜丹墀道：“主公，怎见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赐来的。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驿丞又奏道：“主公之论，乃万代传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凶恶，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见御弟怎生模样？他徒弟怎生凶丑？”驿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诚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瞻中华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狞恶，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

与他领给，倒换关文，打发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众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极当，臣等钦此钦遵。但只是匹配之事，无媒不可。自古道：‘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当驾太师作媒，迎阳驿丞主婚，先去驿中与御弟求亲。待他许可，寡人却摆驾出城迎接。”那太师、驿丞，领旨出朝。

却说三藏师徒们在驿厅上正享斋饭，只见外面人报：“当驾太师与我们本官老姆来了！”三藏道：“太师来却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请我们也。”行者道：“不是相请，定是说亲。”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强逼成亲，却怎么是好？”行者道：“师父只管允他，老孙自有处治。”言未了，二女官早至，对长老下拜。长老一一还礼道：“贫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劳大人下拜？”那太师见长老相貌轩昂，心中暗喜道：“我国中实有造化！这个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人拜毕，起来侍立左右道：“御弟爷爷，万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从何来？”太师躬身道：“此处乃西梁女国，国中自来没个男子。今幸御弟爷爷降临，臣奉我王旨意，特来求亲。”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又无儿女相随，止有顽徒三个，不知大人求的是那个亲事？”驿丞道：“下官才进朝启奏，我王十分欢喜，道夜来得一吉梦，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知御弟乃中华上国男儿，我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御弟爷爷为夫，坐南面称孤，我王愿为帝

后。传旨着太师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来求这亲事也。”三藏闻言，低头不语。太师道：“大丈夫遇时，不可错过。似此招赘之事，天下虽有；托国之富，世上实稀。请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长老越加痴症。八戒在旁掬着碓挺嘴，叫道：“太师，你去上复国王：我师父乃久修得道的罗汉，决不爱你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容。快些儿倒换关文，打发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赘，如何？”太师闻说，胆战心惊，不敢回话。驿丞道：“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变。常言道：‘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行者道：“呆子，勿得胡谈，任师父尊意。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莫要担阁了媒妁工夫。”三藏道：“悟空，凭你怎么说好？”行者道：“依老孙说，你在这里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缘似线牵’哩。那里再有这般相应处？”三藏道：“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却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师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隐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为亲，教你三位徒弟赴了会亲筵宴，关付领给，倒换关文，往西天取经去哩。”行者道：“太师说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难，情愿留下师父与你主为夫。快换关文，打发我们西去。待取经回来，好到此拜爷娘，讨盘缠，回大唐也。”那太师与驿丞对行者作礼道：“多谢老师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师，切莫要‘口里摆菜碟儿’。既然我们许诺，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与我们吃杯肯酒如

何？”太师道：“有，有，有。就教摆设筵宴来也。”那驿丞与太师欢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题。

却说唐长老一把扯住行者，骂道：“你这猴头，弄杀我也！怎么说出这般话来，教我在此招婚，你们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师父放心。老孙岂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将计就计。”三藏道：“怎么叫做将计就计？”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儿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换关文，不放我们走路。倘或意恶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么香带呵，我等岂有善报？一定要使出降魔荡怪的神通。你知我们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凶，但动动手儿，这一国的人尽打杀了。他虽然阻当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还是一国人身。你又平素是个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灵不损，若打杀无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诚为不善了也。”三藏听说，道：“悟空此论最善。但恐女主招我进去，要行夫妇之礼，我怎肯丧元阳，败坏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堕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允了亲事，他一定以皇帝礼摆驾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辞，就坐他凤辇龙车，登宝殿，面南坐下。问女王取出御宝印信来，宣我们兄弟进朝，把通关文牒用了印，再请女王写个手字花押，金押了，交付与我们。一壁厢教摆设筵宴，就当与女王会喜，就与我们送行。待筵宴已毕，再叫排驾，只说送我们三人出城，回来与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欢悦，更无阻挡之心，亦不起毒恶之念。却待送出城

门，你下了龙车凤辇，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骑上白马，老孙却使个定身法儿，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动，我们顺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昼夜，我却念个咒，解了术法，还教他君臣们苏醒回城。一则不伤了他的性命，二来不损了你的元神。这叫做假亲脱网之计。岂非一举两全之美也？”三藏闻言，如醉方醒，似梦初觉，乐以忘忧，称谢不尽，道：“深感贤徒高见！”四众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题。

却说那太师与驿丞不等宣诏，直入朝门白玉阶前，奏道：“主公佳梦最准，鱼水之欢就矣！”女王闻奏，卷珠帘，下龙床，启樱唇，露银齿，笑盈盈，娇声问曰：“贤卿见御弟怎么说来？”太师道：“臣等到驿，拜见御弟毕，即备言求亲之事。御弟还有推托之辞，幸亏他大徒弟慨然见允，愿留他师父与我王为夫，面南称帝。只教先倒换关文，打发他三人西去。取得经回，却到此拜认爷娘，讨盘费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说？”太师奏道：“御弟不言，愿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女王闻言，即传旨教光禄寺排宴。一壁厢排大驾出城，迎接夫君。众女官即钦遵王命，打扫宫殿，铺设庭台。一班儿摆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儿摆驾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国虽是妇女之邦，那銮舆不亚中华之盛。但见：

六龙喷彩，双凤生祥。六龙喷彩扶车出，双凤生

祥驾辇来。馥郁异香蔼，氤氲瑞气开。金鱼玉佩多官拥，宝髻云鬟众女排。鸳鸯掌扇遮鸾驾，翡翠珠帘影风钗。笙歌音美，弦管声谐。一片欢情冲碧汉，无边喜气出灵台。三檐罗盖摇天宇，五色旌旗映玉阶。此地自来无合套，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时，大驾出城，早到迎阳馆驿。忽有人报三藏师徒道：“驾到了！”三藏闻言，即与三徒，整衣出厅迎驾。女王卷帘下辇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师指道：“那驿门外香案前，穿襦衣者便是。”女王闪凤目，簇蛾眉，仔细观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

丰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砌，唇红口四方。顶平额阔天仓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耳有轮真杰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处，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恣恣，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风乘鸾也！”三藏闻言，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猪八戒在傍，掬着嘴，饧眼观看那女王，却也媿娜。真个：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鬟堆金凤丝。秋波湛湛妖娆态，春笋纤纤娇媚姿。斜鲜红绡飘彩艳，高簪珠翠显光辉。说甚么昭君貌美，果然是赛过西施。柳腰微展鸣金珮，莲步轻移动玉肢。月里嫦娥难到彼，九天仙子怎如斯。宫妆巧样非凡类，诚如

王母降瑶池。

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鹿撞，一时间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也。

只见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悄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这长老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行者在侧叫道：“师父不必太谦，请共师娘上辇。快快倒换关文，等我们取经去罢。”长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两抹，止不住落下泪来。行者道：“师父切莫烦恼。这般富贵不受用，还待怎么哩？”三藏没及奈何，只得依从。揩了眼泪，强整欢容，移步近前，与女主：

同携素手，共坐龙车。那女王喜孜孜欲配夫妻，这长老忧惶惶只思拜佛。一个要洞房花烛交鸳侣，一个要西宇灵山见世尊。女帝真情，圣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谐同到老；圣僧假意，牢藏情意养元神。一个喜见男身，恨不得白昼并头谐伉俪；一个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时脱网上雷音。二人和会同登辇，岂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见主公与长老同登凤辇，并肩而坐，一个个眉花眼笑，拨转仪从，复入城中。孙大圣才教沙僧挑着行李，牵着白马，随大驾后边同行。猪八戒往前乱跑，先到五凤楼前，嚷道：“好自在！好见成呀！这个弄不成！这个弄不成！吃了喜酒进亲才是！”唬得些执仪从引导的

女官，都不敢前进，一个个回至驾边道：“主公，那一个长嘴大耳的，在五凤楼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王闻奏，与长老倚香肩，偎并桃腮，开檀口，悄声叫道：“御弟哥哥，长嘴大耳的是你那个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个徒弟。他生得食肠宽大，一生要图口肥。须是先安排些酒食与他吃了，方可行事。”女王急问：“光禄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设完了，荤素两样。在东阁上哩。”女王又问：“怎么两样？”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与高徒等平素吃斋，故有荤素两样。”女王却又笑吟吟，偎着长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素吃荤？”三藏道：“贫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须得几杯素酒，与我二徒弟吃些。”说未了，太师启奏：“请赴东阁会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与御弟爷爷成亲。明日天开黄道，请御弟爷爷登宝殿，面南改年号即位。”女王大喜，即与长老携手相搀，下了龙车，共入端门。但见那：

风飘仙乐下楼台，闾闾中间翠辇来。

凤阙大开光蔼蔼，皇宫不闭锦排排。

麒麟殿内炉烟袅，孔雀屏边房影迴。

亭阁峥嵘如上国，玉堂金马更奇哉。

既至东阁之下，又闻得一派笙歌声韵美，又见那两行红粉貌妖娆。正中堂排设两般盛宴，左边上首是素筵，右边上首是荤筵。下两路尽是单席。那女王敛袍袖，十指尖尖，奉着玉杯，便来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师徒都是吃

素。先请师父坐了左手素席。转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们好坐。”太师喜道：“正是，正是。师徒如父子也，不可并肩。”众女官连忙调了席面。女王一一传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教师父回礼。三藏下来，却也擎玉杯，与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谢了皇恩，各依品从，分坐两边，才住了音乐业酒。

那八戒那管好歹，放开肚子，只情吃起，也不管甚么玉屑米饭、蒸饼糖糕、蘑菇香蕈、笋芽木耳、黄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头萝菔、山药黄精，一骨辣噎了个罄尽。呷了六七杯酒，口里嚷道：“看添换来！拿大觥来！再吃几觥，各人干事去！”沙僧道：“好筵席不吃，还要干甚事？”呆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们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经的还去取经，走路的还去走路，莫只管贪杯误事，快早儿打发关文。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女王闻说，即命取大杯来。近侍官连忙取几个鹦鹉杯、鸂鶒杓、金叵罗、银凿落、玻璃盏、水晶盆、蓬莱碗、琥珀钟，满斟玉液，连注琼浆。果然都各饮一巡。

三藏欠身而起，对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设，酒已勾了。请登宝殿，倒换关文，赶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罢。”女王依言，携着长老，散了筵宴，上金鸾宝殿，即让长老即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适太师言过，明日天开黄道，贫僧才敢即位称孤。今日即印关文，打发他去

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龙床，即取金交椅一张，放在龙床左首，请唐僧坐了，叫徒弟们拿上通关文牒来。大圣便教沙僧解开包袱，取出关文。大圣将关文双手捧上。那女王细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宝印九颗，下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女王看罢，娇滴滴笑语道：“御弟哥哥又姓陈？”三藏道：“俗家姓陈，法名玄奘。因我唐王圣恩，认为御弟，赐姓我为唐也。”女王道：“关文上如何没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个顽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为何肯随你来？”三藏道：“大的个徒弟，乃是东胜神洲傲来国人士。第二个乃西牛贺洲乌斯庄人士。第三个乃流沙河人士。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条，南海观世音菩萨解脱他苦，秉善皈依，将功折罪，情愿保护我上西天取经。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注法名在牒。”女王道：“我与你添注法名，好么？”三藏道：“但凭陛下尊意。”女王即令取笔砚来，浓磨香翰，饱润香毫，牒文之后，写上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人名讳，却才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画个手字花押，传将下去。孙大圣接了，教沙僧包裹停当。

那女王又赐出碎金散银一盘，下龙床递与行者道：“你三人将此权为路费，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经回来，寡人还有重谢。”行者道：“我们出家人，不受金银，途中自有乞化之处。”女王见他不受，又取出绫锦十匹，对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制不及，将此路上做件衣服遮

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绫锦，自有护体布衣。”女王见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权为一饭。”八戒听说个“饭”字，便就接了，稍在包袱之中。行者道：“兄弟，行李见今沉重，且倒有气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里知道，米好的是个日消货。只消一顿饭，就了帐也。”遂此合掌谢恩。

三藏道：“敢烦陛下相同贫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嘱咐他们几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来，与陛下永受荣华。无挂无牵，方可会鸾交凤友也。”女王不知是计，便传旨摆驾，与三藏并倚香肩，同登凤辇，出西城而去。满城中都盪添净水，炉列真香。一则看女王鸾驾，二来看御弟男身。没老没小，尽是粉容娇面，绿髻云鬟之辈。不多时，大驾出城，到西关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结束整齐，径迎着鸾舆，厉声高叫道：“那女王不必远送，我等就此拜别。”长老慢下龙车，对女王拱手道：“陛下请回，让贫僧取经去也。”女王闻言，大惊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愿将一国之富，招你为夫。明日高登宝位，即位称君，我愿为君之后。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却又变卦？”八戒听说，发起个风来，把嘴乱扭，耳朵乱摇，闯至驾前，嚷道：“我们和尚家，和你这粉骷髅做甚夫妻！放我师父走路！”那女王见他那等撒泼弄丑，唬得魂飞魄散，跌入辇驾之中。沙僧却把三藏抢出人丛，伏侍上马。只见那路傍闪出一个女子，喝道：“唐御弟，

那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儿去来！”沙僧骂道：“贼辈无知！”掣宝杖劈头就打。那女子弄阵旋风，鸣的一声，把唐僧摄将去了，无影无踪，不知下落何处。咦！正是：

脱得烟花网，又遇风月魔。

毕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师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却说孙大圣与猪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妇女，忽闻得风响处沙僧嚷闹，急回头时，不见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来抢师父去了？”沙僧道：“是一个女子，弄阵旋风，把师父摄去也！”行者闻言，唿哨跳在云端里，用手搭凉篷，四下里观看。只见一阵灰尘，风滚滚，往西北上去了。急回头叫道：“兄弟们，快驾云同我赶师父去来！”八戒与沙僧，即把行囊稍在马上，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慌得那西梁国君臣女辈，跪在尘埃，都道：“是白日飞升的罗汉，我主不必惊疑。唐御弟也是个有道的禅僧，我们都有眼无珠，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请主公上辇回朝也。”女王自觉惭愧，多官都一齐回国不题。

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腾空踏雾，望着那阵旋风，一直赶来，前至一座高山，只见灰尘息静，风头散了，更不知怪向何方。兄弟们按落云雾，找路寻访，忽见一壁厢青石光明，却似个屏风模样。三人牵着马，转过石屏。石屏后

有两扇石门，门上有六个大字，乃是“毒敌山琵琶洞”。八戒无知，上前就使钉钯筑门。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们随旋风赶便赶到这里，寻了这会，方遇此门，又不知深浅如何。倘不是这个门儿，却不惹他见怪？你两个且牵了马，还转石屏前立等片时。待老孙进去打听打听，察个有无虚实，却好行事。”沙僧听说，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细，果然急处从宽。”他二人牵马回头。

孙大圣显个神通，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蜜蜂儿，真个轻巧。你看他：

翅薄随风软，腰轻映日纤。

嘴甜曾觅蕊，尾利善降蟾。

酿蜜功何浅，投衙礼自谦。

如今施巧计，飞舞入门檐。

行者自门瑕处钻将进去，飞过二层门里，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个女怪，左右列几个彩衣绣服，丫髻两擎的女童，都欢天喜地，正不知讲论甚么。这行者轻轻的飞上去，丁在那花亭榻子上，侧耳才听，又见两个总角蓬头女子，捧两盘热腾腾的面食，上亭来道：“奶奶，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一盘是邓沙馅的素馍馍。”那女怪笑道：“小的们，扶出唐御弟来。”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走向后房，把唐僧扶出。那师父面黄唇白，眼红泪滴。行者在暗中嗟叹道：“师父中毒了！”那怪走下花亭，露春葱十指纤

纤，扯住长老道：“御弟宽心。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真个是百岁和谐也。”三藏不语。那怪道：“且休烦恼。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不曾进得饮食。这里荤素馍馍两盘，凭你受用些儿压惊。”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说话，不吃东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还是人身，行动以礼；此怪乃是妖神，恐为加害，奈何？我三个徒弟，不知我困陷在这里，倘或加害，却不枉丢性命？”以心问心，无计所奈，只得强打精神，开口道：“荤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荤的是人肉馅馍馍，素的是邓沙馅馍馍。”三藏道：“贫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热茶来，与你家长爷爷吃素馍馍。”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盏，放在长老面前。那怪将一个素馍馍劈破，递与三藏。三藏将个荤馍馍囫囵递与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么不劈破与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女妖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荤，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

行者在格子上听着两个言语相攀，恐怕师父乱了真性，忍不住现了本相，掣铁棒喝道：“业畜无礼！”那女怪见了，口喷一道烟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们，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钢叉，跳出亭门，骂道：“泼猴惫懒！怎敢私人吾家，偷窥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

叉！”这大圣使铁棒架住，且战且退。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见他两个争持，慌得八戒将白马牵过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马匹，等老猪去帮打帮打！”好呆子，双手举钉钯，赶上前叫道：“师兄靠后，让我打这泼贱！”那怪见八戒来，他又使个手段，呼了一声，鼻中出火，口内生烟，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飞舞冲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几只手，没头没脸的滚将来。这行者与八戒，两边攻住。那怪道：“孙悟空，你好不识进退！我便认得你，你是不认得我？你那雷音寺里佛如来也还怕我哩！量你这两个毛人到得那里！都上来，一个个仔细看打！”这一场怎见得好战：

女怪威风长，猴王气概兴。天蓬元帅争功绩，乱举钉钯要显能。那一个手多叉紧烟光绕，这两个性急兵强雾气腾。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阴阳不对相持斗，各逞雄才恨苦争。阴静养荣思动动，阳收息卫爱清清。致令两处无和睦，叉钯铁棒赌输赢。这个棒有力，钯更能，女怪钢叉丁对丁。毒敌山前三不让，琵琶洞外两无情。那一个喜得唐僧谐风侣，这两个必随长老取真经。惊天动地来相战，只杀得日月无光星斗更。

三个战斗多时，不分胜负。那女怪将身一纵，使出个倒马毒桩，不觉的把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行者叫声“苦呵！”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八戒见事不谐，拖着钯彻身而

退。那怪得了胜，收了钢叉。

行者抱头，皱眉苦面，叫声：“利害！利害！”八戒到跟前问道：“哥哥，你怎么正战到好处，却就叫苦连天的走了？”行者抱着头，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头风发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见你受伤，却头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与他正然打处，他见我破了他的叉势，他就把身子一纵，不知是件甚么兵器，着我头上扎了一下，就这般头疼难禁。故此败了阵来。”八戒笑道：“只这等静处常夸口，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儿？”行者道：“正是。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盗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闹天宫时，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宫外处斩，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在八卦炉，煅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甚么兵器，把老孙头弄伤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国讨个膏药你贴贴。”行者道：“又不肿不破，怎么贴得膏药？”八戒笑道：“哥阿，我的胎前产后病到不曾有，你到弄了个脑门痛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伤了头，师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行者哼道：“师父没事。我进去时，变作蜜蜂儿飞入里面，见那妇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顷，两个丫鬟，捧两盘馍馍：一盘是人肉馅，

荤的；一盘是邓沙馅，素的。又着两个女童，扶师父出来，吃一个压惊，又要与师父做甚么道伴儿。师父始初不与那妇人答话，也不吃馍馍。后见他甜言美语，不知怎么，就开口说话，却说吃素的。那妇人就将一个素的劈开，递与师父。师父将个囫囵荤的，递与那妇人。妇人道：‘怎不劈破？’师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妇人道：‘既不破荤，前日怎么在子母河边饮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师父不解其意，答他两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我在格子上听见，恐怕师父乱性，便就现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喷出烟雾，叫：‘收了御弟！’就轮钢叉，与老孙打出洞来也。”沙僧听说，咬指道：“这泼贱也不知从哪里就随将我们来，把上项事都知道了。”八戒道：“这等说，便我们安歇不成。莫管甚么黄昏半夜，且去他门上索战，嚷嚷闹闹，搅他个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师父。”行者道：“头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须索战。一则师兄头疼，二来我师父是个真僧，决不以色空乱性。且就在山坡下闭风处，坐这一夜，养养精神，待天明再作理会。”遂此，三个弟兄拴牢白马，守护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题。

却说那女怪，放下凶恶之心，重整欢愉之色，叫：“小的们，把前后门都关紧了。”又使两个支更，防守行者。但听门响，即时通报。却又教：“女童，将卧房收拾齐整，掌烛焚香，请唐御弟来，我与他交欢。”遂把長老

从后边搀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这长老咬定牙关，声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战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痴如症，那里抬头举目，更不曾看他房里是甚床铺幔帐，也不知有甚箱笼梳妆。那女怪说出的雨意云情，亦漠然无听。好和尚，真是那：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他把这锦绣娇容如粪土，金珠美貌若灰尘。一生只爱参禅，半步不离佛地。那里会惜玉怜香，只晓得修真养性。那女怪，活泼泼春意无边；这长老，死丁丁禅机有在。一个似软玉温香，一个如死灰槁木。那一个，展鸳鸯，淫兴浓浓；这一个，束褊衫，丹心耿耿。那个要贴胸交股和鸾凤，这个要面壁归山访达摩。女怪解衣，卖弄他肌香肤腻；唐僧敛衽，紧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闲何不睡？”唐僧道：“我头光服异怎相陪？”那个道：“我愿作前朝柳翠翠。”这个道：“贫僧不是月闍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还嫌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尸。”女怪道：“御弟，你记得‘宁教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唐僧道：“我的真阳为至宝，怎肯轻与你这粉骷髅。”

他两个散言碎语的，直斗到更深，唐长老全不动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他缠到

有半夜时候，把那怪弄得恼了，叫：“小的们，拿绳来！”可怜将一个心爱的人儿，一条绳，捆的象个猱狮模样。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却吹灭银灯，各归寝处。一夜无词。

不觉的鸡声三唱。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我这头疼了一会，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觉有些作痒。”八戒笑道：“痒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师父这一夜倒浪！浪！浪！”沙僧道：“且莫斗口。天亮了，快赶早儿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马，休得动身。猪八戒跟我去。”那呆子抖搜精神，束一束皂锦直裰，相随行者，各带了兵器，跳上山崖，径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这怪物夜里伤了师父，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倘若被他哄了，丧了元阳，真个亏了德行，却就大家散火。若不乱性情，禅心未动，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灵，救师西去。”八戒道：“你好痴呵。常言道：‘干鱼可好与猫儿作枕头。’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几把是！”行者道：“莫胡疑乱说，待我去。”

好大圣，转石屏，别了八戒。摇身还变个蜜蜂儿，飞入门里。见那门里有两个丫鬟，头枕着梆铃，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观看，那妖精原来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个个都不知天晓，还睡着哩。行者飞来后面，隐隐的只听见唐僧声唤。忽抬头，见那步廊下四马攒蹄捆着师父。行者轻轻的丁在唐僧头上，叫：“师父！”唐僧认得声音，道：

“悟空来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来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宁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见他有相怜相爱之意，却怎么今日把你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缠了半夜，我衣不解带，身未沾床。他见我不肯相从，才捆我在此。你千万救我取经去也！”他师徒们正然问答，早惊醒了那个妖精。妖精虽是下狠，却还有流连不舍之意。一觉翻身，只听见“取经去也”一句，他就滚下床来，厉声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么经去！”行者慌了，撇却师父，急展翅，飞将出去，现了本相，叫声“八戒”。那呆子转过石屏道：“那话儿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曾！老师父被他摩弄不从，恼了捆在那里。正与我诉说前情，那怪惊醒了，我慌得出来也。”八戒道：“师父曾说甚来？”行者道：“他只说衣不解带，身未沾床。”八戒笑道：“好！好！好！还是个真和尚！我们救他去。”

呆子粗卤，不容分说，举钉钯，望他那石头门上尽力气一钯，唵喇喇筑做几块。唬得那几个枕梆铃睡的丫鬟，跑至二层门外，叫声：“开门！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门，只见四五个丫鬟跑进去，报道：“奶奶，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把前门已打碎矣！”那怪闻言，即忙叫：“小的们，烧汤洗面梳妆。”叫：“把御弟连绳抬在后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来举着三股叉，骂道：“泼猴！野彘！老大无知！你怎敢打

破我门！”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到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那怪那容分说，抖搜身躯，依前弄法，鼻口喷烟冒火，举钢叉就刺八戒。八戒侧身躲过，着钯就筑。孙大圣使铁棒并力相帮。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几只手，左右遮拦。交锋三五个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唇上大扎了一下。那呆子拖着钯，侮着嘴，负痛逃生。行者却也有些醋他，虚丢一棒，败阵而走。那怪得胜而回，叫小的们搬石块垒住了前门不题。

却说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马，只听得那里猪哼。忽抬头，见八戒侮着嘴，哼将来。沙僧道：“怎的说？”八戒哼道：“了不得！了不得！疼！疼！疼！”说不了，行者也到跟前，笑道：“好呆子阿，昨日咒我是脑门痛，今日却也弄做个肿嘴瘟了。”八戒哼道：“难忍！难忍！疼得好利害，利害！”三人正然难处，只见一个老妈妈儿，左手提着青竹篮儿，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沙僧道：“大哥，那妈妈来得近了，等我问他个信儿，看这个是甚妖精，是甚兵器，这般伤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孙问他去来。”行者急睁睛看，只见头直上有祥云盖顶，左右有香雾笼身。行者认得，急叫：“兄弟们，还不来叩头！那妈妈是菩萨来也。”慌得猪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牵马躬身，孙大圣合掌跪下，叫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

音菩萨。”那菩萨见他每认得元光，即踏祥云，起在半空，现了真像。原来是鱼篮之像。行者赶到空中，拜告道：“菩萨，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师，不知菩萨下降。今遇魔难难收，万望菩萨搭救搭救。”菩萨道：“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钳脚。扎人痛者，是尾上一个钩子，唤做倒马毒。本身是个蝎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如来见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转过钩子，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如来也疼难禁，即着金刚拿他。他却在这里。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别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萨指示指示，别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请他也。”菩萨道：“你去东天门里光明宫，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罢，化作一道金光，径回南海。

孙大圣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师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里救星？”行者道：“才方菩萨指示，教我告请昴日星官。老孙去来。”八戒侮着嘴哼道：“哥阿，就问星官讨些止疼的药饵来。”行者笑道：“不须用药，只似昨日疼，过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烦叙，快早去罢。”好行者，急忙驾筋斗云。须臾，到东天门外。忽见增长天王当面作礼道：“大圣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经，路遇魔瘴缠身，要到光明宫见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见陶、张、辛、邓四大元帅，也问何往。行者道：“要寻昴日星官去降怪救师。”四大帅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

意，上观星台巡札去了。”行者道：“可有这话？”辛天君道：“小将等与他同至斗牛宫，岂敢说假？”陶天君道：“今已许久，或将回矣。大圣还先去光明宫。如未回，再去观星台可也。”大圣遂喜，即别他们，至光明宫门首，果是无人。复抽身就走，只见那壁厢有一行兵士摆列，后面星官来了。那星官还穿的是拜驾朝衣，一身金缕。但见他：

冠簪五岳金光彩，笏执山河玉色琼。

袍挂七星云霞毳，腰围八极宝环明。

叮当珮响如敲韵，迅速风声似摆铃。

翠羽扇开来昴宿，天香飘袂满门庭。

前行的兵士，看见行者立于光明宫外，急转身报道：“主公，孙大圣在这里也。”那星官敛云雾，整束朝衣，停执事，分开左右，上前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专来拜烦救师父一难。”星官道：“何难？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国毒敌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来呼唤小神？”行者道：“观音菩萨适才显化，说是一个蝎子精。特举先生方能治得，因此来请。”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圣至此，又感菩萨举荐，恐迟误事，小神不敢请献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来回旨罢。”

大圣甚喜，即同出东天门，直至西梁国。望见毒敌山不远，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云头，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见了道：“二哥起来，大哥请得星官来了！”那呆子还侮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

不能行礼。”星官道：“你是个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间与那妖精交战，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至今还疼哩。”星官道：“你上来，我与你医治医治。”呆子才放了手，口里哼哼喷喷道：“千万治治！待好了谢你。”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气，就不疼了。呆子欢喜下拜道：“妙阿！妙阿！”行者笑道：“烦星官也把我头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过，只是过了夜才不疼。如今还有些麻痒，只恐发天阴，也烦治治。”星官真个也把头上摸了一摸，吹口气，也就解了余毒，不麻不痒了。八戒发狠道：“哥哥，去杀那泼贱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两个叫他出来，等我好降他。”行者与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后。呆子口里乱骂，手似捞钩，一顿钉钯，把那洞门外垒叠的石块爬开，闯至一层门，又一钉钯，将二门筑得粉碎。慌得那门里小妖飞报：“奶奶，那两个丑男人，又把二层门也打碎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讨素茶饭与他吃哩，听见打破二门，即便跳出花亭子，轮叉来刺八戒。八戒使钉钯迎架。行者在傍，又使铁棒来打。那怪赶至身边，要下毒手。行者与八戒识得方法，回头就走，引那怪赶过石屏之后，行者叫声：“昴宿何在？”只见那星官立于山坡之上，现出本相。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昂起头来，约有六七尺高，对着妖精叫了一声，那怪即时就现了本像。原来是个琵琶来大小的一个蝎子精。这星官再叫一

声，那怪浑身酥软，死在坡前。有诗为证：

花冠绣颈若团纒，爪硬距长目眇睛。

踊跃雄威全五德，峥嵘壮势美三鸣。

岂如凡鸟啼茅屋，本是天星显圣名。

毒蝎枉修人道行，还原反本见真形。

八戒上前，一只脚踮住那怪的胸前道：“业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那怪动也不动，被呆子一顿钉钯，捣作一团烂酱。那星官复聚金光，驾云而去。行者与〔八戒、〕沙僧朝天谢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宫拜酬。”

三人谢毕，却才收拾行李、马匹，都进洞里。见那大小丫鬟，两边跪下，拜道：“爷爷，我们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国女人，前者被这妖精摄来的。你师父在后边香房里坐着哭哩。”行者闻言，仔细观看，果然不见妖气。遂入后边叫道：“师父！”那唐僧见众齐来，十分欢喜道：“贤徒，累及你们了！那妇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厮原是个大母蝎子。幸得观音菩萨指示，大哥去天宫里请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厮收伏，才被老猪筑做个泥了。方敢深入到此，得见师父之面。”唐僧谢之不尽。又寻些米面，安排了饭食，吃了一顿，把那些摄将来的女子赶下山，指与回家之路。点上一把火，把几间房宇烧毁干净。请唐僧上马，找寻大路西行。正是：

割断尘缘离色相，推千金海悟禅心。

毕竟不知几年上才得成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
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
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
色除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

话说唐三藏咬钉嚼铁，以死命留得一个不坏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无词，又早是天中时节。但见那：

熏风时送野兰香，濯雨才晴新竹凉。
艾叶满山无客采，蒲花盈涧自争芳。
海榴娇艳游蜂乱，溪柳阴浓黄雀狂。
长路那能包角黍，龙舟应吊汨罗江。

他师徒们行赏端阳之景，虚度中天之节，忽又见一座高山阻路。长老勒马回头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谨防。”行者等道：“师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诚，怕甚妖怪！”长老闻言甚喜，加鞭催骏马，放辔趲飞龙。

须臾，上了山崖，举头观看，真个是：

顶巅松柏接云青，石壁荆榛挂野藤。万丈崔巍，千层悬削。万丈崔巍峰岭峻，千层悬削壑崖深。苍苔碧藓铺阴石，古桧高槐结大林。林深处，听幽禽，巧声睚睨实堪吟。洞内水流如泻玉，路傍花落似堆金。山势恶，不堪行，十步全无半步平。狐狸麋鹿成双遇，白鹤玄猿作对迎。忽闻虎啸惊人胆，鹤鸣振耳透天庭。黄梅红杏堪供食，野草闲花不识名。

四众进山，缓行良久，过了山头。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阳之地。猪八戒卖弄精神，教沙和尚挑了担子，他双手举钯，上前赶马。那马更不惧他，凭那呆子嗒嗒的赶，只是缓行不紧。行者道：“兄弟，你赶他怎的？让他慢慢走罢了。”八戒道：“天色将晚，自上山行了这一日，肚里饿了。大家走动些，寻个人家化些斋吃。”行者闻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如飞似箭，顺平路往前去了。你说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故此传留至今，是马皆惧猴子。那长老挽不住缰绳，只扳紧着鞍鞵，让他放了一路辮头，有二十里向开田地，方才缓步而行。

正走处，忽听得一棒锣声，路两边闪出三十多人，一个个枪刀棍棒，挡住路口道：“和尚那里走！”唬得个唐僧战兢兢，坐不稳，跌下马来，蹲在路旁草窠里，只叫：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那为头的两个大汉道：“不打你，只是有盘缠留下。”长老方才省悟，知他们是一伙强人，却欠身抬头观看。但见他：

一个青脸獠牙欺太岁，一个暴睛环眼赛丧门。髻边红发如飘火，颊下黄须似插针。他两个头戴虎皮花磕脑，腰系貂裘彩战裙。一个手中执着狼牙棒，一个肩上横担托拈藤。果然不亚巴山虎，真个犹如出水龙。三藏见他这般凶恶，只得走起来，合掌当胸道：“大王，贫僧是东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经者。自别了长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盘缠也使尽了。出家人专以乞化为由，那得个财帛？万望大王方便方便，让贫僧过去罢！”那两个贼帅众向前道：“我们在这里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专要些财帛，甚么方便方便？你果无财帛，快早脱下衣服，留下白马，放你过去！”三藏道：“阿弥陀佛。贫僧这件衣服是东家化布，西家化针，零零碎碎化来的。你若剥去，可不害杀我也！只是这世里做得好汉，那世里变畜生哩！”那贼闻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这长老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怜！你只说你的棍子，还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贼那容分说，举着棍，没头没脸的打来。长老一生不会说谎，遇着这急难处，没奈何，只得打个诳语道：“二位大王，且莫动手。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就到。他身边有几两银子，把与你罢。”那贼道：“这和尚也是吃不得亏的，且捆起来。”众贼一齐下手，把一条绳捆了，高

高吊在树上。

却说三个撞祸精，随后赶来。八戒呵呵大笑道：“师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里等我们哩。”忽见长老在树上，他又说：“你看师父，等便罢了，却又有这般心肠，爬上树去，扯着藤儿打秋千耍子哩。”行者看了道：“呆子，莫乱谈。师父吊在那里不是？你两个慢来，等我去看看。”好大圣，急登高坡细看，认得是伙强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即转步，摇身一变，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穿一领缁衣，年纪只有二八，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拽开步，来到前边，叫道：“师父，这是怎么说话？这都是些甚么歹人？”三藏道：“徒弟呀，还不救我下来，还问甚的？”行者道：“是干甚勾当的？”三藏道：“这一伙拦路的，把我截住，要买路钱。因身边无物，却把我吊在这里，只等你来计较计较。不然，把这匹马送与他罢。”行者呀的笑道：“师父不济。天下也有和尚，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谁教你把这龙马送人？”三藏道：“徒弟呵，似这般吊起来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的与他说来？”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没办法，把你供出来也。”行者道：“师父，你好没搭煞。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且教道莫打我，是一时救难的话儿。”行者道：“好道好，承你抬举，正是这样供。若肯一个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孙越有买卖。”

那伙贼见行者与他师父讲话，撒开势，围将上来道：“小和尚，你师父说你腰里有盘缠，趁早拿出来，饶你们性命。若道半个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残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长官不要嚷。盘缠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马蹄金二十来锭，粉面银二三十锭，散碎的未曾见数。要时就连包儿拿去，切莫打我师父。古书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处。若遇着个斋僧的长者，衬钱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几何？只望放下我师父来，我就一并奉承。”那伙贼闻言，都甚欢喜道：“这老和尚慳吝，这小和尚倒还慷慨。”教：“放下来。”那长老得了性命，跳上马，顾不得行者，操着鞭，一路跑回旧路。行者忙叫道：“走错路了！”提着包袱，就要追去。那伙贼拦住道：“那里走！将盘缠留下，免得动刑！”行者笑道：“说开，盘缠须三分分之。”那贼头道：“这小和尚忒乖，就要瞒着他师父留起些儿。也罢，拿出来看。若多时，也分些与你背地里买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这等说。我那里有甚盘缠？说你两个打劫别人的金银，是必分些与我。”那贼闻言大怒，骂道：“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到不肯与我，反问我要！哇，看打！”抡起一条疙搭藤棍，照行者光头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当不知，且满面陪笑道：“哥呀，若是这等打，就打到来年，打罢春，也是不当真的。”那贼大惊道：“这和尚好硬头！”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过奖了。也将就看得过。”那

贼那容分说，两三个一齐乱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来。”

好大圣，耳中摸一摸，拔出一个绣花针儿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曾带得盘缠，只这个针儿送你罢。”那贼道：“晦气呀，把一个富贵和尚放了，却拿住这个穷秃驴。你好道会做裁缝，我要针做甚的？”行者听说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变作碗来粗细的一条棍子。那贼害怕道：“这和尚生得小，倒会弄术法儿！”行者将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动，就送你罢。”两个贼上前抢夺，可怜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禁动半分毫。这条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称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那伙贼怎么知得？大圣走上前，轻轻的拿起，丢一个蟒翻身拗步势，指着强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孙了。”那贼上前来，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让老孙打一棒儿，却休当真。”你看他，展开棍子，幌一幌，有井栏粗细，七八丈长短。荡的一棍，把一个打倒在地，嘴唇撮土，再不做声。那一个开言骂道：“这秃厮老大无礼！盘缠没有，转伤我一个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个个打来，一发教你断了根罢。”荡的又一棍，把第二个又打死了。唬得那众喽啰撇枪弃棍，四路逃生而走。

却说唐僧骑着马，往东正跑，八戒、沙僧拦住道：“师父往那里去？错走路了。”长老兜马道：“徒弟呵，趁早去与你师兄说，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杀那些强盗。”

八戒道：“师父住下，等我去来。”呆子一路跑到前边，厉声高叫道：“哥哥，师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强盗往那里去了？”行者道：“别个都散了，只是两个头儿在这里睡觉哩。”八戒笑道：“你两个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这般辛苦，不往别处睡，却睡在此处。”呆子行到身边，看看道：“到与我是一起的，干净张着口睡，淌出些粘涎来了。”行者道：“是老孙一棍子打出豆腐来了。”八戒道：“人头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脑子来了！”八戒听说打出脑子来，慌忙跑转去，对唐僧道：“散了伙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条路上去了？”八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脚，又会往那里去走哩！”三藏道：“你怎么说散火？”八戒道：“打杀了，不是散火是甚的？”三藏问：“打的怎么模样？”八戒道：“头上打了两个大窟窿。”三藏教：“解开包，取几文衬钱，快去那里讨两个膏药，与他两个贴贴。”八戒笑道：“师父好没正经。膏药只好贴得活人的疮肿，那里好贴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恼起来，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猻长，猴子短。兜转马，与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见那血淋淋的，倒卧山坡之下。

这长老甚不忍见，即着八戒：“快使钉钯，筑个坑子埋了，我与他念卷《倒头经》。”八戒道：“师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杀人，还该教他去烧埋，怎么教老猪做土工？”行者被师父骂恼了，喝着八戒道：“泼懒夯货！趁早儿去

埋！迟了些儿就是一棍！”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扛住钯齿。呆子丢了钯，便把嘴拱。拱到软处，一嘴有二尺五，两嘴有五尺深。把两个贼尸埋了，盘作一个坟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烛来，待我祷祝，好念经。”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这半山之中，前不爬村，后不着店，那讨香烛？就有钱也无处去买。”三藏恨恨的道：“猴头过去！等我撮土焚香祝告。”这是三藏离鞍悲野冢，圣僧善念祝荒坟。祝云：

“拜惟好汉，听祷原因：念我弟子，东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经文。适来此地，逢尔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都在此山内结党成群。我以好话，哀告殷勤。尔等不听，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伤身。切念尸骸暴露，吾随掩土盘坟。折青竹为光烛，无光彩，有心勤。取顽石作施食，无滋味，有诚真。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

八戒笑道：“师父推得干净。他打时，却也没有我们两个。”三藏真个又撮土祝告道：“好汉告状，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圣闻言，忍不住笑道：“师父，你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教他去告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你不往西天取经，我不与你做徒弟，怎么

会来这里，会打杀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掙着铁棒，望那坟上捣了三下，道：“遭瘟的强盗，你听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后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痒的，触恼了性子，一差二误，将你打死了。尽你到那里去告，我老孙实是不怕。玉帝认得我，天王随得我。二十八宿惧我，九曜星官怕我，府县城隍跪我，东岳天齐怖我。十代阎君曾与我为仆从，五路猖神曾与我当后生。不论三界五司，十方诸宰，都与我情深面熟，随你那里去告！”三藏见说出这般恶话，却又心惊道：“徒弟呀，我这祷祝，是教你体好生之德，为良善之人，你怎么就认真起来？”行者道：“师父，这不是好耍子的勾当，且和你赶早寻宿去。”那长老只得怀嗔上马。

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见路北下有一座庄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们到那里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庄舍边，下马看时，却也好个住场。但见：

野花盈径，杂树遮扉。远岸流山水，平畦种麦葵。
蒹葭露润轻鸥宿，杨柳风微倦鸟栖。青柏间松争翠碧，
红莲映蓼斗芳菲。村犬吠，晚鸡啼，牛羊食饱牧童归。
霁烟结露黄粱熟，正是山家入暮时。

长老向前，忽见那村舍门里走出一个老者，即与相见，道了问讯。那老者问道：“僧家从哪里来？”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适路过宝方，天色将晚，

特求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贵处到我这里，程途迢递，怎么涉水登山，独自到此？”三藏道：“贫僧还有三个顽徒同来。”老者问：“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傍立的便是。”老者猛抬头，看见他每面貌丑陋，急回身往里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万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战兢兢钳口难言，摇着头，摆着手道：“不像——不像人模样！是几——是几个妖精！”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惧。我徒弟生得是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爷爷啞，一个夜叉，一个马面，一个雷公。”行者闻言，厉声高叫道：“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马面是我玄孙哩！”那老者听见，魂散魄飞，面容失色，只要进去。三藏搀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这等粗鲁，不会说话。”

正劝解处，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婆婆，携着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儿，道：“爷爷，为何这般惊恐？”老者才叫：“妈妈，看茶来。”那婆婆真个丢了孩儿，人里面捧出两杯茶来。茶罢，三藏却转下来，对婆婆作礼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才到贵处，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个徒弟貌丑，老家长见了虚惊也。”婆婆道：“见貌丑的就这等虚惊，若见了老虎豺狼，却怎么好？”老者道：“妈妈啞，人面丑陋还可，只是言语一发唬人。我说他象夜叉、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孙子，夜叉是他重孙，马面是他玄孙。我听此言，故此悚惧。”唐僧道：“不

是，不是。象雷公的，是我大徒孙悟空。象马面的，是我二徒猪悟能。象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净。他们虽是丑陋，却也秉教沙门，皈依善果，不是甚么恶魔毒怪，怕他怎的？”公婆两个，闻说他名号，皈正沙门之言，却才定性回惊，教：“请来，请来。”长老出门叫来。又分付道：“适才这老者甚恶你等。今进去相见，切勿抗礼，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师兄撒泼。”行者笑道：“不是嘴长耳大脸丑，便也是一个好男子。”沙僧道：“莫争讲，这里不是那抓乖弄俏之处。且进去，且进去。”一齐把行囊、马匹，都到草堂上，普同唱了个喏，坐定。

那妈妈儿贤慧，即便携转小儿，分付煮饭，安排一顿素斋，他师徒吃了。渐渐晚了，又掌起灯来，都在草堂上闲叙。长老才问：“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杨。”又问年纪。老者道：“七十四岁。”又问：“几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个。适才妈妈携的是小孙。”长老：“请令郎相见拜揖。”老者道：“那厮不中拜。老拙命苦，养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点头而叹：“可怜！可怜！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专生恶念，不务本等，专好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党。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闻说，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杀的就是也！”长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贤父母，何生恶逆儿！”行者近前道：“老官儿，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

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罢！”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无以次人丁。纵是不才，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掩土。”沙僧与八戒笑道：“师兄，莫管闲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肯，与我何干？且告施主，见赐一束草儿，在那厢打铺睡觉，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后园里拿两个稻草，教他每在园中草团瓢内安歇。行者牵了马，八戒挑了行李，同长老俱到团瓢内安歇不题。

却说那伙贼内，果有老杨的儿子。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两个贼首，他们都四散逃生。约摸到四更时候，又结了一伙，在门前打门。老者听得门响，即披衣道：“妈妈，那厮回来也。”妈妈道：“既来，你去开门，放他来家。”老者方才开门，只见那一伙贼都嚷道：“饿了！饿了！”这老杨的儿子忙入里面，叫起妻子来打米煮饭。却厨下无柴，往后园里拿柴到厨房里，问妻子道：“后园白马是那里的？”妻子道：“是东土取经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顿晚斋，教他在草团瓢内睡哩。”

那厮闻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们，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里也！”众贼道：“那个冤家？”那厮道：“却是打死我们头儿的和尚，来我家借宿，现睡在草团瓢里。”众贼道：“却好！却好！拿住这些秃驴，一个个剁成肉酱！一则得那行囊、白马，二来与我们头儿报仇。”那厮道：“且莫忙。你们且去磨刀。等我煮饭熟了，

大家吃饱些，一齐下手。”真个那些贼磨刀的磨刀，磨枪的磨枪。那老儿听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后园，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厮领众来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图害。我老拙念你远来，不忍伤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后门出去罢。”三藏听说，战兢兢的叩头谢了老者，即唤八戒牵马，沙僧挑担，行者拿了九环锡杖。老者开后门，放他去了，依旧悄悄的来前睡下。

却说那厮们磨快了刀枪，吃饱了饭食，时已五更天气，一齐来到园中看处，却不见了。即忙点灯着火，寻勾多时，四无踪迹，但见后门开着。都道：“从后门走了！走了！”发一声喊，赶将上来。一个个如飞似箭，直赶到东方日出，却才望见唐僧。那长老忽听得喊声，回头观看，后面有二三十人，枪刀簇簇而来。便教：“徒弟阿，贼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孙了他去来。”三藏勒马道：“悟空，切莫伤人，只唬退他便罢。”行者那肯听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里去？”众贼骂道：“秃厮无礼！还我大王的命来！”那厮每圈子阵把行者围在中间，举枪刀乱砍乱搠。这大圣把金箍棒幌一幌，碗来粗细，把那伙贼打得星落云散，挡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磕着的骨折，擦着的皮伤。乖些的跑脱几个，痴些的都见阎王。

三藏在马上，见打倒许多人，慌的放马奔西。猪八戒、沙和尚，紧随鞭凳而去。行者问那不死带伤的贼人

道：“那个是那杨老儿的儿子？”那贼哼哼的告道：“爷爷，那穿黄的是。”行者上前，夺过刀来，把个穿黄的割下头来，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铁棒，拽开云步，赶到唐僧马前，提着头道：“师父，这是杨老儿的逆子，被老孙取将首级来也！”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慌得跌下马来，骂道：“这泼猢猻杀我也！快拿过！快拿过！”八戒上前，将人头一脚踢下路旁，使钉钯筑些土盖了。沙僧放下担子，搀着唐僧道：“师父请起。”那长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紧箍儿咒来，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眼胀头昏，在地下打滚，只叫：“莫念！莫念！”那长老念勾有十余遍，还不住口。行者翻筋斗，竖蜻蜓，其痛难禁，只叫：“师父饶我罪罢！有话便说，莫念，莫念！”三藏却才住口道：“没话说！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罢！”行者忍疼磕头道：“师父，怎的就赶我去耶？”三藏道：“你这泼猴可恶太甚！不是个取经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两个贼头，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赐斋借宿，又蒙他开后门放我等逃了性命。虽然他的儿子不肖，与我无干，也不该枭他首级。况又杀死多人，坏了多少生命，伤了天地多少和气！屡次劝你，更无一毫善念，要你何为！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说声去，一路筋斗云，无影无踪，遂不见了。咦！这正是：

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

毕竟不知那大圣投向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却说孙大圣恼恼闷闷，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帘洞，恐本洞小妖见笑，笑我出乎尔反乎尔，不是个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宫，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岛，却又羞见那三岛诸仙。欲待要奔龙宫，又不伏气求告龙王。真个是无依无倚，苦自忖量道：“罢！罢！罢！我还去见我师父，还是正果。”遂按下云头，径至三藏马前侍立道：“师父，恕弟子这遭。向后再不敢行凶，一一受师父教诲。千万还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见了，更不答应，兜住马，即念《紧箍儿咒》。颠来倒去，又念了二十余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儿陷在肉里有一寸来深浅，方才住口道：“你不回去，又来缠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三藏发怒道：“你这猢猻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实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迟了些儿，我又念真言。这番决不住口，把你脑浆

都勒出来哩！”大圣疼痛难忍，见师父更不回心，没办法，只得又驾筋斗云，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这和尚负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诉观音菩萨去来。”

好大圣，拨回筋斗，那消一个时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见木叉行者迎面作礼道：“大圣何往？”行者道：“要见菩萨。”木叉即引行者至朝云洞口，又见善财童子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来告菩萨。”善财听见一个“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儿，还像当时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萨是个大慈大悲、大愿大乘、救苦救难、无边无量的圣善菩萨，有甚不是处，你要告他？”行者满怀闷气，一闻此言，心中怒发，咄的一声，把善财童子喝了个倒退，道：“这个背义忘恩的小畜生，着实愚鲁！你那时节作怪成精，我请菩萨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这等极乐长生，自在逍遥，与天同寿，还不拜谢老孙，转倒这般侮慢！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却怎么说我刁嘴要告菩萨？”善财陪笑道：“还是个急猴子。我与你作笑耍子，你怎么就变脸了？”正讲处，只见白鹦歌飞来飞去，知是菩萨呼唤，木叉与善财，遂向前引导，至宝莲下。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菩萨教木叉与善财扶起道：“悟空，有甚伤感之事？明明说来。莫哭！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也。”行者垂泪再拜道：“当年弟子为人，曾受那个气来？自蒙菩萨解脱天灾，秉教沙门，保

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我弟子舍身拚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只指望归真正果，洗业除邪，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萨道：“且说那皂白原因来我听。”行者即将那打杀草寇前后始终，细陈了一遍。却说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紧箍儿咒》。“赶我几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特来告诉菩萨。”菩萨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似你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比那妖禽怪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师父。据我公论，还是你的不善。”

行者噙泪叩头道：“纵是弟子不善，也当将功折罪，不该这般逐我！万望菩萨，舍大慈悲，将《松箍儿咒》念念，褪下金箍，交还与你，放我仍往水帘洞逃生去罢！”菩萨笑道：“《紧箍儿咒》本是如来传我的。当年差我上东土寻取经人，赐我三件宝贝，乃是锦襦袈裟，九环锡杖，金紧禁三个箍儿。秘授与咒语三篇。却无甚么《松箍儿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辞菩萨去也。”菩萨道：“你辞我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来，求念《松箍儿咒》去也。”菩萨道：“你且住，我与你看看祥悔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这样不祥也够了。”菩

萨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悔。”

好菩萨，端坐莲台，运心三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霎时间开口道：“悟空，你那师父顷刻之际就有伤身之难，不久便来寻你。你只在此处，待我与唐僧说，教他还同你去取经，了成正果。”孙大圣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于宝莲台下不题。

却说唐长老自赶回行者，教八戒引马，沙僧挑担，连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远近，三藏勒马道：“徒弟，自五更时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马温着了气恼，这半日饥又饥，渴又渴，那个去化些斋来我吃？”八戒道：“师父且请下马，等我看可有邻近的庄村，化斋去也。”三藏闻言，滚下马来。呆子纵起云头，半空中仔细观看，一望尽是山岭，莫想有个人家。八戒按下云来，对三藏道：“却是无处化斋。一望之间，全无庄舍。”三藏道：“既无化斋之处，且得些水来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涧下取些水来。”沙僧即取钵盂，递与八戒。八戒托着钵盂，驾起云雾而去。那长老坐在路旁，等勾多时，不见回来，可怜口干舌苦难熬。有诗为证。诗曰：

保神养气为之精，情性原来一禀形。

心乱神昏诸病作，形衰精败道元倾。

三花不就空劳碌，四大萧条枉费争。

土木无功金水绝，法身疏懒几时分。

沙僧在傍，见三藏饥渴难忍，八戒又取水不来，只得稳了

行囊，拴牢了白马道：“师父，你自在着，等我去催水来。”长老含泪无言，但点头相答。沙僧急驾云光，也向南山而去。

那师父独炼自熬，得之太甚。正在惶惶之际，忽听得一声响亮，唬得长老欠身看处，原来是孙行者跪在路旁，双手捧着一个磁杯道：“师父，没有老孙，你连水也不能勾哩！这一杯好凉水，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斋。”长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当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罢！”行者道：“无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泼猢狲，只管来缠我做甚！”那行者变了脸，发怒生嗔，喝骂长老道：“你这个狠心的泼秃！十分贱我！”轮铁棒，丢了磁杯，望长老脊背上研了一下，那长老昏晕在地，不能言语，被他把两个青毡包袱提在手中，驾筋斗云，不知去向。

却说八戒托着钵盂，只奔南山坡下，忽见山凹之间，有一座草舍人家。原来在先看时，被山高遮住，未曾见得。今来到边前，方知是个人家。呆子暗想道：“我若是这等丑嘴脸，决然怕我，枉劳神思，断然化不得斋饭。须是变好，须是变好。”好呆子，捻着诀，念个咒，把身摇了七八摇，变作一个食痲病黄胖和尚。口里哼哼喷喷的，挨近门前，叫道：“施主，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贫僧是东土来，往西天取经的。我师父在路饥渴了，家中有锅巴冷饭，千万化些儿救口！”原来那家子男人不在，都

去插秧种谷去了。只有两个女人在家，正才煮了午饭，盛起两盆，却收拾送下田，锅里还有些饭与锅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见他这等病容，却又说东土往西天去的话，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说，又怕跌倒，死在门首。只得哄哄嗡嗡，将些剩饭锅巴，满满的与了一钵。呆子拿转来，现了本像，径回旧路。

正走间，听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头看时，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这里来，这里来。”及下崖，迎至面前道：“这涧里好清水不舀，你往那里去的？”八戒笑道：“我到这里，见山凹子有个人家，我去化了这一钵干饭来了。”沙僧道：“饭也用着，只是师父渴得紧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将衣襟来兜着这饭，等我使钵盂去舀水。”二人欢欢喜喜，回至路上，只见三藏面磕地，倒在尘埃。白马撒缰，在路旁长嘶跑跳。行李担不见踪迹。慌得八戒，跌脚捶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讲！不消讲！这还是孙行者赶走的余党，来此打杀师父，抢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马拴住。”只叫：“怎么好！怎么好！这诚所谓半途而废，中道而止也！”叫一声：“师父！”满眼抛珠，伤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经之事，且莫说了。你看着师父的尸灵，等我把马骑到那个府州县乡村店集卖几两银子，买口棺木，把师父埋了，我两个各寻道路散伙。”

沙僧实不忍舍，将唐僧扳转身体，以脸温脸，哭一

声：“苦命的师父！”只见那长老口鼻中吐出热气，胸前温暖。连叫：“八戒，你来！师父未伤命哩！”这呆子才近前扶起。长老苏醒，呻吟一会，骂道：“好泼猢猻，打杀我也！”沙僧、八戒问道：“是那个猢猻？”长老不言，只是叹息。却讨水吃了几口，才说：“徒弟，你们刚去，那悟空更来缠我。是我坚执不收，他遂将我打了一棒，青毡包袱却抢去了。”八戒听说，咬响口中牙，发起心头火，道：“叵耐这泼猴子，怎敢这般无礼！”教沙僧道：“你伏侍师父，等我到他家讨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发怒。我们扶师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热茶汤，将先化的饭热热，调理师父，再去寻他。”

八戒依言，把师父扶上马，拿着钵盂，兜着冷饭，直至那家门首。只见那家止有个老婆子在家，忽见他们，慌忙躲过。沙僧合掌道：“老母亲，我等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师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热茶汤，与他吃饭。”那妈妈道：“适才有个食瘠病和尚，说是东土差来的，已化斋去了，又有个甚么东土的？我没人在家，请别转转。”长老闻言，扶着八戒，下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个徒弟，合意同心，保护我上天竺国大雷音拜佛求经。只因我大徒弟唤孙悟空，一生凶恶，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来，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将我行囊衣钵抢去。如今要着一个徒弟寻他取讨，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处，特来老婆婆府上权安息一时，待讨将行李来就

行，决不敢久住。”那妈妈道：“刚才一个食痨病黄胖和尚，他化斋去了，也说是东土往西天去的，怎么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长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与斋，故变作那等模样。你不信，我兄弟衣兜里不是你家锅巴饭？”

那妈妈认得果是他与的饭，遂不拒他，留他们坐了。却烧一罐热茶，递与沙僧泡饭。沙僧即将冷饭泡了，递与师父。师父吃了几口，定性多时道：“那个去讨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师父赶他回去，我曾寻他一次，认得他花果山水帘洞。等我去，等我去！”长老道：“你去不得。那猢狲原与你不同，你又说话粗鲁，或一言两句之间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净去罢。”沙僧应承道：“我去，我去。”长老又分付沙僧道：“你到那里，须看个头势。他若肯与你包袱，你就假谢谢拿来。若不肯，切莫与他争竞，径至南海菩萨处，将此情告诉，请菩萨去问他要。”沙僧一一听从，向八戒道：“我今寻他去，你千万莫倦怠，好生供养师父。这人家亦不可撒泼，恐他不肯供饭。我就回。”八戒点头道：“我理会得。但你去，讨得讨不得，趁早回来，不要弄做‘尖担担柴两头脱’也。”沙僧遂捻了诀，驾起云光，直奔东胜神洲而去。真个是：

身在神飞不守舍，有炉无火怎烧丹。

黄婆别主求金老，水母延师奈病颜。

此去不知何日返，这回难量几时还。

五行生克情无顺，只待心猿复进关。

那沙僧在半空里，行经三昼夜，方到了东洋大海。忽闻波浪之声，低头观看，真个是黑雾涨天阴气盛，沧溟衔日晓光寒。他也无心观玩，望仙山渡过瀛洲，向东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风，踏水势，又多时，却望见高峰排戟，峻壁悬屏。即至峰头，按云找路下山，寻水帘洞。步近前，只听得一派喧声，见那山中无数猴精，滔滔乱嚷。沙僧又近前仔细再看，原来是孙行者高坐石台之上，双手扯着一张纸，朗朗的念道：

“东土大唐王皇帝李，驾前敕命御弟圣僧陈玄奘法师，上西方天竺国娑婆灵山大雷音寺专拜如来佛祖求经。朕因促病侵身，魂游地府，幸有阳数臻长，感冥君放送回生，广陈善会，修建度亡道场。盛蒙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金身出现，指示西方有佛有经，可度幽亡超脱，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询求经偈。倘过西邦诸国，不灭善缘，照牒施行。

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猪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念了从头又念。沙僧听得是通关文牒，止不住近前厉声高叫：“师兄，师父的关文你念他怎的？”那行者闻言，急抬头，不认得是沙僧，叫：“拿来！拿来！”众猴一齐围绕，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来，喝道：“你何人？擅敢近

吾仙洞！”沙僧见他变了脸，不肯相认，只得朝上行礼道：“上告师兄。前者实是师父性暴，错怪了师兄，把师兄咒了几遍，逐赶回家。一则弟等未曾劝解，二来又为师父饥渴去寻水化斋。不意师兄好意复来，又怪师父执法不留，遂把师父打倒，昏晕在地，将行李抢去。后救转师父，特来拜兄。若不恨师父，还念昔日解脱之恩，同小弟将行李回见师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万把包袱赐弟，兄在深山，乐桑榆晚景，亦诚两全其美也。”

行者闻言，呵呵冷笑道：“贤弟，此论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抢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爱居此地。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沙僧笑道：“师兄言之欠当。自来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我佛如来造下三藏真经，原着观音菩萨向东土寻取经人求经，要我们苦历千山，询求诸国，保护那取经人。菩萨曾言，取经人乃如来门生，号曰金蝉长老。只因他不听佛祖谈经，贬下灵山，转生东土，教他果正西方，复修大道。遇路上该有这般魔瘴，解脱我等三人，与他做护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个佛祖肯传经与你？却不是空劳一场神思也！”那行者道：“贤弟，你原来懵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谅你说你有唐僧，同我保护，我就没有唐僧？我这里另选个有道的真僧在此，老孙独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选

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请来你看。”叫：“小的们，快请师父出来！”果跑进去，牵出一匹白马，请出一个唐三藏，跟着一个八戒，挑着行李；一个沙僧，拿着锡杖。这沙僧见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里又有一个沙和尚？不要无礼，吃我一杖！”好沙僧，双手举降妖杖，把一个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原来这是一个猴精。那行者恼了，轮金箍棒，帅众猴，把沙僧围了。沙僧东冲西撞，打出路口，纵云雾逃生道：“这泼猴如此惫愆！我告菩萨！”那行者见沙僧打死一个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来追赶。回洞教小的们把打死的妖尸拖在一边，剥了皮，取肉煎炒，将椰子酒、葡萄酒，同群猴都吃了。另选一个会变化的妖猴，还变一个沙和尚，从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题。

沙僧一驾云离了东海，行经一昼夜，到了南海。正行时，早见落伽山不远，急至前，低停云雾观看。好去处，果然是：

包乾之奥，括坤之区。会百川而浴日滔星，归众流而生风漾月。潮发腾凌大鯤化，波翻浩荡巨鳌游。水通西北海，浪合正东洋。四海相连同地脉，仙方洲岛各仙宫。休言满地蓬莱，且看普陀云洞。好景致，山头霞彩壮元精，岩下祥风漾月晶。紫竹林中飞孔雀，绿杨枝上语灵鸚。琪花瑶草年年秀，宝树金莲岁岁生。白鹤几番朝顶上，素鸾数次到山亭。游鱼也解

修真性，跃浪穿波听讲经。

沙僧徐步落伽山，玩看仙境。只见木叉行者当面对道：“沙悟净，你不保唐僧取经，却来此何干？”沙僧作礼毕，道：“有一事特来朝见菩萨，烦为引见引见。”木叉情知是寻行者，更不题起，即先进去对菩萨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净朝拜。”孙行者在台下听见，笑道：“这定是唐僧有难，沙僧来请菩萨的。”即命木叉门外叫进。这沙僧倒身下拜。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事，会见孙行者站在傍边，等不得说话，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头便打。这行者更不回手，彻身躲过。沙僧口里乱骂道：“我把你个犯十恶造反的泼猴！你又来影瞞菩萨哩！”菩萨喝道：“悟净不要动手！有甚事先与我说。”沙僧收了宝杖，再拜台下，气冲冲的对菩萨道：“这猴一路行凶，不可数计，前日在山坡下打杀两个剪路的强人，师父怪他。不期晚间就宿在贼窝主家里，又把一伙贼人尽情打死，又血淋淋提一个人头来与师父看。师父唬得跌下马来，骂了他几句，赶他回来。分别之后，师父饥渴太甚，教八戒去寻水。久等不来，又教我去寻他。不期孙行者见我二人不在，复回来把师父打一铁棍，将两个青毡包袱抢去。我等回来，将师父救醒，特来他水帘洞寻他讨包袱，不想他变了脸，不肯认我，将师父关文念了又念。我问他念了做甚，他说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经，送上东土，算他的功果，立他为祖，万古传扬。我又说：‘没唐僧，那肯传经与你？’他说

他选了一个有道的真僧。及请出，果是一匹白马，一个唐僧，后随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里又有个沙和尚？’是我赶上前，打了他一宝杖，原来是个猴精。他就帅众拿我，是我特来告诉菩萨。不知他会使筋斗云，预先到此处。又不知他将甚巧语花言，影瞞菩萨也！”菩萨道：“悟净，不要赖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他那里有另请唐僧，自去取经之事？”沙僧道：“见如今水帘洞有一个孙行者，怎敢欺诳？”菩萨道：“既如此，你休发急，教悟空与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难灭，是假易除，到那里自见分晓。”这大圣闻言，即与沙僧辞了菩萨。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皂白，水帘洞口辨真邪。

毕竟不知如何分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这行者与沙僧拜辞了菩萨，纵起两道祥光，离了南海。原来行者筋斗云快，沙和尚仙云觉迟，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这等藏头露尾，先去安排。待小弟与你一同走。”大圣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个二人同驾云而去，不多时，果见花果山。按下云头，二人洞外细看，果见一个行者，高坐石台之上，与群猴饮酒作乐。模样与大圣无异，也是黄发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锦布直裰，腰系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条儿金箍铁棒，足下也踏一双鹿皮靴。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朔腮别土星，查耳额颅阔，獠牙向外生。

这大圣怒发，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铁棒上前骂道：“你是何等妖邪？敢变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儿孙！擅居吾仙洞！擅作这威福！”那行者见了，公然不答，也使铁棒来迎。二行者在一处，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哑：

两条棒，二猴精，这场相敌实非轻。都要护持唐

御弟，各施功绩立英名。真猴实受沙门教，假妖虚称佛子情。盖为神通多变化，无真无假两相平。一个是混元一气齐天圣，一个是久炼千灵缩地精。这个是如意金箍棒，那个是随心铁杆兵。隔架遮拦无胜败，撑持抵敌没输赢。先前交手洞门外，少顷争持在半空。

他两个各踏云光，跳斗上九霄云内。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见他每战此一场，诚然难认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伤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纵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宝杖，打近水帘洞外，惊散群猴，掀翻石凳，把饮酒食肉的器皿，尽情打碎。寻他的青毡包袱，四下里全然不见。原来他水帘洞本是一股瀑布飞泉遮挂洞门，远看似一条白布帘儿，近看乃是一股水脉，故曰水帘洞。沙僧不知进步来历，故此难寻。即便纵云赶到九霄云里，轮着宝杖，又不好下手。大圣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复师父，说我等这般这般，等老孙与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萨前辨个真假。”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沙僧见两个相貌、声音，更无一毫差别，皂白难分，只得依言，拨转云头，回复唐僧不题。

你看那两个行者，且行且斗，直嚷到南海，径至落伽山，打打骂骂，喊声不绝。早惊动护法诸天，即报入潮阳洞里道：“菩萨，果然两个孙悟空打将来也！”那菩萨与木叉行者、善财童子、龙女，降莲台出门喝道：“那业畜那里走！”这两个递相揪住道：“菩萨，这厮果然像弟子模

样。才自水帘洞打起，战斗多时，不分胜负。沙悟净肉眼愚蒙，不能分识，有力难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师父，我与这厮打到宝山，借菩萨慧眼，与弟子认个真假，辨明邪正！”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一遍。众诸天与菩萨都看良久，莫想能认。菩萨道：“且放了手，两边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两边站定。这边说：“我是真的。”那边说：“他是假的！”菩萨唤木叉与善财上前悄悄分付：“你一个帮助一个，等我暗念《紧箍儿咒》，看那个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帮一个。菩萨暗念真言，两个一齐喊疼，都抱着头，地下打滚，只叫：“莫念！莫念！”菩萨不念，他两个又一齐揪住，照旧嚷斗。菩萨无计奈何，即令诸天、木叉，上前助力。众神恐伤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萨叫声“孙悟空”，两个一齐答应。菩萨道：“你当年官拜弼马温，大闹天宫时，神将皆认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话。”这大圣谢恩，那行者也谢恩。

二人扯扯拉拉，口里不住的嚷斗，径至南天门外，慌得那广目天王帅马、赵、温、关四大天将，及把门大小众神，各使兵器挡住道：“那里走！此间可是争斗之处？”大圣道：“我因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在路上打杀贼徒，那三藏赶我回去，我径到普陀崖见观音菩萨诉苦。不想，这妖精几时就变作我的模样，打倒唐僧，抢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寻讨，只见那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后到普陀崖告请菩萨，又见我侍立台下，沙僧说是我驾筋斗云，又

先在菩萨处遮饰。菩萨却是个正明，不听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验。原来这妖精果像老孙模样。才自水帘洞打到落伽山见菩萨，菩萨也难识认，故打至此间。烦诸天眼力，与我认个真假。”道罢，那行者也似这般这般说了一遍。众天神看勾多时，也不能辨。他两个吆喝道：“你们既不能认，让开路！等我们去见玉帝。”

众神搪抵不住，放开天门，直至凌霄宝殿。马元帅同张、葛、许、丘四天师奏道：“下界有一般两个孙悟空，打进天门，口称见主！”说不了，两个直嚷进来，唬得那玉帝即降立宝殿，问曰：“你两个因甚事擅闹天宫？嚷至朕前寻死！”大圣口称：“万岁！万岁！臣今皈命，秉教沙门，再不敢欺心逛上。只因这个妖精变作臣的模样……”如此如彼，把前情备陈了一遍，“望乞与臣辨个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陈了一遍。玉帝即传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谁假，教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赶出殿外。这大圣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欢喜，揪头抹颈，复打出天门，坠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见师父去！我和你见师父去！”

却说那沙僧自花果山辞他两个，又行了三昼夜，回至本庄，把前事对唐僧说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当时只说是孙悟空打我一棍，抢去包袱，岂知却是妖精假变的行者！”沙僧又告道：“这妖又假变一个长老，一匹白马。

又有一个八戒挑着我们包袱，又有一个变作是我。我忍不住一怒，一杖打死，原是一个猴精，因此惊散。又到菩萨处诉告。菩萨着我与师兄又同去识认，那妖果与师兄一般模样。我难助力，故先来回复师父。”三藏闻言，大惊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应了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说有几起取经的，这却不又是一起？”那家老老小小，都来问沙僧道：“你这几日往何处讨盘缠去的？”沙僧笑道：“我往东胜神洲花果山寻大师兄取讨行李，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见观音菩萨，却又到花果山，方才转回至此。”那老者又问：“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约有二十余万里。”老者道：“爷爷啞！似这几日，就走了这许多路！只除是驾云，方能勾得到！”八戒道：“不是驾云，怎得过海？”沙僧道：“我们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师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听言，都说是神仙。八戒道：“我们虽不是神仙，神仙还是我们的晚辈哩！”

正说间，只听半空中喧哗乱嚷。慌得都出来看，却是两个行者打将来。八戒见了，忍不住手痒道：“等我去认认看！”好呆子，急纵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师兄莫嚷，我老猪来也！”那两个一齐应道：“兄弟，来打妖精！来打妖精！”那家子又惊又喜道：“是几位腾云驾雾的罗汉歇在我家。就是发愿斋僧的，也斋不着这等好人！”更不计较茶饭，愈加恭养。又说：“这两个行者只怕斗出不好来，地覆天翻，作祸在那里！”三藏见那老者当面是喜，背后

是忧，即开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忧叹。贫僧收伏了徒弟，去恶归善，自然谢你。”那老者满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讲，师父可坐在这里，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个来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话儿，看那个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极当。”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师父面前辨个真假去。”这大圣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搀住一个，叫道：“二哥，你也搀住一个。”果然搀住，落下云头，径至草舍门外。三藏见了，就念《紧箍儿咒》。二人一齐叫苦道：“我们这等苦斗，你还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长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认得真假。他两个挣脱手，依然又打。这大圣道：“兄弟们，保着师父，等与我打到阎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说。二人抓抓扭扭，须臾，又不见了。

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帘洞，看见假八戒挑着行李，怎么不抢将来？”沙僧道：“那妖精见我使宝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乱围上来要拿，是我顾性命走了。及告菩萨，与行者复至洞口，他两个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见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门开在何处，寻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复师命也。”八戒道：“你原来不晓得。我前年请他去时，先在洞门外相见。后被我说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里换衣来时，我看见他将身往水里一钻。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门。想必那怪将

我们包袱收在那里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门，你可趁他都不在，可先到他洞里取出包袱，我们往西天去罢。他就来，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说：“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数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过，反为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门，纵着云雾，径上花果山取行李不题。

却说那两个行者又打嚷到阴山背后，唬得那满山鬼战战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阴司门里，报上森罗宝殿道：“大王！背阴山上有两个齐天大圣打将来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广王传报与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转轮王。一殿转一殿，霎时间十王会齐，又着人飞报与地藏王。尽在森罗殿上，点聚阴兵，等擒真假。只听得那强风滚滚，惨雾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滚的，打至森罗殿下。阴君近前挡住道：“大圣有何事，闹我幽冥？”这大圣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西梁国，至一山，有强贼截劫我师，是老孙打死几个，师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随到南海菩萨处诉告，不知那妖精怎么就绰着口气，假变作我的模样，在半路上打倒师父，抢夺了行李。师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讨包袱，这妖假立师名，要往西天取经。沙僧逃遁至南海见菩萨，我正在侧。他备说原因，菩萨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观看，果被这厮占了我巢穴。我与他争辨到菩萨处，其实相貌、言语等俱一

般，菩萨也难辨真假。又与这厮打上天堂，众神亦果难辨，因见我师。我师念《紧箍咒》试验，与我一般疼痛。故此闹至幽冥，望阴君与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混乱。”那怪亦如是说一遍。阴君闻言，即唤管簿判官一一从头查勘，更无个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虫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条已是孙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大闹阴司，消死名一笔勾之，自后来凡是猴属，尽无名号。查看毕，当殿回报。阴君各执笏，对行者道：“大圣，幽冥处既无名号可查，你还到阳间去折辨。”

正说处，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原来那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案下伏的一个兽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时，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蠃虫、鳞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鉴善恶，察听贤愚。那兽奉地藏钧旨，就于森罗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须臾，抬起头来，对地藏道：“怪名虽有，但不可当面说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当面说出便怎么？”谛听道：“当面说出，恐妖精恶发，搔扰宝殿，致令阴府不安。”又问：“何为不能助力擒拿？”谛听道：“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这般怎生祛除？”谛听道：“佛法无边。”地藏早已省悟。即对行者道：“你两个形容如一，神通无二，若要辨明，须到雷音寺释迦如来那里，方得明白。”两个一齐嚷道：“说的

是！说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阴君送出，谢了地藏，回上翠云宫，十二使闭了幽冥关隘不题。

看那两个行者飞云奔雾，打上西天。有诗为证：

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致疑猜。

欲思宝马三公位，又忆金銮一品台。

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哉。

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

他两个在那半空里，扯扯拉拉，抓抓掙掙，且行且斗，直嚷至大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宝刹之外。早见那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诸大圣众，都到七宝莲台之下，静听如来说法。那如来正讲到这：

“不有中，有中，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

概众稽首皈依。流通诵读之际，如来降天花普散缤纷，即离宝座，对大众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

大众举目看之，果是两个行者，吆天喝地，打至雷音胜境。慌得那八大金刚，上前挡住道：“汝等欲往那里去！”这大圣道：“妖精变作我的模样，欲至宝莲台下，烦如来为

我辨个虚实也！”众金刚抵挡不住，直嚷至台下，跪于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护唐僧，来造宝山，求取真经，一路上炼魔缚怪，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强徒劫掠，委是弟子二次打伤几个。师父怪我赶回，不容同拜如来金身。弟子无奈，只得投奔南海，见观音诉苦。不期这个妖精，假变弟子声音、相貌，将师父打倒，把行李抢去。师弟悟净寻至我山，被这妖假捏巧言，说有真僧取经之故。悟净脱身至南海，备说详细。观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净再至我山。因此两人比并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宫，又曾打见唐僧，打见冥府，俱莫能辨认。故此大胆轻造，千乞大开方便之门，广垂怜悯之念，与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护唐僧亲拜金身，取经回东土，永扬大教。”大众听他两张口，一样声俱说一遍，众亦莫辨，惟如来则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见南下彩云之间，来了观音，参拜我佛。

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菩萨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宫、地府，亦俱难认。特来拜告如来，千万与他辨明辨明。”如来笑道：“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菩萨又请示周天种类。如来才道：“周天之类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羸、鳞、毛、羽、昆。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羸、〔非鳞〕、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菩萨道：“敢问是那四

猴？”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像，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说：“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着那蜂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大众休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现了本像，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悯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如来说：“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罢。”大圣叩头谢道：“上告如来得知。那师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

不收留，却不又劳一番神思。望如来方便，把《松箍儿咒》念一念，褪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放我还俗去罢！”如来道：“你休乱想，切莫耍刁。我教观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护他去，那时功成归极乐，汝亦坐莲台。”

那观音在傍听说，即合掌谢了圣恩。领悟空，辄驾云而去。随后木叉行者、白鹦哥，一同赶上。不多时，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见，急请师父拜门迎接。菩萨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猕猴也。幸如来知识，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瘴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三藏叩头道：“谨尊教旨。”

正拜谢时，只听得正东上狂风滚滚，众目视之，乃猪八戒背着两个包袱，驾风而至。呆子见了菩萨，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别了师父，至花果山水帘洞寻得包袱，果见一个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两个猴身。却入里，方寻着包袱。当时查点，一物不少。却驾风转此。更不知两行者下落如何？”菩萨把如来识怪之事，说了一遍。那呆子十分欢喜，称谢不尽。师徒们拜谢了，菩萨回海，都依旧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谢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马匹，找大路而行。正是：

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

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

毕竟这去，不知三藏几时得面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若干种性本来同，海纳无穷。千思万虑终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满，圆明法性高隆。休教差别走西东，紧锁牢鞞。收来安放丹炉内，炼得金乌一样红。朗朗辉辉娇艳，任教出入乘龙。

话表三藏遵菩萨教旨，收了行者，与八戒、沙僧剪断二心，锁鞞猿马，同心戮力，赶奔西天。说不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历过了夏月炎天，却又值三秋霜景。但见那：

薄云断绝西风紧，鹤鸣远岫霜林锦。光景正苍凉，山长水更长。征鸿来北塞，玄鸟归南陌。客路怯孤单，衲衣容易寒。

师徒四众，进前行处，渐觉热气蒸人。三藏勒马道：“如今正是秋天，却怎返有热气？”八戒道：“原来不知。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为‘天尽头’。若到申酉时，国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杂海沸之声。

且乃太阳真火，落于西海之间，如火淬水，接声滚沸。若无鼓角之声混耳，即振杀城中小儿。此地热气蒸人，想必到日落之处也。”大圣听说，忍不住笑道：“呆子莫乱谈。若论斯哈哩国，正好早哩。以师父朝三暮二的这等担阁，就从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还不到。”八戒道：“哥呵，据你说，不是日落之处，为何这等酷热？”沙僧道：“想是天时不正，秋行夏令故也。”他三个正都争讲，只见那路旁有座庄院。乃是红瓦盖的房舍，红砖砌的垣墙，红油门扇，红漆板榻，一片都是红的。三藏下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问个消息，看那炎热之故何也。”

大圣收了金箍棒，整肃衣裳，扭捏作个斯文气象，绰下大袖，径至门前观看。那门里忽然走出一个老者，但见他：

穿一领黄不黄、红不红的葛布深衣。带一顶青不青、皂不皂的蔑丝凉帽。手中拄一根弯不弯、直不直暴节竹杖。足下踏一双新不新、旧不旧撑靸鞣鞋。面似红铜，须如白练。两道寿眉遮碧眼，一张哈口露金牙。

那老者猛抬头，看见行者，吃了一惊，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怪人？在我这门首何干？”行者答礼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么怪人。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方取经者。师徒四人，适至宝方，见天气蒸热，一则不解其故，二来不知地名，特拜问指教一二。”那老者

却才放心，笑云：“长老勿罪。我老汉一时眼花，不识尊颜。”行者道：“不敢。”老者又问：“令师在那条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请来，请来。”行者欢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牵白马，挑行李近前，都对老者作礼。老者见三藏丰姿标致，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惊又喜。只得请入里坐，教小的们看茶，一壁厢办饭。三藏闻言，起身称谢道：“敢问公公，贵处遇秋，何返炎热？”老者道：“敝地唤做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三藏道：“火焰山却在那边？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却去不得。那山离此有六十里远，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却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三藏闻言，大惊失色，不敢再问。

只见门外一个小年男子，推一辆红车儿，住在门旁，叫声“卖糕”。大圣拔根毫毛，变个铜钱，问那人买糕。那人接了钱，不论好歹，揭开车儿上衣裹，热气腾腾，拿出一块糕，递与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里烧的灼炭，煤炉内的红钉。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换在左手，只道：“热，热，热！难吃，难吃！”那男子笑道：“怕热，莫来这里。这里是这等热。”行者道：“你这汉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热，五谷不结。’他这等热得很，你这糕粉自何而来？”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铁扇仙。”行者道：“铁扇仙怎的？”那人道：“铁扇仙有柄

芭蕉扇。求得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我们就布种，及时收割，故生五谷养生。不然，诚寸草不能生也。”

行者闻言，急抽身走入里面，将糕递与三藏道：“师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吃了糕，我与你说。”长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者道：“公公请糕。”老者道：“我家的茶饭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饭到不必赐。我问你，铁扇仙在那里住？”老者道：“你问他怎的？”行者道：“适才那卖糕人说，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将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你这方布种收割，才得五谷养生。我欲寻他讨来，扇息火焰山过去，且使这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老者道：“故有此说。你们却无礼物，恐那圣贤不肯来也。”三藏道：“他要甚礼物？”老者道：“我这里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沐浴虔诚，拜到那仙山，请他出洞，至此施为。”行者道：“那山坐落何处？唤甚地名？有几多里数？等我问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唤翠云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唤芭蕉洞。我这里众姓人等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计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紧，就去就来。”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饭，办些干粮，须得两人做伴。那路上没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当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说一声，忽然不见。那老者慌张道：

“爷爷哑，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人也！”

且不说这家子供养唐僧加倍。却说那行者霎时径到翠云山，按住祥光，正自找寻洞口，忽然闻得丁丁之声，乃是山林内一个樵夫伐木。行者即趋步至前，又闻得他道：

“云际依依认旧林，断崖荒草路难寻。

西山望见朝来雨，南涧归时渡处深。”

行者近前作礼道：“樵哥，问讯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礼道：“长老何往？”行者道：“敢问樵哥，这可是翠云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个铁扇仙的芭蕉洞，在何处？”樵子笑道：“这芭蕉洞虽有，却无个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行者道：“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么？”樵子道：“正是，正是。这圣贤有这件宝贝，善能熄火，保护那方人家，故此称为铁扇仙。我这里人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罗刹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

行者闻言，大惊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当年伏了红孩儿，说是这厮养的。前在那解阳山破儿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与水，要作报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这扇子耶？”樵子见行者沉思默虑，嗟叹不已，便笑道：“长老，你出家人有何忧疑？这条小路儿向东去，不尚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说。我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经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云洞，曾与罗刹之子红孩儿有些言语。但恐罗刹怀仇不

与，故生忧疑。”樵子道：“大丈夫见貌辨色，只以求扇为名，莫认往时之漫话，管情借得。”行者闻言，深深唱个大喏道：“谢樵哥教诲。我去也。”遂别了樵夫，径至芭蕉洞口。但见那两扇门紧闭牢关，洞外风光秀丽。好去处。正是那：

山以石为骨，石作土之精。烟霞含宿润，苔藓助新青。嵯峨势耸欺蓬岛，幽静花香若海瀛。几树乔松栖野鹤，数株衰柳语山莺，诚然是千年古迹，万载仙踪。碧梧鸣彩凤，活水隐苍龙。曲径苹萝垂挂，石梯藤葛攀笼。猿啸翠岩忻月上，鸟啼高树喜晴空。两林竹荫凉如雨，一径花浓没绣绒。时见白云来远岫，略无定体漫随风。

行者上前叫：“牛大哥，开门！开门！”呀的一声，洞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毛儿女，手中提着花篮，肩上担着锄子，真个是一身蓝缕无妆饰，满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转报公主一声。我本是取经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难过火焰山，特来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里和尚？叫甚名字？我好与你通报。”行者道：“我是东土来的，叫做孙悟空和尚。”

那毛女即便回身，转于洞内，对罗刹跪下道：“奶奶，洞门外有个东土来的孙悟空和尚，要见奶奶，拜求芭蕉扇，过火焰山一用。”那罗刹听见“孙悟空”三字，便似撮盐入火，火上烧油，骨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

头，口中骂道：“这泼猴！今日来了！”叫：“丫鬟，取披挂，拿兵器来！”随即取了披挂，拿两口青锋宝剑，整束出来。行者在洞外闪过，偷看怎生打扮。只见他：

头裹团花手帕，身穿纳锦云袍。腰间双束虎筋绦，微露绣裙偏绾。凤嘴弓鞋三寸，龙须膝裤金销。手提宝剑怒声高，凶比月婆容貌。

那罗刹出门，高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嫂嫂，老孙在此奉揖。”罗刹咄的一声道：“谁是你的嫂嫂！那个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乃七兄弟之亲。今闻公主是牛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称之？”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问道：“令郎是谁？”罗刹道：“我儿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儿，被你倾了，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你今上门纳命，我肯饶你？”行者满脸陪笑道：“嫂嫂原来不察理，错怪了老孙。你令郎因是捉了师父，要蒸要煮，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救出我师。他如今现在菩萨处做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返怪老孙，是何道理？”罗刹道：“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见令郎有何难处？你且把扇子借我，扇息了火，送我师父过去，我就到南海菩萨处请他来见你，就送扇子还你，有何不可？那时节，你看他

可曾损伤一毫。如有些须之伤，你也怪得有理。如比旧时标致，还当谢我。”罗刹道：“泼猴！少要饶舌！伸过头来，等我砍上几剑！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与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见阎君！”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孙伸着光头，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没气力便罢。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罗刹不容分说，双手轮剑，照行者头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数下，这行者全不认真。罗刹害怕，回头要走。行者道：“嫂嫂那里去，快借我使使！”那罗刹道：“我的宝贝原不轻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

好猴王，一只手扯住，一只手去耳内掣出棒来，幌一幌，有碗来粗细，那罗刹挣脱手，举剑来迎。行者随又轮棒便打。两个在翠云山前，不论亲情，却只讲仇隙。这一场好杀：

裙钗本是修成怪，为子怀仇恨泼猴。行者虽然生狠怒，因师路阻让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骁雄耐性柔。罗刹无知轮剑砍，猴王有意说亲由。女流怎与男儿斗，到底男刚压女流。这个金箍铁棒多凶猛，那个霜刃青锋甚紧稠。劈面打，照头丢，恨苦相持不罢休。左挡右遮施武艺，前迎后架骋奇谋。却才斗到沉酣处，不觉西方坠日头。罗刹忙将真扇子，一扇挥动鬼神愁。

那罗刹女与行者相持到晚，见行者棒重，却又解数周密，

料斗他不过，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阴风，把行者扇得无影无形，莫想收留得住。这罗刹得胜回归。

那大圣飘飘荡荡，左沉不能落地，右坠不得存身。就如旋风翻败叶，流水淌残花。滚了一夜，直至天明，方才落在一座山上，双手抱住一块峰石。定性良久，仔细观看，却才认得是小须弥山。大圣长叹一声道：“好利害妇人。怎么就把老孙送到这里来了？我当年曾记得，在此处告求灵吉菩萨降黄风怪，救我师父。那黄风岭至此直南上，有三千余里，今在西路转来，乃东南方隅，不知有几万里。等我下去问灵吉菩萨一个消息，好回旧路。”

正踌躇间，又听得钟声响亮，急下山坡，径至禅院。那门前道人认得行者的形容，即入里面报道：“前年来请菩萨去降黄风怪的那个毛脸大圣又来了。”菩萨知是悟空，连忙下宝座，相迎入内，施礼道：“恭喜，取经来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灵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顾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黄风怪，一路上不知历过多少苦楚。今到火焰山，不能前进，询问土人，说有个铁扇仙，芭蕉扇扇得火灭，老孙特去寻访。原来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他说我把他儿子做了观音菩萨的童子，不得常见，恨我为仇，不肯借扇，与我争斗。他见我的棒重难撑，遂将扇子把我一扇，扇得我悠悠荡荡，直至于此，方才落住。故此轻造禅院，问个归路。此处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里数？”灵吉笑

道：“那妇人唤名罗刹女，又叫做铁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假若扇着人，要飘八万四千里，方息阴风。我这山到火焰山，只有五万余里。此还是大圣有留云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师父却怎生得度那方？”灵吉道：“大圣放心。此一来，也是唐僧的缘法，合教大圣成功。”行者道：“怎见成功？”灵吉道：“我当年受如来教旨，赐我一粒‘定风丹’，一柄飞龙杖。飞龙杖已降了风魔。这定风丹尚未曾见用，如今送了大圣，管教那厮扇你不动，你却要了扇子，扇息火，却不就立此功也！”行者低头作礼，感谢不尽。那菩萨即于衣袖中取出一个锦袋儿，将那一粒定风丹与行者安在衣领里边，将针线紧紧缝了。送行者出门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罗刹的山场也。”

行者辞了灵吉，驾筋斗云，径返翠云山，顷刻而至。使铁棒打着洞门，叫道：“开门！开门！老孙来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门里女童即忙来报：“奶奶，借扇子的又来了！”罗刹闻言，心中惊惧道：“这泼猴真有本事。我的宝贝扇着人，要去八万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么才吹去，就回来也？这番等我一连扇他两三扇，教他找不着归路。”急纵身，结束整齐，双手提剑，走出门来道：“孙行者，你不怕我？又来寻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恠吝，是必

借我使使。保得唐僧过山，就送还你。我是个志诚有余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还的小人。”罗刹又骂道：“泼猴猻！好没道理，没分晓！夺子之仇，尚未报得；借扇之意，岂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剑！”大圣公然不惧，使铁棒劈手相迎。他两个往往来来，战经五七回合。罗刹女手软难轮，孙行者身强善敌。他见事势不谐，即取扇子，望行者扇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动。行者收了铁棒，笑吟吟的道：“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么扇来，老孙若动一动，就不算汉子。”那罗刹又扇两扇，果然不动。罗刹慌了，急收宝贝转回，走入洞里，将门紧紧关上。

行者见他闭了门，却就弄个手段，拆开衣领，把定风丹噙在口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螻蛄虫儿，从他门隙处钻进。只见罗刹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来！”近侍女童即将香茶一壶，沙沙的满斟一碗，冲起茶末漕漕。行者见了欢喜，嚶的一翅，飞在茶末之下。那罗刹渴极，接过茶，两三气都吃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内，现原身厉声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罗刹大惊失色，叫：“小的们，关了前门否？”俱说：“关了。”他又说：“既关了门，孙行者如何在家里叫唤？”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罗刹道：“孙行者，你在那里弄术哩？”行者道：“老孙一生不会弄术，都是些真手段，实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内耍子，已见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饥渴了，我先送你个坐碗儿解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罗刹小腹之中，疼痛难

禁，坐于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辞，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又把头往上一顶。那罗刹心痛难禁，只在地上打滚，疼得他面黄唇白，只教孙叔叔饶命。行者却才收了手脚道：“你才认得叔叔么？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饶你性命。快将扇子拿来我使使！”罗刹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来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来。”罗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执在旁边。行者探到喉咙之上，见了道：“嫂嫂，我既饶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搠个窟窿出来，还自口出。你把口张三张儿。”那罗刹果张开口。行者还作个螭螬虫，先飞出来，丁在芭蕉扇上。那罗刹不知，连张三次，叫：“叔叔出来罢！”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间不是？谢借了！谢借了！”拽开步，往前便走。小的们连忙开了门，放他出洞。

这大圣拨转云头，径回东路。霎时按下云头，立在红砖壁下。八戒见了欢喜道：“师父，师兄来了！来了！”三藏即与本店老者同沙僧出门接着，同至舍内。把芭蕉扇靠在傍边道：“老官儿，可是这个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贤弟有莫大之功。求此宝贝，甚劳苦了。”行者道：“劳苦倒也不说。那铁扇仙，你道是谁？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名唤罗刹女，又唤铁扇公主。我寻到洞外借扇，他就与我讲起仇隙，把我砍了几剑。是我使棒吓他，他就把扇子扇了我一下，飘飘荡荡，直刮到小须弥山。幸见灵吉菩萨，送了我一粒定风

丹，指与归路，复至翠云山。又见罗刹女，罗刹女又使扇子，扇我不动，他就回洞。是老孙变作一个螻蛄虫，飞入洞去。那厮正讨茶吃，是我又钻在茶末之下，到他肚里，做起手脚。他疼痛难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饶命’，情愿将扇借与我。我却饶了他，拿将扇来。待过了火焰山，仍送还他。”三藏闻言，感谢不尽。

师徒们俱拜辞老者，一路西来。约行有四十里远近，渐渐酷热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爪子烫得痛！”马比寻常又快，只因地热难停，十分难进。行者道：“师父且请下马，兄弟们莫走。待我扇息了火，待风雨之后，地土冷些，再过山去。”行者果举扇，径至火边，尽力一扇，那山上火光烘烘腾起。再一扇，更着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渐渐烧着身体。行者急回，已将两股毫毛烧尽，径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来了！火来了！”

那师父爬上马，与八戒、沙僧复东来有二十余里，方才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丢下扇子道：“不停当！不停当！被那厮哄了！”三藏听说，愁促眉尖，闷添心上，止不住两泪浇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么说？”行者道：“我将扇子扇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气愈盛。第三扇，火头飞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烧尽矣。”八戒笑道：“你常说雷打不伤，火烧不损，如今何又怕

火？”行者道：“你这呆子，全不知事。那时节用心防备，故此不伤。今日只为扇息火光，不曾捻避火诀，又未使护身法，所以把两股毫毛烧了。”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三藏道：“那方无火？”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又问：“那方有经？”八戒道：“西方有经。”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师徒每正自胡谈乱讲，只听得有人叫道：“大圣不须烦恼，且来吃些斋饭再议。”四众回看时，见一老人，身披飘风氅，头顶偃月冠，手持龙头杖，足踏铁鞞靴，后带着一个雕嘴鱼腮鬼，鬼头上顶着一个铜盆，盆内有些蒸饼糕糜、黄粮米饭，在于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圣保护圣僧，不能前进，特献一斋。”行者道：“吃斋小可，这火光几时灭得，让我师父过去？”土地道：“要灭火光，须求罗刹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这不是？那火光越扇越着，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笑道：

“若还要借真芭蕉，须是寻求大力王。”

毕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土地说：“大力王即牛魔王也。”行者道：“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焰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圣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说无妨。”土地道：“这火原是大圣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里，你这等乱谈！我可是放火之辈？”土地道：“是你也认不得我了。此间原无这座山。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显圣擒了，压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煅炼之后开鼎，被你登倒丹炉，落了几个砖来，内有余火，到此处化为火焰山。我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当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间，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猪八戒闻言恨道：“怪道你这等打扮，原来是道士变的土地！”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说，早寻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他这向撇了罗刹，现在积雷山摩云洞。有个万岁狐王，那狐王死了，遗下一个女儿，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二年

前，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情愿倒陪家私，招赘为夫。那牛王弃了罗刹，久不回顾。若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扇。一则扇息火焰，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回缴老君法旨。”行者道：“积雷山坐落何处？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间到彼，有三千余里。”行者闻言，即分付八戒、沙僧保护师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随即忽的一声，渺然不见。

那里消半个时辰，早见一座高山凌汉。按落云头，停立巅峰之上观看，真是好山：

高不高，顶摩碧汉；大不大，根扎黄泉。山前日暖，岭后风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无知；岭后风寒，见九夏冰霜不化。龙潭接涧水长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飞琼，花放一心如布锦。湾环岭上湾环树，扞杈石外扞杈松。真个是，高的山，峻的岭，陡的崖，深的涧，香的花，美的果，红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节四时颜不改，千年万古色如龙。

大圣看勾多时，步下尖峰，入深山，找寻路径。正自没个消息，忽见松阴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兰，袅袅娜娜而来。大圣闪在怪石之傍，定睛观看，那女子怎生模样：

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

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髻碧鸦，双睛蘸绿横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长。说甚么暮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滑腻蛾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

那女子渐渐走近石边，大圣躬身施礼，缓缓而言曰：“女菩萨何往？”那女子未曾观看，听得叫问，却是抬头。忽见大圣的相貌丑陋，老大心惊，欲退难退，欲行难行，只得战兢兢，勉强答道：“你是何方来者？敢在此间问谁？”大圣沉思道：“我若说出取经求扇之事，恐这厮与牛王有亲。且只以假亲托意，来请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见他无语，变了颜色，怒声喝道：“你是何人？敢来问我！”大圣躬身陪笑道：“我是翠云山来的，初到贵处，不知路径。敢问菩萨，此间可是积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圣道：“有个摩云洞，坐落何处？”那女子道：“你寻那洞做甚？”大圣道：“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央来〕请牛魔王的。”那女子一听铁扇公主请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彻耳根子通红，泼口骂道：“这贱婢，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段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又来请他怎的！”大圣闻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掣出金箍棒，大喝一声道：“你这泼贱！将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陪钱嫁汉！你倒不羞，却敢骂谁！”那女子见了，唬得魄散魂飞，没好步，乱踹金莲，战兢兢，回头

便走。这大圣吆吆喝喝，随后相跟。原来穿过松阴，就是摩云洞口。女子跑进去，扑的把门关了。大圣却才收了金箍棒，停步看时，好所在：

树林森密，崖削峻增，薜萝阴冉冉，兰蕙味馨馨。
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知机带落英。烟霞笼远岫，日月照云屏。龙吟虎啸，鹤唳莺啼。一片清幽真可爱，琪花瑶草景常明。不亚天台仙洞，胜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这里观看景致，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唬得兰心吸吸，径入书房里面。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静玩丹青。这女子没好气倒在怀里，抓耳挠腮，放声大哭。牛王满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烦恼。有甚话说？”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骂道：“泼魔害杀我也！”牛王笑道：“你为甚事骂我？”女子道：“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身养命。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原来是个惧内的慵夫！”牛王闻说，将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处，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陪礼。”女子道：“适才我在洞外闲步花阴，折兰采蕙，忽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来施礼，把我吓了个挣。及定定性，问是何人，他说是铁扇公主央他来请牛魔王的。被我说了两句，他倒骂了我一场，将一根棍子，赶着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几乎被他打死。这不是招你为祸，害杀我也？”牛王闻言，却与他整容陪礼。温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气。魔王却发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瞞。那芭蕉洞虽是僻静，却清幽自在。我

山妻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来？这想是那里来的妖怪，或者假绰名声，至此访我。等我出去看看！”

好魔王，拽开步，出了书房；上大厅，取了披挂，结束了。拿了一条浑铁棍，出门高叫道：“是谁人在我这里无状！”行者在旁，见他那模样与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见：

头上戴一顶水磨银亮熟铁盔，身上贯一付绒穿锦绣黄金甲。足下踏一双卷尖粉底麂皮靴，腰间束一条攒丝三股狮蛮带。一双眼光如明镜，两道眉艳似红霓，口若血盆，齿排铜板。吼声响震山神怕，行动威风恶鬼慌。四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

这大圣整衣上前，深深的唱个大喏道：“长兄，还认得小弟么？”牛王答礼道：“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么？”大圣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别未拜，适才到此问一女子，方得见兄。丰采果胜常，可贺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闻你闹了天宫，被佛祖降压在五行山下。近解脱天灾，保护唐僧西天见佛求经，怎么在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把我小儿牛圣婴害了？正在这里恼你，你却怎么又来寻我？”大圣作礼道：“长兄勿得误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吾师，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观音菩萨欲救吾师，劝他归正。现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返怪我耶？”牛王骂道：“这个乖嘴的

猢狲！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你才欺我爱妾，打上我门，何也？”大圣笑道：“我因拜谒长兄不见，向那女子拜问，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骂了我几句，是小弟一时粗卤，惊了嫂嫂。望兄长宽恕宽恕！”牛王道：“既如此说，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

大圣道：“既蒙宽恩，感谢不尽。但尚有一事奉渎，万望周济周济。”牛王骂道：“这猢狲不识起倒。饶了你，倒还不走，反来缠我。甚么周济周济！”大圣道：“实不瞒兄长。小弟因保唐僧西进，路阻火焰山，不能前进。询问土人，知尊嫂罗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旧府，奉拜嫂嫂，嫂嫂坚执不借，是以特求长兄。望兄长开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处一行，千万借扇扇灭火焰，保得唐僧过山，即时完璧。”牛王闻言，心如火发。咬响钢牙骂道：“你说你不无礼，你原来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来寻我。且又赶我爱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灭。’你既欺我妻，又灭我妾，多大无礼！上来吃我一棍！”大圣道：“哥要说打，弟也不惧。但求宝贝，是我真心，万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敌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敌不过，打死你，与我雪恨。”大圣道：“哥说得是。小弟这一向疏懒，不曾与兄相会，不知这几年武艺比昔日如何，我兄弟们请演演棍看。”这牛王那容分说，掣浑铁棍，劈头就打。这大圣持金箍棒，随手相迎。两个这场好斗：

金箍棒，浑铁棍，变脸不以朋友论。那个说：“正怪你这猢猻害子情！”这个说：“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个说：“你无知怎敢上我门！”这个说：“我有因特地来相问。”一个要求扇子保唐僧，一个不借芭蕉忒鄙吝。语去言来失旧情，无家无义皆生忿。牛王棍起赛蛟龙，大圣棒迎神鬼遁。初时争斗在山前，后来齐驾祥云进。半空之内显神通，五彩光中施妙运。两条棍响振天关，不见输赢皆傍寸。

这大圣与那牛王斗经百十回合，不分胜负。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牛爷爷，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赐早临，好安座也。”牛王闻说，使浑铁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猢猻，你且住了，等我去一个朋友家赴会来者。”言毕，按下云头，径至洞里。对玉面公主道：“美人，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孙悟空猢猻，被我一顿棍打走了，再不敢来，你放心耍子。我到朋友处吃酒去也。”他才卸了盔甲，穿一领鸦青剪绒袄子，走出门，跨上“辟水金睛兽”，着小的们看守门庭，半云半雾，一直向西北方而去。

大圣在高峰上看着，心中暗想道：“这老牛不知又结识了甚么朋友，往那里去赴会。等老孙跟他走走。”好行者，将身幌一幌，变作一阵清风赶上，随着同走。不多时，到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见。大圣聚了原身，入山寻着，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边有一座石碣，碣上有

六个大字，乃“乱石山碧波潭”。大圣暗想道：“老牛决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定是龙精、鱼精，或龟鳖鼉鼉之精。等老孙也下水去看看。”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螃蟹，不大不小的，有三十六斤重。扑的跳在水中，径沉潭底。忽见一座玲珑剔透的牌楼，楼下拴着那个辟水金睛兽。进牌楼里面，却就没水。大圣爬进去，仔细观看时，只见那壁厢一派音乐之声。但见：

朱宫贝阙，与世不殊。黄金为屋瓦，白玉作门枢。
屏开玳瑁甲，槛砌珊瑚珠。祥云瑞蔼辉莲座，上接三光下八衢。
非是天宫并海藏，果然此处赛蓬壶。高堂设宴罗宾主，大小官员冠冕珠。
忙呼玉女捧牙槃，催唤仙娥调律吕。长鲸鸣，巨蟹舞，鳖吹笙，鼉击鼓，
骊颌之珠照樽俎。鸟篆之文列翠屏，虾须之帘挂廊庑。
八音迭奏杂仙韶，宫商响彻遏云霄。青头鲈妓扶瑶瑟，
红眼马郎品玉箫。鲛婆顶献香獐脯，龙女头簪金凤翅。
吃的是，天厨八宝珍羞味；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醪。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个蛟精，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两边乃龙子龙孙，龙婆龙女。正在那里觥筹交错之际，孙大圣一直走将上去，被老龙看见，即命：“拿下那个野蟹来！”龙子龙孙一拥上前，把大圣拿住。大圣忽作人言，叫：“饶命！饶命！”老龙道：“你是那里来的野

蟹？怎么敢上厅堂，在尊客之前横行乱走？快早供来，免汝死罪！”好大圣，假捏虚词，对众供道：

“生自湖中为活，傍崖作窟权居。盖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横行介士。踏草拖泥落索，从来未习行仪。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

坐上众精闻言，都拱身对老龙作礼道：“蟹介士初入瑶宫，不知王礼，望尊公饶他去罢。”老龙称谢了，众精即教：“放了那厮，且记打，外面伺候。”大圣应了一声，往外逃命，径至牌楼之下。心中暗想道：“这牛王在此贪杯，那里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与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兽，变做牛魔王，去哄那罗刹女，骗他扇子，送我师父过山为妙。”

好大圣，即现本像，将金睛兽解了缰绳，扑一把跨上雕鞍，径直骑出水底。到于潭外，将身变作牛王模样。打着兽，纵着云，不多时，已至翠云山芭蕉洞口。叫声：“开门！”那洞门里有两个女童，闻得声音，开了门，看见是牛魔王嘴脸，即入报：“奶奶，爷爷来家了！”那罗刹闻言，忙整云鬓，急移莲步，出门迎接。这大圣，下雕鞍，牵进金睛兽；弄大胆，诳骗女佳人。罗刹女肉眼，认他不出，即携手而入，着丫鬟设座看茶。一家子见是主公，无不敬谨。

须臾间，叙及寒温。“牛王”道：“夫人久阔。”罗刹道：“大王万福。”又云：“大王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

日是那阵风儿吹你来的？”大圣笑道：“非敢抛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后，家事繁冗，朋友多顾，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个家当了。”又道：“近闻悟空那厮，保唐僧将近火焰山界，恐他来问你借扇子。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报，但来时，可差人报我，等我拿他，分尸万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罗刹闻言，滴泪告道：“大王，常言说：‘男子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我的性命险些儿被这个猢猻害了！”大圣听得，故意发怒，骂道：“那泼猴几时过去了？”罗刹道：“还未去。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儿之故，披挂了，轮宝剑出门就砍那猢猻。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说大王曾与他结义。”大圣道：“是，五百年前曾拜为七兄弟。”罗刹道：“被我骂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动手。后被我一扇子扇去。不知在那里寻得个定风法儿，今早又在门外叫唤。是我又使扇扇，莫想得动，急轮剑砍时，他就不让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里，紧关上门。不知他又从何处，钻在我肚腹之内，险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几声叔叔，将扇与他去也。”大圣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错了，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猢猻？恼杀我也！”罗刹笑道：“大王息怒。与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圣问：“真扇在于何处？”罗刹道：“放心！放心！我收着哩。”叫丫鬟整酒，接风贺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之水。”大圣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举觞在手道：“夫

人先饮。我因图治外产，久别夫人，早晚蒙护守家阍，权为酬谢。”罗刹复接杯斟起，递与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齐也。’夫乃养身之父，谢甚么。”他两个谦谦讲讲，方才坐下巡酒。大圣不敢破荤，只吃几个果子，与他言言语语。

酒至数巡，罗刹觉有半酣，色情微动，就和孙大圣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软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将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圣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也与他相倚相偎。果然是：

钓诗钩，扫愁帚，破除万事无过酒。男儿立节放襟怀，女子忘情开笑口。面赤似夭桃，身摇如嫩柳。絮絮叨叨话语多，捻捻掐掐风情有。时见掠云鬟，又见轮尖手。几翻常把脚儿跷，数次每将衣袖抖。粉项自然低，蛮腰渐觉扭。合欢言语不曾丢，酥胸半露松金钮。醉来真个玉山颓，饧眼摩娑几弄丑。

大圣见他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斗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里？早晚仔细！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却又来骗去。”罗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个杏叶儿大小，递与大圣道：“这个不是宝贝？”大圣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着：“这些些儿，怎生扇得火灭？怕又是假的。”罗刹见他看着宝贝沉思，忍不住上前，将粉面搨在行者脸上，叫道：“亲亲，你收了宝贝吃酒罢。只管出神想甚么哩？”大圣就趁脚儿跷，问他一句道：“这般小小之物，如

何扇得八百里火焰？”罗刹酒陶真性，无忌惮，就说出方法道：“大王，与你别了二载，你想是昼夜贪欢，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思。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也都忘了？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念一声‘唵嘘呵吸嘻吹呼’，即长一丈二尺长短。这宝贝变化无穷，那怕他八万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

大圣闻言，切切记在心上。却把扇儿也噙在口里，把脸抹一抹，现了本像。厉声高叫道：“罗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见是孙行者，慌得推翻桌席，跌倒尘埃，羞愧无比，只叫：“气杀我也！气杀我也！”

这大圣不管他死活，摔脱手，拽大步，径出了芭蕉洞。正是无心贪美色，得意笑颜回。将身一纵，踏祥云，跳上高山，将扇子吐出来，演演方法，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上第七缕红丝，念了一声“唵嘘呵吸嘻吹呼”，果然长了有一丈二尺长短。拿在手中，仔细看了一眼，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见祥光幌幌，瑞气纷纷，上有三十六缕红丝，穿经度络，表里相联。原来行者只讨了个长的方法，不曾讨他个小的口诀，左右只是那等长短。没奈何，只得拏在肩上，找旧路而回，不题。

却说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与众精散了筵席，出得门来，不见了辟水金睛兽。老龙王聚众精问道：“是谁偷放牛爷的金睛兽也？”众精跪下道：“没人敢偷。我等俱在筵

前供酒捧盘，供唱奏乐，更无一人在前。”老龙道：“家乐儿断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进来？”龙子龙孙道：“适才安座之时，有个蟹精到此。那个便是生人。”牛王闻说，顿然省悟道：“不消讲了。早间贤友着人邀我时，有个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路遇火焰山难过，曾问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与他，他和我赌斗一场，未分胜负，我却丢了他，径赴盛会。那猴子千般伶俐，万样机关，断乎是那厮变作蟹精，来此打探消息，偷了我兽，去山妻处骗了那一把芭蕉扇儿也！”众精见说，一个个胆战心惊，问道：“可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么？”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处，切要躲避他些儿。”老龙道：“似这般说，大王的骏骑却如之何？”牛王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赶他去来。”

遂而分开水路，跳出潭底，驾黄云，径至翠云山芭蕉洞。只听得罗刹女跌脚捶胸，大呼小叫。推开门，又见辟水金睛兽拴在下边。牛王高叫：“夫人！孙悟空那厢去了？”众女童看见牛魔，一齐跪下道：“爷爷来了！”罗刹女扯住牛王，磕头撞脑，口里骂道：“泼老天杀的！怎么这般不谨慎，着那猢狲偷了金睛兽，变作你的模样，到此骗我！”牛王切齿道：“猢狲那厢去了？”罗刹捶着胸膛骂道：“那泼猴赚了我的宝贝，现出原身走了。气杀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赶上猢狲，夺了宝贝，剥了他皮，剉碎他骨，摆出他的心肝，与你出气！”

叫：“拿兵器来！”女童道：“爷爷的兵器不在这里。”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来罢！”侍婢将两把青锋宝剑捧出。牛王脱了那赴宴的鸦青绒袄，束一束贴身的小衣，双手绰剑，走出芭蕉洞，径奔火焰山上赶来。正是那：

忘恩汉骗了痴心妇，烈性魔来近木叉人。

毕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话表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膊上掬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魔王大惊道：“猢狲原来把运用的方法儿也叨括得来了！我若当面问他索取，他定然不与。倘若扇我一扇，要去十万八千里，却不遂了他意？我闻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猪精，三徒弟沙流精，我当年做妖怪时，也曾会他。且变作猪精的模样，反骗他一场。料猢狲以得意为喜，必不详细堤防。”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变，武艺也与大圣一般，只是身子狼狽些，欠钻疾，不活达些；把宝剑藏了，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即变作八戒一般嘴脸。抄下路，当面迎着大圣，叫道：“师兄，我来也！”这大圣果然欢喜。古人云：“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也，只倚着强能，更不察来人的意思。见是个八戒的模样，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里去？”牛魔王绰着经儿道：“师父见你许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敌他不过，难得他的宝贝，教我来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费心，

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问道：“你怎么得的？”行者道：“那老牛与我战经百十合，不分胜负。他就撇了我去那乱石山碧波潭底，与一伙蛟精、龙精饮酒。是我暗跟他去，变作个螃蟹，偷了他所骑的辟水金睛兽，变了老牛的模样，径至芭蕉洞，哄那罗刹女。那女子与老孙结了一场干夫妻，是老孙设法骗将来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劳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孙大圣那知真假，也虑不及此，遂将扇子递与他。

原来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过手，不知捻个甚么诀儿，依然小似一片杏叶，现出本像。开言骂道：“泼猢狲！认得我么！”行者见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声，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却被小雁儿鸽了眼睛！”狠得他暴躁如雷，掣铁棒劈头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扇他一下；不知那大圣先前变蟪蛄虫入罗刹女腹中之时，将定风丹噙在口里，不觉得咽下肚里，所以五脏毕牢，皮骨皆固，凭他怎么扇再也扇他不动。牛王慌了，把宝贝丢入口中，双手轮剑就砍。那两个在那半空中，这一场好杀：

齐天孙大圣，混世泼牛王，只为芭蕉扇，相逢各骋强。粗心大圣将人骗，大胆牛王把扇诓。这一个，金箍棒起无情义；那一个，霜刃青锋有智量。大圣施威喷彩雾，牛王放泼吐毫光。齐斗勇，两不良，咬牙剉齿气昂昂。播土扬尘天地暗，飞沙走石鬼神藏。这

个说：“你敢无知反骗我！”那个说：“我妻许你共相将？”言村语泼，性烈情刚。那个说：“你哄人妻女真该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齐天圣，凶顽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杀，更不待商量。棒打剑迎齐努力，有些松慢见阎王。

且不说他两个相斗难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则火气蒸人，二来心焦口渴，对火焰山土地道：“敢问尊神，那牛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力不小，法力无边，正是孙大圣的敌手。”三藏道：“悟空是个会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时便回，怎么如今去了一日？断是与牛王赌斗。”叫：“悟能，悟净！你两个那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倘或遇敌，就当用力相助，求得扇子来，解我烦躁，早早过山，赶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认得积雷山路。”土地道：“小神认得。且教卷帘将军与你师父做伴，我与你去来。”三藏大喜道：“有劳尊神，功成再谢。”

那八戒抖搜精神，束一束皂锦直裰，擎着钯，即与土地纵起云雾，径向东方而去。正行时，忽听得喊杀声高，狂风滚滚。八戒按住云头看时，原来孙行者与牛王厮杀哩。土地道：“天蓬不上前还待怎的？”呆子掣钉钯，厉声高叫道：“师兄，我来也！”行者恨道：“你这夯货，误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师父教我来迎你，因认不得山路，商议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来迟；如何误了大事？”

行者道：“不是怪你来迟。这泼牛十分无礼！我向罗刹处弄得扇子来，却被这厮变作你的模样，口称迎我，我一时欢悦，转把扇子递在他手，他却现了本像，与老孙在此比并，所以误了大事也。”八戒闻言大怒，举钉钯当面骂道：“我把你这血皮胀的遭瘟！你怎敢变作你祖宗的模样骗我师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没头没脸的使钉钯乱筑。那牛王一则是与行者斗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则是见八戒的钉钯凶猛，遮架不住，败阵就走。只见那火焰山土地帅领阴兵，当面挡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经，无神不保，无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拥护。快将芭蕉扇来扇熄火焰，教他无灾无障，早过山去；不然，上天责你罪愆，定遭诛也。”牛王道：“你这土地，全不察理！那泼猴夺我子，欺我妾，骗我妻，番番无道，我恨不得囫囵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么肯将宝贝借他！”言未了，八戒又赶上，骂道：“我把你个结心癩！快拿出扇来，饶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头，使宝剑又战八戒。孙大圣举棒相帮。这一场在那里好杀：

成精系，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禅性自来能战炼，必当用土合元由。钉钯九齿尖还利，宝剑双锋快更柔。铁棒卷舒为主使，土神助力结丹头。三家刑克相争竞，各展雄才要运筹。捉牛耕地金钱长，唤豕归炉木气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獠。胡乱嚷，苦相求，三般兵刃响搜搜。钯筑剑伤无好意，

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杀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雾黑悠悠。

那魔王奋勇争强，且行且斗，斗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积雷山摩云洞口，他三个与土地、阴兵，又喧哗振耳，惊动那玉面公主，唤丫鬟看是那里人嚷。只见守门小妖来报：“是我家爷爷与昨日那雷公嘴汉子，并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同火焰山土地等众厮杀哩。”玉面公主听言，即命外护的大小头目，各执枪刀助力。前后点起七长八短，有百十余口。一个个卖弄精神，拈枪弄棒，齐告：“大王爷爷，我等奉奶奶内旨，特来助力也！”牛王大喜道：“来得好！来得好！”众妖一齐上前乱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钯，败阵而走。大圣纵筋斗云跳出重围。众阴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胜，聚群妖归洞，紧闭了洞门不题。

行者道：“这厮骁勇，自昨日申时前后，与老孙战起，直到今夜，未定输赢，却得你两个来接力。如此苦斗半日一夜，他更不见劳困。才这一伙小妖，却又莽壮。他将洞门紧闭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巳时离了师父，怎么到申时才与他斗起？你那两三个时辰在那里的？”行者道：“别你后，顷刻就到这座山上，见一个女子，问讯，原来就是他爱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铁棒唬他一唬，他就跑进洞，叫出那牛王来。与老孙戮言戮语嚷了一会，又与他交手，斗了有一个时辰。正打处，有人请他赴

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乱石山碧波潭底，变作一个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兽，假变牛王模样，复至翠云山芭蕉洞，骗了罗刹女，哄得他扇子。出门试演试演方法，把扇子弄长了，只是不会收小。正掬了走处，被他假变做你的嘴脸，反骗了去。故此耽阁两三个时〔辰〕也。”八戒道：“这正是俗语云：‘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汤里来，水里去。’如今难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师父过山？且回去，转路走他娘罢！”土地道：“大圣休焦恼，天蓬莫懈怠。但说转路，就是入了傍门，不成个修行之类。古语云：‘行不由径’，岂可转走？你那师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们成功哩！”行者发狠道：“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谈！土地说得有理。我们正要与他：

赌输赢，弄手段，等我施为地煞变。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今番正好会源流，断要相持借宝扇。趁清凉，息火焰，打破顽空参佛面。行满超升极乐天，大家同赴龙华宴。”

那八戒闻言，便生努力。殷勤道：

“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会不会，木生在亥配为猪，率转牛儿归土类。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用芭蕉，为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济。昼夜休离苦尽功，功完赶赴‘盂兰会’！”

他两个领着土地、阴兵一齐上前，使钉钯，轮铁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云洞的前门打得粉碎。唬得那外护头

目战战兢兢闯入里边报道：“大王，孙悟空率众打破前门也！”那牛王正与玉面公主备言其事，懊恨孙行者哩。听说打破前门，十分发怒，急披挂，拿了铁棍，从里面骂出来道：“泼猢猻！你是多大个人儿，敢这等上门撒泼，打破我门扇？”八戒近前乱骂道：“泼老剥皮！你是个甚样人物，敢量那个大小！不要走！看钯！”牛王喝道：“你这个曩糟食的夯货，不见怎的！快叫那猴儿上来！”行者道：“不知好歹的馊草！我昨日还与你论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细吃我一棒！”那牛王奋勇而迎。这场比前番更胜。三个英雄，厮混在一处。好杀：

钉钯铁棒逞神威，同帅阴兵战老牺。牺牲独展凶
强性，遍满同天法力恢。使钯筑，着棍插，铁棒英雄
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咣响，隔架遮拦谁让谁？他道他
为首，我道我夺魁。土兵为证难分解，木土相煎上下
随。这两个说：“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个道：
“你焉敢欺心骗我妻！赶妾害儿仇未报，敲门打户又
惊疑！”这个说：“你仔细提防如意棒，擦着些儿就破
皮！”那个说：“好生躲避钯头齿，一伤九孔血淋漓！”
牛魔不怕施威猛，铁棍高擎有见机。翻云覆雨随来
往，吐雾喷风任发挥。恨苦这场都拼命，各怀恶念喜
相持。丢架手，让高低，前迎后挡总无亏。兄弟二人
齐努力，单身一棍独施为。卯时战到辰时后，战罢牛
魔束手回。

他三个舍死忘生，又斗有百十余合。八戒发起呆性，仗着行者神通，举钯乱筑。牛王遮架不住，败阵回头就奔洞门。却被土地、阴兵拦住洞门，喝道：“大力王，那里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进洞，急抽身，又见八戒、行者赶来，慌得卸了盔甲，丢了铁棍，摇身一变，变做一只天鹅，望空飞走。行者看见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呆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晓，一个个东张西觑，只在积雷山前后乱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飞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只天鹅。”行者道：“正是老牛变的。”土地道：“既如此，却怎么好？”行者道：“你两个打进此门，把群妖尽情剿除，拆了他的窝巢，绝了他的归路，等老孙与他赌变化去。”那八戒与土地依言，攻破洞门不题。

这大圣收了金箍棒，捻诀念咒，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海东青，飏的一翅钻在云眼里，倒飞下来，落在天鹅身上，抱住颈项赚眼。那牛王也知是孙行者变化，急忙抖抖翅，变作一只黄鹰，反来赚海东青。行者又变作一个乌风，专一赶黄鹰。牛王识得，又变作一只白鹤，长唳一声，向南飞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变作一只丹凤，高鸣一声。那白鹤见风是鸟王，诸禽不敢妄动。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将身一变，变作一只香獐，也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认得，也就落下翅来。变作一只饿虎，剪尾跑蹄，要来赶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变作一只金钱花斑的大豹，要伤饿虎。行者见了，迎着风，把头一幌，

又变作一只金眼狻猊，声如霹雳，铁额铜头，复转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变作一个人熊，放开脚就来擒那狻猊。行者打个滚，就变作一只赖象，鼻似长蛇，牙如竹笋，撒开鼻子，要去卷那人熊。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现出原身——一只大白牛。头如峻岭，眼若闪光。两只角似两座铁塔。牙排利刃。连头至尾，有千余丈长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对行者高叫道：“泼猢猻！你如今将奈我何？”行者也就现了原身，抽出金箍棒来，把腰一躬，喝声叫：“长！”长得身高万丈，头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门扇，手执一条铁棒，着头就打。那牛王硬着头，使角来触。这一场，真个是撼岭摇山，惊天动地！有诗为证：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

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宝扇有清凉。

黄婆大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扫泼妖。

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方。

他两个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赌斗，惊得那过往虚空一切神众，与金头揭谛、六甲六丁、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来围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惧，你看他东一头，西一头，直挺挺、光耀耀的两只铁角，往来抵触；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筋暴暴的一条硬尾，左右敲摇。孙大圣当面迎，众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滚，复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与众多神随后追袭。那魔王闯入洞

里，闭门不出。众神把一座翠云山围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门攻打，忽听得八戒与土地、阴兵嚷嚷而至。行者见了问道：“那摩云洞事体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钯筑死。剥开衣看，原来是个玉面狸精。那伙群妖俱是些驴、骡、犊、特、獾、狐、貉、獐、羊、虎、麋、鹿等类。已此尽皆剿戮，又将他洞府房廊放火烧了。土地说他还有一处家小，住居此山，故又来这扫荡也。”行者道：“贤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孙空与那老牛赌变化，未曾得胜。他变做无大不大的白牛，我变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触之间，幸蒙诸神下降。围困多时，他却复原身，走进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么？”行者道：“正是！正是！罗刹女正在此间。”八戒发狠道：“既是这般，怎么不打进去，剿除那厮，问他要扇子？倒让他停留长智，两口儿叙情！”

好呆子，抖搜威风，举钯照门一筑，忽辣的一声，将那石崖连门筑倒了一边。慌得那女童忙报：“爷爷！不知甚人，把前门都打坏了！”牛王方跑进去，喘嘘嘘的，正告诉罗刹女与孙行者夺扇子赌斗之事，闻报，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递与罗刹女。罗刹女接扇在手，满眼垂泪道：“大王！把这扇子送与那猢猻，教他退兵去罢。”牛王道：“夫人啊，物虽小而恨则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并去来。”那魔王重整披挂，又选两口宝剑，走出门来。正遇着八戒使钯筑门，老牛更不打话，掣剑劈脸便

砍。八戒举钯迎着，向后倒退了几步，出门来，早有大圣轮棒当头。那牛魔即驾狂风，跳离洞府，又都在那翠云山上相持。众神四面围绕，土地、阴兵左右攻击。这一场又好杀哩：

云迷世界，雾罩乾坤，飒飒阴风砂石滚，巍巍怒
气海波浑。重磨剑二口，复挂甲全身。结冤深似海，
怀恨越生嗔。你看齐天大圣因功绩，不讲当年老故
人。八戒施威求扇子，众神护法捉牛君。牛王双手无
停息，左遮右挡弄精神。只杀得那过鸟难飞皆敛翅，
游鱼不跃皆潜鳞；鬼泣神嚎天地暗，龙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拼命捐躯，斗经五十余合，抵敌不住，败了阵，往北就走。早有五台山碧摩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阻住，喝道：“牛魔，你往那里去！我蒙释迦牟尼佛祖差来，布列天罗地网，至此擒汝也！”正说间，随后有大圣、八戒、众神赶来。那魔王慌转身向南而走，又撞着蛾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胜至金刚挡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你也！”牛王心慌脚软，急抽身往东便走，却逢着须弥山摩耳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迎住，喝道：“老牛何往！特蒙如来密令，教来捕获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敌住，喝道：“这厮又将安走！我领西天大雷音寺佛老亲言，在此把截，谁放你也！”那老牛心惊胆战，悔之不及。见那四面八方都

是佛兵天将，真个似罗网高张，不能脱命。正在惶惶之际，又闻得行者帅众赶来，他就驾云头，望上便走。却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漫住空中，叫道：“慢来！慢来！吾奉玉帝旨意，特来此剿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做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角去触天王。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厉声高叫：“大圣！衣甲在身，不能为礼。愚父子昨日见佛如来，发檄奏闻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焰山，孙大圣难伏牛魔王。玉帝传旨，特差我父王领众助力。”行者道：“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圣勿疑，你看我擒他。”这太子即喝一声“变！”变作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将斩妖剑望颈项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天王收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像，腾那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处收着哩。”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颈项上，一把拿住鼻头，将索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孙行者却会聚了四大金刚、六丁六甲、护教伽蓝、

托塔天王、巨灵神将并八戒、土地、阴兵，簇拥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有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众共驾祥云，径回东路。

却说三藏与沙僧，立一会，坐一会，盼望行者，许久不回，何等忧虑！忽见祥云满空，瑞光满地，飘飘飒飒，盖众神行将近，这长老害怕道：“悟净！那壁厢是何处神兵来也？”沙僧认得道：“师父呵，那是四大金刚、金头揭谛、六甲六丁、护教伽蓝与过往众神。牵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镜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师兄执着芭蕉扇，二师兄并土地随后，其余的都是护卫神兵。”三藏听说，换了毗卢帽，穿了袈裟，与悟净拜迎众圣，称谢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劳列位尊圣临凡也！”四大金刚道：“圣僧喜了，十分功行将完！吾等奉佛旨差来助汝，汝当竭力修持，勿得须臾怠惰。”三藏叩齿叩头，受身受命。

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近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光大地有声名。

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

时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将助神功。

牵牛归佛休颠劣，水火相联性自平。

此时三藏解燥除烦，清心了意。四众皈依，谢了金刚，各转宝山。六丁六甲升空保护。过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牵牛径归佛地回缴。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罗刹女，在傍伺候。

行者道：“那罗刹，你不走路，还立在此等甚？”罗刹跪道：“万望大圣垂慈，将扇子还了我罢！”八戒喝道：“泼贱人，不知高低！饶了你的性命就勾了，还要讨甚么扇子！我们拿过山去，不会卖钱买点心吃？费了这许多精神力气，又肯与你？雨濛濛的，还不回去哩！”罗刹再拜道：“大圣原说扇息了火还我，今此一场，诚悔之晚矣。只因不倜傥，致令劳师动众。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归正果。见今真身现像归西，我再不敢妄作。愿赐本扇，从立自新，修身养命去也。”土地道：“大圣！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断绝火根，还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生民，求些血食，诚为恩便。”行者道：“我当时问着乡人说，这山扇息火，只收得一年五谷，便又火发。如何始得除绝？”罗刹道：“若要断绝火根，只消连扇四十九扇，永远再不发了。”行者闻言，执扇子使尽筋力，望山头连扇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宝贝：有火处下雨，无火处天晴。他师徒们立在这无火处，不遭雨湿。坐了一

夜，次早才收拾马匹行李，把扇子还了罗刹。又道：“老孙若不与你，恐人说我言而无信。你将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饶你去罢！”那罗刹接了扇子，念个咒语，捏做个杏叶儿，噙在嘴里，拜谢了众圣，隐姓修行，后来也得了个正果，经藏中万古流名。罗刹、土地，俱感激谢恩，随后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遂此前进，真个是身体清凉，足下滋润。诚所谓：

坎离既济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

毕竟不知几年才回东土，且听下回分解。